

二之刊叢作佳流奔



雜

旅

感

途



版店書流奔

旅 途 雜 感

作 創 體 集



版 店 書 流 奔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3 6606B

目次

二	桂林的微雨	巴金	三
二	在柳州	巴金	八
三	香港雜憶	陶亢德	一一
四	斜風細雨過揚州	江砥	一四
五	前夜	何爲	一八
六	統艙中	何爲	二二
七	黃海上	何爲	二六
八	永嘉短簡	何爲	二九
九	從雲陽到延安	沉遠	三二
一〇	五日五夜在尾甲板上	林徽音	三六
一一	南海的風雲	苗埈	三五
一二	滁州小住	洪波	五五
一三	我用淚眼遙望着南國	珂利	六二
一四	滇越道上	金永祚	六五
一五	中國名山頌	徐盈	六八

一六	離滬八日記	陳克定	七五
一七	剡中三瀑	陳醉雲	八六
一八	延安行	舒湮	九六
一九	黃色列車	夏將曙	一二三
二〇	蕭索遲暮蠻性的蹂躪	夏將曙	一二六
二一	跋扈雜拾	夏將曙	一三一
二二	昆明剪影	楊亞寧	一三四
二三	夜行剡溪程上	駱賓基	一三九
二四	到浙西去	歐陽柏	一四三
二五	三峽水色	謝聞玄	一四七
二六	我來自西子湖畔	贊方	一五一
二七	回鄉雜記	曙星	一五三
二八	旅伴	羅洪	一五八
二九	旅途隨筆	羅嘉	一六四
三〇	滇緬路	蕭乾	一六七
	編選後記	金川	一七二

一 桂林的微雨

巴金

綿綿的細雨成天落着。昨晚以爲天就會放晴，今天在枕上又聽見叫人煩厭的雨聲。心裏想：這樣一滴一滴地落着，要滴到什麼時候爲止呢？起來看看天永遠板着臉，在上面看不見笑的痕跡。我不再存什麼希望了。讓牠落罷，這樣一想，心倒沈靜下來。窗外有人講話，我無意間聽見一個本地口音說：

「這種天氣謂之好天氣。」接着是哈哈的笑聲。低的氣壓似乎被這笑聲衝破了。我覺得心境略爲暢快。

我初來這里，正遇這樣的「好天氣」。我覺得煩躁，我感到窒悶。那單調的滴不斷似的雨聲彷彿打在我的心上。我深夜夢回時不禁奇怪地想：難道我的心是堅厚冷硬的石板，爲什麼我的心上也響起那同樣的聲音？

我走在街上，雨水把我的頭髮打濕黏成一片。眼前似乎罩了一層霧。我的腳踩進泥水中了。我是在兩個半月以前還是在今天……我要走，找那個書店，看那三個善良的年青面孔。我以爲我就要走到了。

但是，呵，街道忽然縮短了，憑空添了一大片空地。我看不見那個走熟了的書店的影子。於是

一道光亮在腦中掠過，另一個景象在眼前出現了。我覺得自己被包圍在火焰中。一股一股的焦臭迎面撲來，我的眼睛被烟燻得快要流出眼淚。沒有落雨，但是馬路被浸濕了。人在跑，手裏提捧着東西。大堆的書凌亂地橫臥在路中。一個女人又焦急又氣憤地對兩個伸着手的苦力說：「人家房子都快要燒光了，你們還忙着要錢！」她紅着臉把手伸進懷裏不住地掏摸。我在這女人的臉上見着熟人的面容了。我一定在什麼地方見過她。不，我應該說是見過這面孔，這樣的表情，在我走過的每一個中國的地方都目擊過。這裡有悲憤，有痛苦，有焦慮，但是還有一種堅忍的力量……

我再往前走，我彷彿還走在和平的街上，但是一瞬間景象完全改變了。我不得停止脚步。再沒有和平。有的是火焰，窒息着呼吸蒙蔽了視線的火焰。牆塌下來，門樓帶着火搖搖欲墜；木頭和磚瓦堆積在新造成的廢墟上，像寒夜原野中的篝火似地燃燒着。是這樣大的篝火。燒殘的書頁散落在地上。我要去的那個書店全部做了燃料，我找不出一點遺跡了。

「走走！」警察在驅逐那些站立觀看的行人。黑色的警帽下閃露着何等深的苦惱和憤怒。……我忽然醒過來了。

我又從一個月以前的日子，回到今天來了，雨絲打濕了我的頭髮。眼鏡片上聚着三五滴雨點，我的鞋底穿了洞眼的皮鞋在泥濘的道路上擦磨。剛剛亮起來的街燈和快要完全熄滅的白

日光線給我指路迎面過來兩三個撐傘的行人四週是相當的靜寂。我經過商務印書館，那整潔的門面完好如舊。我走過中華書局，我不見非常的景象，但是從新知書店前頭兩三家舖面再過去……怎麼我要去的那個書店不見了？還有我去過的一個朋友的家也不知連屋瓦都搬到何處去。剩下的是一片荒涼。幾面殘剩的危牆應是那些悲慘故事的目擊者。牠們將告訴一些甚麼呢？

我站在一面燒焦的灰黃牆壁下，我仰頭去望。長的蛛絲一般的雨打濕了牠，也打濕我的頭髮。牆冷酷地立在那裏。雨絲洗不去火燒的痕迹。雨落得太遲了！牆壁或許是一個啞子，牠在受了那樣的殘害以後還不肯叫出「復仇」。

我覺得土地在我的脚下開始搖動了。牆壁在我的眼前傾塌下來。不，沒有聲音，牆壁車輪似地打了一個轉，雨水一下子全乾了。牆頭發生了火。火必剝必剝地燃着……我又回到一個月以前的日子了。

夜色突然覆蓋了全個城市。但是藍空却有一段紅的天。像狗吐出的舌頭，紅色火光舐着天幕。火光升起來，落下去，又升起來。涼風吹過。這時風勢已經減弱了。但是涼風吹過，門樓，屋樑，牆頭忽然發出巨響，山崩似地向着新的廢墟塌下來。火仍在燃燒，火星差不多要飛到我的棉袍上面，我們穿過一條尚在焚燒的巷子，發出熱氣的牆壁和還在燃燒的瓦礫使我的額上冒汗了。瓦礫

堵塞了平時的道路，我們是踏着火焰走過去的。一個朋友要去探望他那被淹沒在火海中的故居，可是那裏連作爲界限的牆壁也不存在了。他立在一堆還在冒烟的瓦礫前搔着頭在記憶中尋求幫助。他很快地認出了地點，俯下身子想在磚石堆中挖出一兩件他所喜歡的東西。我幫忙他找尋那隻畫眉的屍骸，却看見已經失了形的打字機的焦燬的遺體。他自己在另一處找到了鳥籠的燒焦的碎片，他珍惜地用兩根手指提牠起來，說：「你看，不是在這裏嗎？」我這時彷彿聽見了那隻可憐的小鳥的最後的哀鳴。

「現在火還沒有熄，不好翻。」對面的房屋還是完好的。牠能夠巍然單獨存在於廢墟之中，大概因爲牠有着高的風火牆罷，在那門前坐着兩個人，話語從他們的口中發出來。

「我們來找自己的東西，」朋友回答了一句。

「沒有人敢來拿東西的，我們在這裏給你們看守。有人去挑水去了。你看這邊那邊都還有火。你們明天來吧！」那個守夜的人說。

這響亮的聲音打破了我的夢。我回顧四周。沒有朋友，沒有守夜的人。現在不是在夜間，我也不要找尋人和物件。我不到這裏來。但是回憶把我不知不覺地引到這裏來了。

我走過環湖路，雨勢較大了。冰涼的雨點打在我的臉上。腳總是踩在水蕩裏。雨水已經浸入鞋底把襪子打濕了。但是鞋底還常常被泥水黏住，好幾次快要把身子忽然失去了平衡的我拖

倒在地上。我聽見旁邊一個年青人說：「這樣的天氣真討厭！」

「討厭？這算是好天氣呢！在這種天氣是不會有警報的。」另一個人高聲回答。

我已經走過洋橋，更往南走了。我忽然覺得身子輕鬆起來，路很快地在我的脚下退去。天晚了。我看見夜幕張開來。雨立刻停止。代替的是火。火又來了。時間一下便跳了回去。

馬路上積着水，堆着碎磚，躺着斷木，橫着電線。整條整條街都只剩下搖幌的牆壁和燃燒的門樓。沒有人家。沒有從窗戶映出的燈光。沒有和平的市聲。桂林成了一個大的火葬場。聳立的頽垣便是無數的火柱。已經燃燒了五六個鐘點了。一家旅館，我到那里去過兩次，那是許多朋友的臨時的住家，我看見火在巍峨的門樓上舐着，舐着，終於燒斷了牠，讓磚石和焦木帶着千萬點火星向着我們這面崩塌下來。是發雷的響聲，接着又是許多石塊落地的聲音。接連地響着。火星向四處放射，像花砲一般。但是在廢墟上黑暗的牆角裏一個男子尖銳地叫喊着「救命！」

許多人奔過去，人們亂嚷：「拿電筒來，拿電筒來！」

電筒！我一怔：我手裏不是捏着電筒嗎？我預備跑過去。但是——我的眼前只有寂寞的廢墟，而且被罩在夜幕下面了。我用電筒去照，廉價的電筒突然熄滅了。我才記起來火已經熄了將近一個月了。

「好天氣時？真正悶死人！我寧肯要晴天，即使飛機來炸，我們也不怕。憑牠飛機怎麼狠，牠能

夠把我們四萬萬五千萬人炸光嗎？」

還是先前那個年青人，怎麼我跟了他們到這裏來了？怎麼他到現在還談着那同樣的話題？我覺得奇怪。這人究竟是甚麼人呢？我應該看他一眼。我隨手舉起電筒，按着電鈕。然而沒有光亮。我才記起我的電筒壞了。我無法看清楚那人的臉。我想大概不是做夢吧。也就不再去注意他了。電筒一壞就打消了我再往前走的心思。其實這句話也不對。我是有點怕我再落在一個月以前的日子裏去。讓那些永不能忘記的景象再度將我的心熬煎。

回到家裏，我看見一個月以前自己寫在一張破紙上的潦草的字跡：

「什麼時候是我們的復仇的日子呢？什麼時候應該我們站出來對那些人說：『下來，你們都下來！停止這卑怯的謀殺行爲，像一個人那樣和我們面對面地肉搏罷。』什麼時候應該我們升到天空去將那些劊子手全打下來呢？」

「血不能白流，痛苦應該有補償，犧牲不會是徒然，那日子一定會來的……」
我相信自己的話。

一一 在柳州

巴金

在柳州住了三天，我們現在買到去桂林的車票，明天早晨還不等天亮就要搭汽車出發了。

同路的三個朋友去貴陽轉重慶，搭西南公路局的車，也是明天上午動身。在柳州只有這短時期的勾留，就很順利地買到了車票，這倒是我們料想不到的。

去四川的朋友，昨天下午還去路局登記，他們的輪值是明年二月十八日，就是說他們要在柳州住三個多月纔可以買到票子。這長久的等待會使每個人失去忍耐。而且在旅店住三個月，即使自己身邊帶着充足的川資，也會被警察當作漢奸看待。這裏的警察的感覺是特別銳敏的。他們來「查夜」，看見我的案頭放着一份新買的廣西地圖，就以爲發覺了漢奸的陰謀。立刻發出一些奇怪的問話，後來事實證明他毫無所獲時他才悻悻地去了。（我倒喜歡梧州的警察。他甚至替過路人打電話尋房屋。）從這事看來外省人長久留在這地方，是不大方便的。既然在這里沒有事做，還是早些離開好。去四川的朋友正打算改變計劃，忽然意外地在一個新成立的四川旅行社裏買到了三張去貴陽的車票。每張索價法幣二十七元五角。較原來票價多化五元。那旅行社轉賣三張車票就賺去法幣十五元。這種做法也是發國難財百術之一罷。不過朋友們並沒有憤慨。他們能夠買到第二天的車票，已經覺得萬分欣幸了。在這裏不知道還有若干人在等待機會購買去貴陽或重慶的票子，而且有許多已經等了一個以上的時間，至今還見不到一線的希望。

我們明天要離開柳州了！

這三天我們就住在河南。沒有遇見一次警報。午後我們走到江邊，搭着渡船跨過柳江，到河北去。河北纔是柳州的市區，地方大，熱鬧的街道多。有賣新書的店鋪。也有兩家較大的旅館。我們在其中之一的新柳江飯店的二樓飲茶。每張茶桌都被客人佔據了，我們停留一刻才找到坐位。人聲嘈雜。外面還有清脆的鳥鳴。偶爾被風吹進一聲，兩聲。我喝着紅茶，吃着點心，彷彿坐在廣州西關的西南酒家裏面。我覺得我是在做夢。這半個多月的奔波不過是一場奇怪的夢。不然我四周爲何還是如此太平安閒的景象。

昨天是一個很好的晴天。我們午後過河北去遊中山公園，在那裏面一個茶棚內喝茶。我和年長的朋友興奮地談論着抗戰的前途，也談論着這半個多月來的見聞。現實的黑暗面投擲了陰影在我們的心上，使我們的心不時疼痛。但是光明永遠在我們面前閃爍。我們始終不會失掉對未來的信仰。公園裏飄盪着南國的香氣，明綠色的茂盛的樹木給我們遮蓋了焦熱的日光。我們在茶棚裏坐了兩個鐘點，直到聽見外面的號鼓聲，纔慢慢走出去。我們站在門前，看見中央軍校第六分校的學生整隊走進對面的公共體育場集合，舉行紀念典禮。走在最後的是該校的化裝宣傳隊，所以有五六個還穿着女人衣服，他們剛剛在外面演過放下你的鞭子等等街頭劇。

晚上月色甚好，年長的朋友約我們幾個人到河北江邊一家廣東酒樓吃飯。我們坐在樓頭欄杆畔，望着江水載了月光緩緩地流動。渡船帶着星子似的燈火流過來，又流過去。對面是山，山

似乎被黏貼在淡青色的天幕上，又彷彿是名畫家的幾筆塗抹。山上也有幾點燈火，然而那是多麼昏暗。

裏面人們在飲酒談笑。那是廣西大學農學院教職員的聚餐會，參加的人不少，坐滿了兩桌。人們笑容滿面地彼此勸酒。這酒樓上充滿了快樂的空氣。

我又回頭望江面，月亮進了雲堆中，江面罩上朦朧的灰色。依舊是那幾點昏暗的燈火。忽然在下面，在碼頭上。在什麼地方一個年青的女音唱起了漁光曲。於是月亮慢慢地從雲層裏露出牠的團圓的臉龐。

柳州和梧州不同，柳州是一個還沒有受到戰事的損害的城市。然而明天還不等天亮我們就要走了。

三 香港雜憶

陶亢德

屈指算來，去香港整整十個月？大概是那裏的天氣困人之故吧，老是一「渾淘淘」的，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回到上海之後，給削臉的寒風一吹，一面想到香港冬天的暖 and 可戀，一面也記起了些香港的社會什景，這是身居那裏時所不很覺得足記的。

先說新聞事業。香港的新聞事業發達得真足驚人，要把所有報紙統統看完，恐非化一天功

夫不可。論內容，外行人不敢妄論，只覺得有幾種大報的頭上年月竟是陰陽合璧，有點詫異。副刊上仍多的武俠豔情小說，聽說有一二種晚報的銷路之佳，還全仗這些小說大力呢。又聽說晚報銷數通常多於日報，原因在於售價較廉，一個仙。至於張家晚報與李家晚報的銷數好壞，則一半要看那家出版得早，於是彼此搶先，結果就把晚報幾幾乎成了午報，遲到下午兩點，香港街頭總已聽得見「晚報」「晚報」的叫賣聲了。

香港小報之多，可以說多如香港夏天的臭虫，內容差不多千篇一律，開頭一篇戰局指示，說長論短，頭頭是道，其次是娼門紀事，名人逸聞，壓軸劇也就是以資吸引讀者的則是淫話淫話，第三還是淫話——這一句不是借用成語，香港小報的刊載淫話真有到三篇以上的。食色性也，愛讀淫書恐怕原有很多人同具此心，要是沒得看呢，倒也罷了，一旦有報紙天天供給這種性慾的食糧，大家自然會如蟻之附羶，於是乎這種小報生意好了，於是乎羣起而效之，於是乎誨淫小報滔滔者香港皆是不，天下皆是，此刻上海的好多小報也正在步香港的後塵，挖空心思以此「貢獻」給讀者了。

香港政府其實倒好像維持風化甚力的，花柳醫藥廣告上之濁須減筆爲蜀，子宮必合而爲鴉，遺精得模糊成遺口，可見一斑，然而對於小報上的堂堂誨淫小說，大報上的堂堂春藥廣告，却又視若無觀，居心何在，真是莫測高深。

香港的報紙雖多如雨後春筍，香港的雜誌却少於鳳毛麟角。少的原因，以前不知道，現在似乎由於要向港政府三千元港洋證金的困難。可是雜誌雖少，却有一種名曰「流氓小說集」的刊物，名稱觸目，購而閱之，赫然誨淫小說集也。

據人說香港淫經淫刊淫書的層出不窮，是和氣候之熱有因果關係的，熱帶人有所求，書報商才有所供，照此說來，則是天喪我也，非出版之罪了。

在香港走夜路，必定能夠見到席地而睡的人，能夠聽到霹靂撲落的牌聲。上海聽說難民甚多，但不見有多少幕天席地而睡者，雖然我在上海一到晚上就很少伸出戶過。自然香港的天氣和有騎樓的建築，或者使人易於露宿，但要是萬不得已，總也不願如此吧。可是據老香港說露宿者倒不一定是難民，香港的不少勞工就以街為家的。這或者可信，我走夜路時常見露宿之人，在躺下之先，不少先揮拂一下，置身之處，然後打開鋪蓋，當然是些蓆子之類，雍容大雅，頗有使人望之儼然之態，有的甚且抵足閒談，甚且一燈如豆，大抽其福壽之膏。本來壯觀瞻，講衛生，好像是官府的拿手好戲，中外一律，無分軒輊，香港政府堂堂告示，隨地吐痰罰洋若干，隨地小便罰鍰多少，更據一老香港說，多少年前，華人在街上行走若作伸手入衫作繫袴狀者，恆被罰洋若干示警，因為港多高樓，深恐樓上婦女居高臨下，覩男人之繫袴而有傷風化云。這足見夠德政的了，可是對於露宿街頭的那些人呢？大概燈昏人靜，人不知鬼不覺了吧，君子遠庖廚，於此足徵古聖賢之

言洵不謬也。

香港牌聲之多，多於上海灘上汽車輪子的輾地聲，街頭巷尾，白天黑夜，簡直只要有人住的地方就有牌聲，想想看，租牌一天連檯面八個銅子的招租條子觸目皆是，大酒家的每個房間飯桌之外必有牌桌，如此情景之下，怎能夠不牌聲震耳欲聾？打打牌或者原未必關係民族前途匪淺，但早夕沈湎於此，恐終非這種不可一日無此君的先生們之福吧。

僑居香港的十九是廣東同胞，在那裏自然可以接觸到爲須磨領事所稱道的廣東精神，舉個例，當廣州失陷消息見於報上時，各報館的電話聽說就終日不斷，打電話來者有的問廣州失陷這個消息確否，有的簡直說廣州未失，好像他是剛從廣州飛來正誤似的，有的更罵你造謠惑衆，直是漢奸，當心炸彈，這雖使報館方面稍感麻煩，但廣東精神已於此可見一斑，那就是愛國，固執，等等有足多者的精神。

香港雜憶要多想想或者不止這一點點，但是何必多寫呢，對於這已非我有的土地？我總覺得此刻現在我們的對香港說長道短，一方面誠是我們之幸，一方面也未嘗不是我們之恥。假如我們沒有香港上海這些第一孤島第二孤島呢！

因為從故鄉出來到上海求學，這次使我在揚州又作了三四的日勾留！

揚州，那古老的充滿了羅曼締克風味的古揚州，已不是當年的情況了！不但是烟柳隋隄，二分明月，早已失去了以往的風流，便是這整個的一座城池，也差不多令我目迷神亂，不可辨認了，耳所聞，目所睹，一切使我深深的覺到：

變了！一切都變了！

獨輪小車停在東關對河的渡口，我開始用着驚奇的目光打量着了，三年前的揚州，不是充滿着衰老的古色古香麼？爲什麼現在却變了呢？每一座空牆，每一家門前，裝點了從未有過的現代廣告畫：漂亮的女人，仁丹鬍子的貴友，上面寫着了「大學眼藥」、「老篤眼藥」、「中將湯」、「胃活」……是那麼樣的觸目驚心，就這一點，揚州在我的眼前，已經給與我一個變了的印象了。

將要進城的時候，就有幾個「警察」伴着一個「友民」對我們加以檢查：

「你們從那裏來的？有良民證麼？」

「沒有，我們是附近鄉下來的。」

「沒有！那不行！不好進城！」

「友民」驕傲的說着。「警察」也狐假虎威的裝出不可一世的樣子。

爲什麼不許進城？揚州是誰的天下？難道是鬼門關，只許鬼跑，不許人走麼？我心裏充滿了憤怒，可是我終於忍住了。

堅持了一個小時以上的時間，終算是得了許可，我們才大踏步的進城，天也下起雨來了。正如城外的一樣，城裏的景物，也兩樣了。大學眼藥的廣告，依然貼在每一處人家的門前，仁丹鬍子的人頭，依然到處的張掛着；我狐疑了！這是揚州，這還是島國的城市？那古老的揚州，裝點上這一些花花綠綠的點綴，正如一個垂老的女人，硬在臉上抹了一些胭脂粉，那是顯得多麼的不調和，多麼的醜陋呀！

走在街頭，雖然人還是那麼多，可是也會使你感覺到變了，拖着××的××，穿着花袈裟的女人，傲慢的在每一處街頭出現，××洋行，××出張所，總是佔據了最高的建築，還有藏着春色的朝日樓，門禁森嚴的陸軍食堂……處處是在告訴你，一切都兩樣了。

第二天我去會見一位朋友，乘間告訴他這些感想，可是他卻劈面的推翻了我的話道：

『你以爲這就可怕麼？還有呢！賣白面的毒窩有一千幾百家……』

真的一點也不誇大，住了幾天，在路上我看見了不少的乞丐，瘦得像木棒一樣，穿着破爛不堪的衣服，在每一個街角上徬徨，向着每一個過路人伸着手。

真的，這是多可怕呀！

第三天，正是觀音香期，每一個街頭，盪漾着純淨的香氣，河山變了，人們還沒有忘記了以往的習慣。（正如人民不能忘記了以往的天下一樣。）

『爲什麼不到城外觀音山上去進香呢？』

『不好去呀！那裏駐了兵。』

『揚州陷了兩年多，難道還不太平麼？』

『是呀！那裏常常是不安靜的！他們很怕，所以駐了許多兵！』

我沉默了！揚州究竟不是完全變了的呀！然而我却不得不爲那美麗的風景悲嘆了！那波光潑灑的瘦西湖，那一錐刺天的法海塔，還有那平山堂，五亭橋，一切不是一樣呢？不是還和三年前泛舟湖心的情形一樣呢？

我懷着詩人的心情，悵想着一切，憑弔着這變了的古城。

雨漸漸晴了起來的時候，我終於又匆匆的走了，提着皮箱，跳上汽車，出了城門，汽車像飛一樣的前進着，駛過了每個人家，駛過了我們從前讀過書的那處學校，駛過了田野莊園，因爲正是一個迷茫着大霧的早晨，沒有一會功夫，整個的城池，整個的湖山，便完全被包圍在大霧中了。

我回過頭來，輕輕的噓了一口氣！

揚州！揚州！雖然你現在依然在迷霧的籠罩之下，可是總有一天你仍舊恢復以往的晴朗的！

五 前夜

何 爲

——皖行散記·序曲首章

「舉起手臂，猛然的向身旁的鐐銬和枷鎖擊捶！將在最短的幾分鐘，掙脫束縛，看見這些傳統的半封建制度的崩潰。從黑暗的門檻走出，到祖國的心臟去。」

許久了，我願望這手臂會是我自己。在那些過去的年代里，我沉默得太久，甚至做了「憂鬱」的奴隸。四年以前，一艘古舊的海輪把我從漢口帶到上海，那條半封建的鎖鍊立刻就沉重的網縛了我，它從來也沒有放鬆過我半步。我的行動像一個奴隸似的被監視着，如同禁錮在無形的牢獄里一般。我怨憤地感到煩躁，感到不自由的窒息。（過於躁煩憂悒時，也只會捏緊拳頭，憑空向半空揮擊而已。）但凝結的黑暗並不因此粉碎，它仍舊霸佔了我過去三年的時間，那漫長的整整三年！

我忍受，去舐嘗我所不能忍受的酸苦。我老是拘謹於一狹隘的範圍內，遠遠地望着飛翔的鳥，望着遼闊的高空。縱使熱情地渴望朝陽，然而黎明却來得如此遲緩。

我明白，再下去我會變成了羣衆的尾巴。無聲無息地生活着；無聲無息地沒落在小市民層裏——那就是憂鬱，彷徨，失望，單調和無聊的一羣的稱謂。

我強烈地憎恨這種「再也不能忍受的生活」在等候着機會。隨着這個等候着的機會日子一連串一連串的過去。

七月。當紅色的鬪爭的火燄燃遍了北方的風土，紅色的血毫不吝嗇地爲歷史的前進和民族的解放而傾流。

八月。我聽見嘹亮的羣衆的歌聲，自各個狹窄的山巷，自各個陰暗的角落匯集。每天，羣衆聯隊般的走過上海寬闊的街道……

但以後，灰色的季節來了。這是第三年的末尾，我終於仰起了沉重的頭顱。從遼遠的山嶺和原野飛躍過來的燎原之火，刺醒了我迷迷惘惘的眼睛。我憧憬拂曉時的曙色，於是新生的日子開始蠱惑我。我告訴自己，再在這裡偷偷地呼吸，會將我青年時代的靈魂永遠埋掉了。

耐是有限的，屈服更忍是暫時。我不再遲疑，在一個最短的瞬間，向着封建的家族豎起反叛的旗幟！

十一月，在上海，我踩着被季節枯萎的黃葉，每一步舉足和微弱的沙沙聲相符合。

決定了離開上海的意念。

東野問我：「你逃避嗎？」

「不！受了侮辱一樣，我的聲明中充滿了忿懣的叫喊。也許是你罷，你的母親……」

他不說話，苦澀了的笑了一笑。從他那善於表情的臉譜上，辨味了許多戲劇的感情。不用掩飾，一種最低的離別的酸味，他是有的。即使我，昨夜對着包含眼淚的眼睛，他感到嚙人的憂戚。但代替這些落後的不必要的難受，是熾烈的充滿着朝氣的新生的熱望。

反對我們這次離開上海的，比讚成的要多。難道他們都鍾情於「電車無聊地來，電車無聊地去」的那種生活嗎？難道他們嘻笑的時候比哭泣的時候多？

動身前夜的前夜，到東野家裏去。泯夢也在，對於我們出走的事情，她最初的話也是「反對」。像一個世故的長者向我們解釋許多自內地來的青年，述說內地生活的艱苦；主意不堅決，就會動搖起來。

但也許因為她也是青年罷，她改變了談話的方向！「况且」她說，「上海也不是沒有工作可做，上海也同樣需要你們。逃避現實，我覺得是最可恥的事！

「不！不！我們早已決定了！」東野說。「泯夢小姐，難道這幾句話竟是像你這樣的女性所說的麼？」

她緘默。抿緊了她的嘴唇，凝睇在某處沉思許久。然而當我出來時，在被黑暗吞沒的街上，她收回了自己的成見：「我不怎樣鼓勵你們，這正如東野所說的會帶者幾分煽動性——但是，我也並不阻止你們，爲什麼要阻止人們走到大道上去呢！」

因之，在讚成我們的行動以後，翌日就加入我和東野兩個人的「隊伍」，爲着那足夠阻止事情進行的綫而奔波。感謝她真摯而熱誠的友誼的幫助。她和我們一起從小街深巷繞到大路廣道。明知她走得很疲憊了，問她：「坐車子吧？」

她堅決地搖搖頭……於是，重向前走。直到上海的黃昏臨尾，暗淡的暮靄抹在大廈後面的灰布上。人更衆多起來，熙熙攘攘，不知道活着做什麼。一些過路的行人好奇地注目着我們三人。

「回去了。」我對他們說。「明天……」

東野問泯夢：「怎麼樣？」

「再送她一段路罷。」她的回答。

直到天完全黑暗的時候。

我抬起頭，遠矚灰茫的穹天，在那兒正閃爍着初明的蒼白的星座。

晚間。最後一夜逗留在那間小室內，我的臉完全埋在深密的暗黑之中。燈亮了。桌上重疊着三本三種色彩的布面日記，掩了書面，那寫述着我過去生活之一隅的記載，也堆藏起來。日記旁邊是許多繫書簡。寄給我書簡的人，有的在遠方，有的失去了音訊，沒有音訊的許多人中間，有一個人自己毀滅了自己，她是我的先生。如果在今日她知道我的行動，她的鼓勵要超過了她的喜。

找一塊黑布包裹着，連一封短句的字條也不忍燒掉。

然後一些思想茫然地鬪爭着，我撫摩着自己熱灼的我胸部，燃升的旺火燒烤青年時代的靈魂，我沉默地呼喊，同時，雜亂的思念着用概念的粗線條搭起來的遠方，渴望，憧憬，那個爆發鬪爭火花的土地。虔心地體會着在暴風雨降臨前的驚喜與顫慄。可是當簡單的行裝束齊以後，相反地感到鎮靜和安定。甚至是一個無夢的夜。

我以紅色的筆勾劃我未來的行程，那是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七的前夜。

六 統 艙 中

何 爲

……：皖行散記·序曲之二

昨夜，在統艙中，過度的興奮使我失眠了。船還沒有開行，我的思緒已開始汹涌，撩起許多記憶的水花，以致到氾濫的地步，一發不可收拾。對思索我是有僻好的，如今却爲思索所困住了。

——天還沒有亮吧？艙穴里昏黃的燈光，幽火似的發抖，被照臨的地方顯出模糊的輪廓，旅客縱橫的通臥在地上，響亮地呼吸着濁膩的空氣。地上容不下的，就重疊在貨物的上面。不僅是平面沒有空隙，而且充塞了整個的空間。

鹹魚，腐舊的貨包，行旅和雜色的人堆，透散着陣陣的腥味，我有點頭眩，臥在通舖上。頭那邊近後艙門，是船尾：艙外有呼嘯的風聲。

異常鮮豔的靈魂，雖則外面是污穢的色彩。有誰知道這中間包含了些什麼樣的人？而其實什麼樣的人都有！「流亡」的要佔了多數，可是又有誰知道還有一羣是去參加和敵人戰鬥的工作的？

下船前，埃陀曾經說過：我們有一個不算少的同行者的數目。他們都是分批先後下船的。現在我底四旁該都有我們的同志吧？

那幾個是我們的同志呢？我費解的思考着。於是，就站起來向人叢中環視。每個人都像是我的同志，又好像都不是。我默默的傾注許多臉孔：高談闊論的婦人，哺着懷中小孩，訴述命運的不幸。但她不像有悲哀，不過信口談下去。她不會是吧？仰臥在貨物包木箱上，那個人大唱「大補缸」調，一忽兒又是一段京腔，繼之義勇軍進行曲，唱得熱血沸騰。還是他？老年人的旅客獨自嗆咳着，是他？靠近旁邊的一伙，與高采烈的不知在做什麼，是他們？難道他們都是？

突然一個女人的聲音：「你們是不是也到『那邊』去的？」我驚訝的回轉頭去，那個年輕的婦人笑着詢問我。她或者看見我站立時那種渴望的神情，那麼地大約也是我們同志之一了。我點點頭。

「你呢？你貴姓？」

「我也是同路人，我姓孟。」她告訴我，剛才出去的是她的丈夫。他們新婚未久，他的丈夫要

到安徽去參加軍隊政治工作，孟也一起同行。「留在上海幹什麼哩？」她說：「做小學教員，一輩子也做不出名目來，而且沒有意思。」——哦，你們是學生吧？」

我又點點頭，她也沉默了。等她的丈夫進來以後，由於他的介紹我認識了幾個新同志。他們一共是七個，同病相憐，都是從家裏「逃」出來，本有九人，兩個人因臨時洩漏「機密」被扣留了。這七個人，以前都曾經爲國家服務過，上前線，在後方，有着一段光榮的歷史。其中有一個是十八歲的女孩子，矮矮的，胖胖的，可是她的意志生鐵鑄就似的堅決剛毅，她常常在他們中間唱：「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那隻憂悒而悽絕的調子。她是北平人。他們叫她金鈴。

我很快的就和這七個人混熟了。坐在自己的舖位上，他們集合在我的旁邊，圍成一圓形，讓談話來填補了圓形的空缺。金鈴：「我的母親不知道我要出來，不然她會哭的。」

「現在你走了，她該會在家裏憂傷地痛泣，你回去嗎？」林風說。他是她的好友。

「你這樣輕視我？」金鈴賭氣到甲板上看星星去了。

「她是去望上海的街燈的。」林風打着哈哈，趕緊追上去；他也望上海的街燈去了。

在圓形中立即飛起一團笑聲。

有人提議：各人自己述說幾句這次離開上海，到遙遠的地方「去受苦感想」……

我想着。「我們都是青年！」那種熱烈富有朝氣的景況，我不禁呼出：「我們的新生！」望着

灰頹的天花板，暗淡的燈光，一點一點麻粒在移動，雙目搖搖欲墮；可是我不想睡，我睡不着。——門開了。一陣海風括入艙內，帶着潮濕的氣味，我微微感到戰慄；然而更清醒了。如今艙房內比較靜寂一些，集體在睡覺。僅有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對坐著閑話，持續一夜之久，男的才走了。

天亮了沒有？

如果天亮了，船就要起行。

七 黃海上

何爲

——皖行散記·序曲之三

仰起頭來！烟囪不住的噴着黑煙，濃濃的一團一團翻滾，吼了幾聲，一陣水氣相同驟雨一樣急落，淋濕了我的一身。——船開了。上海還正在茫茫的白霧籠罩中，偶然有幾盞昨夜留下的路燈，那種單調的黃色，竟是非常寂寞，使人辛酸的寂寞。可是這感覺早就被萬頃的波浪湮沒無蹤。一切都在前進着，只有上海漸漸拋在船尾後面了。

浦江兩岸，斷牆殘垣，戰後蕭條的景像壓在我底胸上；在我們破碎的磚瓦間，我依稀的覺得古老的家園還在冒着烽煙，這烽煙是不會熄滅的，它要重建我們新生底祖國！正午，船出吳淞口，我擴大自己的肺量，儘情地深深呼吸，呵——這自由的氣息！

回到統艙，旅客們活躍在艙穴底每個角落裏。宣佈開飯，起了無端的恐慌似的騷擾，間隔茶房的高聲呼喝叫喊，碗筷的叮噠聲，絞成一片非常的場面。飯，熱烟，白色的熱烟播散了，於是酸苦的鹹菜成了滋補品，腥臭的鹹魚目爲奇珍佳餚，偶然在蘿蔔里發現三條肉絲，那是太可愛了。

午飯後，人們總是睡覺；尤其是暈船的幾個人既沒有「吃福」而且也不懂得船中生活的「享受」。比如東野不敢喝一口水的臥在鋪上，似睡非睡，他的頭旋轉着。金鈴不說一句話，也不唱一聲「松花江上」，蜷伏在那裏想嘔吐。而孟女士，剛將一粒暈船片用溫水送入口中。

呵呵，我笑了起來。他們喜歡悶在艙房內，要是扶在那塗滿摩托油的船欄，看浪花滾積各種圖案，該多麼好。我坐在網縛繩纜的木樁旁，曬着溫暖的太陽。在海行上，我底思想特別放縱，一點也沒有羈絆。也許因爲我適宜於和水相處的生活吧，我喜悅於捲成了漩渦的波浪，繼續在追逐，匯合，互相攪住，以便變得更多，而波與波之間的空凹也愈深了。

——我記起一個友人因爲熱戀於水，掩葬在海里的故事……

海，黃色浩瀚的海，沒有邊際，看不分明是水道是天，水和天相連。一隻海鷗，帶回我放遠了的視線，那是一個多麼輕盈的英姿呢。它飛翔於黃海之上，永不疲倦的追逐波浪。什麼才是它所懼怕的！它什麼也沒有懼怕！毫無牽掛的往來飛迴，自由的海空是它的天地。

是一隻久經風浪的，還是一隻初學「飛」的海鷗？它是那麼漂亮而勇敢。光滑柔美的毛羽，

海風洗澤得它的色澤永留鮮豔。它盤旋於船尾，時高時低，忽然——一個傾側，斜轉身向下啄破水面，弱小的身軀幾乎整個的被海浪吞噬了。然而它一點也沒有懼怕！冒險使它獲得了一條小魚，小魚被啄到無雲的海空。

飛翔的海鷗，我從它得到生命的啓示。

我拿了一支筆，若有所感，想歌頌這「自由的生靈」……：

意外地「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響起來了。這是金鈴的聲音，聽得我心靈發抖，霎時間那雄渾的渴望自由之心到哪里去了呢？

那晚上，廣大的藍色虛空，那樣寧靜的遠景，那樣柔和的深度，都沒有了。四面是黑夜，是風，浪頭的呼嘯聲很高，船桅上，一隻半明不滅的燈被風任意擺佈。一些新起的巨大的波浪，有規則地一個跟着一個，沒有停止，沒有休息地繼續在船旁起伏敲打。

月亮從水面漸次的浮上來。我聽着濤聲；狂亂的，像鞭一般響着，在空中紛碎。月光蒼白而又潤濕的照臨着幾個年輕的影子。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

這淒婉的歌聲是金鈴所唱的。它飛繞在幽麗的月光下，又散落在飛躍的浪花上了！金鈴的個性很堅強，但今夜我以為她的歌聲噙着眼淚，同伴們浸沉在寧靜的境界里，默默的，不作聲。

是我粗暴的擾亂了金鈴的歌聲和憂悒的空氣，我說：

「不要唱這個；唱一隻祖國進行曲吧，祖國進行曲！」

我愛大合唱，甲板上，雄健的聲音壓低了濤聲，海浪成爲曠野無比的節奏，金鈴昂起胸脯，波光閃閃，在黃海之夜……

八 永嘉短簡

何爲

……皖行散記·序曲之四

我們的船，在兩天以後的傍晚，就到了甌江灣外；但不能駛入，不得已又在嘈雜的艙穴里再借宿一夜。煩擾的機器聲停止了，船身橫在大海中間。次晨五時一刻，我醒了，悄悄的離開熱悶的統艙。清晨的海風，撩過海面，吹出一些碧綠的花紋；或作細條延長，或像摺扇一樣張合。站在船尾，辨受着空氣裏所含有的濕潤的涼味。太陽還沒有出來，我正好面迎着「日出」。

我屏息着：在這樣廣漠的背景之前。雲層幻成穹窿形的崇高廟宇。上面是一幅巨大的莊嚴的震幕。幕稍移，一種不可形容的薔薇色，殷紅的，從缺口的海邊顯露，於是——海面曲折的光波蠕蠕抖動，漸漸拉長了。沉浸於水平線的永恆的太陽也繼續向上升起，繼續膨大，又如一片瀾漫着火光的原野。近處的山崗和奔騰的海水，都充滿着朝氣，一種包羅萬有的景象——這便是可

頤讚的黃海日出。在這時，我自己的本身已不復存在，只覺得一種原始的信仰和想像充塞的空間。我真想大聲的震臂高呼，我有無限的熱望……：

這瑰麗的景色。只是短暫的一瞬。雲在那兒積成灰色的棉花帷，好像柔軟的牆壁似的包圍着海。陽光透過雲層斜照在我底脚跟前，我恢復了自己。在甲板上，艙房裏，從永嘉派遣來的首次檢查隊已結束了他們的任務；我們的船才准許駛進甌江灣。那條秀麗的水程，還要開行兩小時。直到船上的報時鐘打過了九點，船肚子的喘氣才緩了下去，終於停泊在江心，等待通過五六次嚴密而周詳的檢查和詢問。大批的人員來過了，到最後如果有防守司令部放行條紙的首先獲准上岸；另一小部不能當夜取保的，只好委曲在船上再耽擱一宵，甚至原船而返也是常有的事。那個臨行前在艙內和一個男子談了一夜的女人，也爲了手續未妥，悵然地呆望着我們興高采地搬完了所有的行李，登岸去了。

到了永嘉，最初的感覺便是氣候的溫和，冬天不見一點嚴寒的影子，那料峭的風，竟像是初春。既抵「內地」就再也用不着如上海下船時門人多而「萎萎縮縮」的分批而入。我們二十多個同伴，合僱車子把行李裝上，自己一律隨車步行。現在，那一條長長的行列連貫起來，很可以「堂而皇之」的穿過永嘉城心，而無所顧忌。我們借了一個名叫「人和旅舍」的小客棧安置了行李，同時在中午享用了一次很滿足的飯。平心一點說，永嘉的客棧很便宜，平均六角錢一天。

的旅舍：有一床潔淨的舖位可睡和三頓很好的飯食可吃。「人和旅舍」這樣的一個客棧，據說創辦的資本只有「一百元」，如今營業不惡，因而引得上海來的「客人」縱聲大笑。

隨後，二十幾個人多數回到永嘉的名勝「江心寺」去賞玩，以消磨餘下的下半天的時間。我和東野也加入了。臨江合僱了一隻帆船，擺渡到江中心去。永嘉中午時分的陽光，從綿密的雲堆中漏下來，不知道是什麼緣故，射下的光線可以看出是一條一條的，像木刻中常常所見的那種景色。

片刻，一夥人就自帆船跨到江中心——一塊林木陰森的地方。在山上走了一轉，玩了一座寶塔，一個廟，並採集了許多紅色藍色紫色的小野花。於是，乘了來時那隻帆船，風一揚，重回永嘉城。

距離永嘉傍晚的時間依舊很遠，人都走散，躊躇永嘉的市街去了。這裡的大路上，誰不說有繁榮的跡象？但同樣這也是表面的看法；倘能較詳細的透視一下，誰又不說這裡內層的救亡工作不是鬆懈的？跟着抗戰的脚步向前，永嘉也進步了。在今日的中國，除去被敵人殘酷的轟炸以外，沒有一處不是和抗戰相配合而獲得多少進展，那程度，却不以世紀做單位，縱使是有一年有一月的飛躍也總是可喜的現象，只要不斷的在進步中求進步。這「進步」才是「進步」。

穿過一條小巷，看見路上經過那麼六七個小得好笑的小孩，編成一隊，軍帽軍衣再加上軍

刀軍槍，和一面軍旗，儼然在街心昂頭行過，而且還有軍號！我啞然失笑了；這麼小的一隊兵，即使是抱在他們母親的懷里，也不嫌過遲罷！可是不，中國底孩子在烽火中生長了。對着這些「小弟弟們」自己又立刻嚴肅起來。

黃昏，在丁字路口，一家小酒樓上，我和一個朋友倚窗而坐。窗下是一條直道和一條橫路，行人往來很少，恬靜的空氣，把我們帶入了另一種境地。兩人都不善於豪飲，所以也並不沾酒，相對而酌；只要了一些點心，「來人」下去了。東野顧自己思索起來，我就趁空伏桌寫了一封寄上海友人底短簡。

九 從雲陽到延安

沉遠

若以西安向北行，便能見到不少負笈長征的學子充塞於途，他們都是前進的青年們，愛國的好兒女，爲了解除目前祖國的壓迫，爭取中華民族的解放，不分男女，不辭艱苦，不顧長長的旅途，僕僕的風塵，向遙遠的數千萬里外行進。

從西安在陝北的膚施（延安）計八百餘華里，途中經過大小八縣，步行約十天便能到達。平時從西安到洛川有商辦汽車，約二天即可到。由此到延安還有二百八十華里的路程，因此步行也需三天。崎嶇的西北角，雖有了一條黃土泥的公路，但爲了氣候的關係，壞了也不易修理，所

以對外的交通非常不便。在平常晴天尚且時發大風，長空怒號，泥土飛揚，使行人裹足。汽車爬行其間，時常拋錨，若在下雪天，既然濘滑不堪，路徑又難認辨，車輪陷入泥沼，或開落了路旁的田陌，因此既耽誤了宿站的事，就常常發生。

因爲特殊的情形，我夾在一大羣潑刺的青年中間，一同從雲陽出發，開始了那艱苦又愉快的長征。

一月二日天剛黎明，猛烈的北風，吹在人們的臉上，刀刮般地疼痛。從西安所包定的三輛大卡車，在隔晚已經開到。我們一行共九十餘人，除了我，都是不遠千里而來的年青學子，他們一早就匆忙地都把行李分堆在三輛卡車上。三輛小小的車子，堆滿了近百的人和行李，立足的地位不問可知是怎樣的狹窄了。但每個人的神經似乎都是異常興奮，至於連雙足的酸痛和麻木都不知不覺，我從他們流露在臉上的懼怯，看出他們的內心正在感覺着一種平生未嘗到的滋味。車輪旋轉了，錶上剛指着六點半。送行的人們擁擠在車旁高唱着「歡送歌」，車上的學子們也回唱了一闕「再會吧在前線」。雄壯的歌聲似乎在預告着光明的前程。車輛在每分鐘的旋轉十次而增加到二十次，三十次……穿過了古老的黃土牆。拐上了上公路的泥道，一轉瞬間，早把他們住宿了三星期的高轟着的廢廟拋在後面的迷霧中，而漸漸的消滅了。

四週寂靜的田野，結着很厚的冰，遠遠的吳台山，高高地隱約在雲霧中。天陰似欲下雪。劇烈

的北風，鑽進汽車，在旅人中間穿越着，但他們却都掀起衣領逆風而歌，使這寂寞荒野的空氣，起了細微的波動。

車行不到半小時，前面的公路被薄冰所凍住了。第一輛車已駛過去，第二輛的後輪却陷于泥濘中，車上的人都自動地下車搬乾土，女同學們也活躍地跟着工作。人多手快，不一會土已填到使輪子能恢復了作用，再繼續前進。後面的一輛當然也毫無困難地跟着前進了。繼行一小時，車到了三原，由領隊的每個人發了一大塊烙餅，各自喝了一碗混濁的開水，權爲充飢解渴，再上征途。

歌聲震盪着原野，使人覺得是一種不可名狀的鼓舞的力。歌聲剛完，前面來了一陣「歡迎女同學們唱歌，不要扭扭妮妮」的呼號，後面也還了一個「歡迎男同學們唱歌，不要羞羞答答」的反響。

興奮的情緒洋溢着，使大家毫不覺得疲勞。上坡時的摩托聲，震破了山谷山上的飛禽和走獸，被震吓得嚶戛着起飛，咆哮着奔逃。我很想狂呼一聲：強盜們，野心的侵略者，快醒醒吧，這世界永遠是我們的！

爬過了山脚，渡過了澗水，有幾處的山澗，橋還未築，車輪涉水而過。繼行了數小時，夕陽西下，大家都覺着飢腸轆轆了，爲了準備晚上趕到宜君去大嚼一頓，每個人祇得各自把袴帶束緊些。

作爲抵抗。天氣漸暗，車前的燈光，祇能照到十餘尺外，但汽車仍舊飛躍似地前進。

將近八點鐘光景，駛近了山腰上的一座土城，進城卽爲大街，有四五家飯館還沒收歇，其餘的店舖都燈火俱熄，聲息全無了。宜君雖名爲一縣，但祇有南北一條大街，人口稀疏，市况衰頹，荒涼之象不堪入目。今晚有我們的到臨，談話之聲才把這靜寂的空氣起了波動，否則更不知要怎樣的蕭索呢。大家在館子裏飽餐了一頓，托了飯館裏的伙計代爲照顧汽車，各人都隨身帶着鋪蓋，跟了領隊的走進他爲我們找到了的宿舍，各自把鋪蓋鋪在地下，倒頭卽睡，一整天的疲勞，要在這短促的數小時中，求得恢復了。

蒞晨，天才微明，起身的哨子響了，一骨碌翻身，一窩蜂似的，忙着捆好行李。搬上了車，不一會車輪又旋動着向前進行。到中部稍停片刻，進了早點之後又繼續前進，才過中部不遠，卽能遙遠地見到我們祖先的墳——黃帝陵。從半山腰至山巔，祇見烟樹迷離，蒼翠萬狀。車由山下過，我不禁觸景生情，回想到祖先創業非易，不幸錦繡山河，半被侵略者蹂躪，我們的黃帝子孫，將用怎樣的決心來回答他！汽車駛過了另一山巔，便是一片平坦的黃土地，在這上面飛馳了三數小時，卽到洛川。洛川城是築在山頂上，城內比宜君大上數倍，居民較爲稠密，市廛亦較繁盛。車到鄜縣已過午，車子速度比前更快，山旁的樹梢常於頭頂掠過，山谷中的積雪凝結成冰，因此一陣陣的寒風吹來，令人筋骨瑟縮，寒冽刺膚，更爲難受。晚上就在甘泉的破廟中苦度了一宵。隔夜領隊的

報告說明天不到中午即可到達膚施。聽了他的報告之後，每個人的臉部都露出了微笑，似嬰兒將投到他慈母懷中時一般的喜悅。愉快的聲浪，溢於空氣中。所以四日天還沒破曉，他們很性急的，一個個都早已起來把行李整理好預備趕路，恨不得立刻就到達目的地，早了却他們所以來的使命。果然不到十點鐘的光景，高矗着膚施的雲際的寶塔，隱約在目。每個人都興奮地仰首向前望着，似哥倫布發現新大陸般地震動着全車。不一會寶塔更清晰地現露在眼前，汽車上了山坡，由領隊的將路條給與荷槍守衛的勇士之後，便從古老的城堡的南門直駛進去。

一〇 五日五夜在尾甲板上

林徽音

其實即使沒有顧子影的催促，黎秋松自己也很在想回上海。他總不明白他自己對於上海怎麼會有這樣的一種熱戀，那他嘗那樣地急於要離開過的上海。就是對於子影，他的所以會去歸向她的意向，也並不是出於道德的，或者責任的，動念。他的確覺得他是在需要她。他想這或者是一種人情的反覆：在她和他在一起的時候，他只想離開她，能越早越好；而在他真離開了她的時候，這又形成了這樣的一個欠缺。他現在的要回上海的決意可說並不弱於當時的要離開上海的。可是他從沒有把這意思在他給子影的信中明顯地說出過。以致子影會以為他在吞吞吐吐，甚至以為他在急欲逃避，以致逼得她寫——

阿松：

你看，你總是這樣地一忽兒說就來，一忽兒又說不曉得什麼時候才能來！爲什麼不曉得？是只要你自己定當一個日子就得？

阿松，不是我催得你緊，實在我在這裏有耽不下去的趨勢了。惜影，究竟是自己的姊姊，倒沒有什麼；那位好姊夫，却早就在顯出一付看不下去的樣子了。這怪呢也難怪他，他究竟是一個生意人，自然到處總以金錢爲重的。——本來我只預備來暫避幾天，誰想得到一住會住了已快四個月？

聽說我們的家沒有燒掉，就是不曉得虹口區要到什麼時候才開放。我真想能過去看看，不要我們的東西沒有給燒掉，却都給偷掉。你來了，你就可要金律師陪你去看看了。

現在上海舞場已經恢復。可是我不能去做：我的肚皮已經有些看得出了。恨起來真想把它打掉！

你快些來吧。你再不來，我要到香港來了。這自然是說你並不存心要丟棄我的話。要是你有那樣的存心，我是決不會來死釘着你的，只要你對我明白說一聲，不要儘那樣地不爽不快。

阿松，我並不預備同你相罵，我只要你早些來。你知道，有了你，我就一切放心了。

快些來吧，阿松，我在日日夜夜地等着你！

阿影。十二月五日。

寫得這樣急切，就在子影也是第一次。在這以前，她也是寫得那樣地隨便的，一付秋松來也好，不來也好的樣子。因此秋松甚至疑心過或者她已有什麼別的男人在一起。至於她的肚皮，他也不能怎樣確定：怎麼它齊巧會起變化在他臨走的時候？他離開了上海四個月，她說她的肚皮也有了四個月。就靠得住不會不滿四個月嗎？他有些懷疑。要是真如她所暗示，他怕不免真要有「一個「家」了，因為那原來的家，雖然子影說了『我們的家』的，只可說是子影的家，雖然他也嘗偶或爲它添置過這件傢具。那件應用品。而那些實在只可說是他送給她的禮物。因為他們雖然同住過一些時間，却從沒有過名義上的確定。就像前幾天秋松碰到一個也是從上海到香港的熟人問起他——

『你太太沒有一起來？』

『我太太？』秋松不覺會這樣反問。

『哦——顧小姐，我意思，』對方也會顯得侷促地校正。

只是在以小姐的名義出場的，在子影有了孩子以後呢？一定會有一個變動，他不能不相信。她或者會變成他自己的太太，或者別的什麼人的太太。——很可能是變成他自己的太太，既然她絕沒有提到過別的什麼人，而且又在那樣地急於要他回去。而使他自已有些不解的，他這時候好像並不怎樣怕有一個「家」，而只在担心中，有了它，他怎樣才能維持它下去。他想到他這次

的所以離開上海，離開子影，大半就爲他已倦於受她的供養。而現在她已有了四個月，是不能再做舞女了。她以前不說穿，秋松還以爲她一時還無須做，現在才得知了她欲做而不能做的苦衷。而且既然她已感到在惜影那裏不會再怎樣住下去，她一定就會脫出那裏的。他知道她的不肯低頭的脾氣，弄得她甚至要把孩子打掉的念頭也在轉到。這實在不能不怪他自己，秋松看到他就什麼事都這樣看不清。照子影的意思，她早在七七事件剛發生以後，就想把家搬出虹口的。可是他總是說不會有什麼事，以致一直遷延着。而最壞的是，他在八月初終於離開了上海。而一到八一三的事情一發生，子影便變成了一個無家可歸的零餘者，而不得不暫寄居在她的姊姊家裏，直到現在。

這一句，在秋松收到子影的這一封信以前，他從沒有清楚地想過。因爲他幾月來所在想到的，看來好像比較大，却實在是空洞的問題。那只是些模糊的『上海怎樣了？』『子影不曉得礙不礙？』的重複。却從沒有注意到過像這樣的細節。而現在得知了這個，他不覺感到了一種自疚。他想他幾月來實在太忽略了。

可是子影也實在太不明白他的情形了。要走，只要自己定當一個日子就得。要是真像那樣容易，那他早就回到了上海了。雙方的經濟狀況他們過去會這樣地避免於提到，現在想來是有些可笑的。其實她也不致於一些都揣測不出他的實在情形。就像她的生日，他爲什麼只寄給她

兩片紅葉？『全維多利亞峯的最嬌豔最精嫩的兩片，』說來雖然好像動聽，却總不免在洩露着一種窘迫。

『好，就讓兩個窘迫併合成一個，』他終於決定。

他想這樣比自己沒有事而看子影去做舞女要好得多。要是那時也是這樣，他也許從初就不會離開上海了。現在他得馬上回上海去。雖然近些日子他所碰到的熟人都說上海已是一個死城，什麼生路都已斷絕，他還是要走。反正他還沒有相信人是餓得死的，而且正如子影所說，上海舞場已經恢復，他還從上海的報紙看到，電影院，回力球等娛樂場所都已重開；而在香港的英語報紙上還載着上海跑馬的紀錄，和一個外人所開的旅館的廣告說：『上海已在向原狀恢復，』以引誘寄居在香港的人們。這一切同所聽到的上海已是一個死城，和米，麵粉，蔬菜，紙煙等的價格都在飛漲，尤其烟紙，簡直會有斷貨的憂慮，來對看，真弄不清上海已是怎樣的一個上海。

『你爲什麼還要回去呢？』這個或者那個熟人常在這樣地詰責着。『而且晚上還戒嚴，一到十一點半，就不能在街上走動了。』

就是這戒嚴，他也願意去看看。這至少在晚上可使他有一個提早的歸宿。他一定要去看看上海，已是怎樣的一個上海。

而決定了走本來成問題的也似乎不怎樣成問題了。雖然他一起收集起來只三十塊錢的

樣子，我却並不像平時似地覺得這無論如何不夠分配。看到船價已漲到一倍以上，他只有購了一張散艙票，從一條所能得到的最早開行的船。

船是十九日下午四點鐘開。

到臨走，秋松反有了閒散的心境，他在一個他所中意的茶室坐到了一點多鐘。出來了，他在路上叫了一個挑夫，把兩件行李挑到了西營盤海邊。船是停在海中，一只小艇送了他過去；雖然只短短的一節水路，却使了帆，飄飄的。這使得他怡悅，覺得這是同他的心境有些諧合的。

可是在船上却並不能閒散，所謂散艙，就在甲板上，已那樣地擠滿了人。經過了軟的商議與硬的堅持，他才獲得了狹狹的一條地面。雖然已預定了忍受着這無論無怎樣的四五天的，看到在這樣不潔的地上無論怎樣也不會睡得下去。他在想不曉得該怎樣安置他自己。他看到在尾甲板上也是擠滿了人，他想且到那裏去看看，或者還會有一個位置。他便走了上去。他看到在尾甲板的靠尾還有一條狹狹的地面空着，便商得了在旁邊那位先生的一半不願的同意，而隨即下去把他的兩件行李搬了上來。這地位要比那下面的干淨得多，他幾乎感到了滿足。

快開船了，來了檢查行李的。秋松的一只照相機引起了他們的興趣。

『嚟嘅犯法嘅，要罰五十紋，』其中的一個說。

犯法秋松知道並不。他知道香港在有些地方不准照相，而照相機本身並不是一件犯法的。

工具。他們看到這條不是路，便解嘲地說：

「你係嘸係××仔？仔嘸係××仔，乜嘢有噉樣嘅鬍子嘅？」

有一起在新加坡解僱的船員，有一個不答應一個檢查員從他拿走一只鹹蛋，那檢查員便說那船員的一柄口袋刀是犯法的。結果雖然噉哩咕嚕了一頓，他還是一無所得而去。

有所得的也有。在下面有一個人給查出了兩封轉交的信，那是犯了國家的郵政國有權的法的，開口要罰一百元，終於拿得了三十五元走。

所謂罰款，自然並沒有收據。而且他們總是臨開船才來；要是有人有什麼被看做不合法，而不願即時交出罰款，而隨同他們上去申辯意思，就得脫船。這是大都的旅客所不願意這樣做的。檢查員們知道得很清楚。秋松想，要是誰也不接受私了，被看做犯法的物件或者就會減少了。

船出口了不久，飯就開了出來。可是雖然在船票上鄭重地印出了有飯有菜，在事實上却是只有飯而無菜。秋松除了紙煙什麼都沒有帶，現在看到只有白飯，想總不能餓四五天，反正遲早免不了要吃的，索性第一頓就吃。他想他也可試試光是飯究竟是什麼滋味。他便也自己去拿了一只碗，一雙筷，裝了一碗飯，在站在船欄的旁邊，一邊望着遠遠的山，一邊慢慢地嚼着。正在他快把一碗飯嚼完了的時候，他聽得有一個人在他的後邊說：

「咖啡有的。還有土司。還有牛奶。」

聽得了他很高興，便旋回去問道：『今天就有嗎？』一邊在想：『要是早知道，我就無須硬吃這一碗白飯了。』

『今天沒有，要明天有。』那人又像在回答秋松，又像在告訴——

依那人的視線望過去，秋松看到有一個穿着辟迦馬的女子站在欄杆旁，也在那裏望着山，又像在聽那男子的告訴，又像不在聽那男子的告訴。

到這時，秋松看清那男子想就是賣咖啡的，說完了那句話就走了。可是那女子呢？她也是散艙客？可是她並不在那裏吃飯。他忽然覺得他自己實在太起碼，連一頓飯都餓不起，要像這樣急急地硬啃着白飯。

子影呢？不會也在像這樣地硬啃着白飯？

還有最後的一兩口，秋松望到他的碗中，吃吃他想吃也吃了，索性吃完了它。

在他剛放下了碗和筷，那穿辟迦馬的女子在開始走了。她經過了他的身邊，在向下面走去。即使是散艙客，她也並不在這尾甲板上，他看到。而在她經過他身邊的時候，他看到她是一四、五歲的樣子，全然是經驗過很豐富的人事的少婦的丰度。他想她並不像散艙客。她大概是在官艙或者房艙中。——一個人？可是官艙或者房艙是有三個或者四個舖位的，那末其餘的兩個或者三個人呢？想都是女客，是合艙的。或者她是散艙客也說不定，他又想，因為他自己就是散

艙客，看來顯然也不會像。——「除非她看到我吃那一碗白飯。」不但她好像沒有看到他吃那一碗白飯，就在她經過他身邊的時候，她也並沒有注意到他，他記起。而且在他問那賣咖啡人今天有沒有咖啡賣的時候，她也並不因為有別的人也在講到她所講到的，而旋回頭來看一看。對咧，那賣咖啡人也許並不是在對着她說話。他只是在望望她，正如任何男子都會望望一個動人的女子一樣。

那穿辟迦馬的少婦一定不是尾甲板的客人，因為秋松在留心望着，直到天黑，還沒有見她重新上來。

天黑了，秋松想還是睡。他想過一夜就少一夜。他但願他能沉沉睡去，而一覺醒來，已是又一天的開頭。可是他睡不去。他不但在東思西想，就在身上也覺得太涼。他所隨帶着的只有兩條不怎樣厚的羊毛毯。他想在離開香港的當晚就覺得太涼，船儘往北去，他不將會冷得受不住？而且在他附近的一段欄杆上並不遮着帆布，以致海上的銳利的風可無阻地直吹到他的身上。他不覺想到，在上海就連一個住的地方都沒有，他爲什麼要吃着這樣的苦趕回去？

五日五夜在尾甲板上（續）

林微音

他在預計着一天接連一天以後的冷度的增加的可能。他想到在上海這時已可以下雪了。

心裏想着，兩眼望着欄杆外的天，黑沉沉的，月也沒有，星也沒有。

其實所謂睡，只是橫在甲板上，隨同着衣和跨。甚至連領帶都沒有解下。秋松預備過不櫛不沐不什麼的三、四天。他想他在大自然的上海，他不妨，而且也只能，且過幾天大自然的生活。要是會碰到什麼熟人，會說他像一個野人，他想想做野人也不壞。而且太陽一來，他一夜來的提心都已區散。而且雖然他已在一個島上住過四個月，對於海他還是很覺得繫戀。他想他還是且盡量享受這幾天海再說。

在尾甲板之尾有一個可坐的地方。在那裏一個別的人都沒有，他便一個人坐在那裏。他在望着隨在船後的太陽，他在望着隨在船後的鷗。

鷗，你有沒有家的？怎麼你儘隨着船飛？是不是在船的裏面有着你的心的欲望？要是你是有家的，你這樣地儘飛着，晚來回去，你不會覺到路途的遙遠與單身的孤零？還是你只是一個到處爲家的流浪漢？

他聽到有人在走前來。他旋過去一望，看到是那穿辟迦馬的少婦。而且這時她依舊穿着辟迦馬。他在望着鷗的中間，間或也想到過她，想她今天會不會再上來。而現在她是上來了。她站在離他只隔四五尺遠的欄杆旁。可是她好像沒有注意到在她稍稍的後面坐着別一個人。她只是在凝神地，也可說不關心地，向船後望着。

而秋松，像他剛才凝望着鷗一樣，現在在凝望着那少婦。她的辟迦馬的料不曉得是棉織物，還是精細的毛織物，是輕微地縐縐的，柔滑地軟軟的，望上去很覺舒適，想穿起來更不會不舒適。腳上沒有穿襪，只穿着一雙星加坡的絨拖鞋。而最使他注意的，她的好像才由理髮師整理了的頭髮，是那樣勻整地在隨着掠過她的風輕舞着。他不覺想到他自己的頭髮，雖然他自己看不見，睡了一晚，他知道一定已亂得不像樣了的。怎麼她的頭髮會不亂，或者亂了會理得那樣整？那燙的痕的那樣清楚。是不經過理髮師的手很不容易弄到這樣的。可是這又不是有理髮室的郵船，那裏會有理髮師的設備？他真不明白她自己怎麼會有像那樣的手術。莫非她昨夜沒有睡？——依舊這樣地穿着辟迦馬。對咧，怎麼她依舊穿那一套薄薄的辟迦馬？她就不怕冷？這樣想着，他自己也覺得冷了起來，幾乎打了一個寒噤。怎麼她會這樣地不怕冷？

彷彿在反應着他所想的，她好像覺到了寒意，搓了一搓手，便旋轉身來走了。她那樣地走過去，好像還是沒有注意到離她不遠坐着別一個人。

第三天的最初的白日之光就照到船已停在廈門的海口外。待天一亮足，船便去靠上了廈門的岸。

聽得說在廈門浴室是很多的，而且天一亮就開門，而且在裏面點心，飯菜，酒，什麼都有得賣，彷彿是別處的菜館兼茶室，所以秋松一上岸就去找浴室去。可是廈門也不免在受着戰事的影

響十家店舖至少有八家已關着門，而浴室更是一家都看不見，無論還開着的，或者已關着的，可是在他走遍中山路，中華路，而再信步東轉西灣了許多路以後，他終於找得了一家浴室。從那名稱，消閒別墅，就似乎已在顯示着什麼都有賣的性質。

由於在船上的兩夜的侷促，他在浴盆中覺到混身都在發酸。可是在他出浴室的時候，他又已變成了一個新鮮的人了。

船要三點鐘開，有很多的時間多餘，他便走向剛才在找尋浴室的時候所見到了的中山公園去。到那裏，他看到在公園外面有一條柏油路。那路很寬闊，走過去一看，是叫做虎園路。他想總有一個虎園在這條路的什麼地方，便捨了中山公園，而沿着這條寬闊的柏油路走。可是路轉過去並不長。它的盡頭是一座低低的山。他想虎園就會在那山的上面，便沿着一道石級走了上去。走不遠，他看到一塊『虎溪公園辦事處』的牌子。再上去有『虎溪岩』三字的刻石。他便折入了一扇門，想裏面一定是什麼廟宇之類。而進去了，却看到裏面已並不是游息的所在。在那裏駐着兵士。他便給盤問了一回。他想這已不是可隨便走走的時候，還是回到海邊去。

走到半山，他看到也像是一個游者在上來。是一個女子。他直感着：不會是那穿辟迦馬的少婦？走到走近一看，看到果然是她。他想通知她上面已是一個怎樣的地方。可是他知道他的廣東話說不好，在私自想着這一句話該怎麼說。可是她並不向他望，只是低着頭在一步一步向上跨。他

更感到了要向她說話的爲難。而一躊躇，她已越過了他的身旁。他想怎麼她老是不向他看，在她和他碰見的時候。到這時他不能不相信這是出於她的有意。讓她去！而且也只有讓她去。難道他好用大聲或者追上去阻止她？而且那是無須的。因爲她上去了，雖然或者會碰到一些小麻煩，可是就連不怎樣說得清廣東話的他自己也終於安然重復走了下來，是女子而又是廣東人的她自更不會遭遇到更多的留難。還是讓她去親自增加一個人生的小經驗。

而船開了，他有些掛念着她。可是他並不看到她上尾甲板上來。而且下一天，又下一天，他都整天沒有看到她。於是他的心事已不再是他到了上海要怎樣才能得到住的地方，也不再是子影不要已被迫得隨帶着她那已有些看得出的四個月的大肚子到舞場去伴舞，而是那穿辟迦馬的少婦的身體是不是還在自由中，或者甚致她的生命是不是還在安全中。

這是開船後的第五個夜，也是這次航行的最後的一個夜，秋松橫着在想，即使這一夜還是不容易睡去，即使一分鐘都不睡去，也只有這一夜了；就是挨冷，這時間也看得見了。而不曉得橫了多少時間，忽然下起雨來了，而且是一陣很大的雨。雨下得幾乎使在尾甲板上的所有其餘的人們都在慌亂着，混雜着一片呢咀聲，呼應聲，搬物聲。而秋松還是聽其自然的在那裏。

「黎先生，你怎麼還不起來？水到邊頭來了！」一個睡在他邊頭的人驚告他。

他便立即站起來，看到雨的水已快蔓延上他的毯子。他便穿上了部分地脫了的衣服，而把

毯子等堆在手提箱的上面。看到已無法再睡，而毯子收起了，在尾甲板上又沒有可坐的地方，他便走到官艙的通道裏去。而接着從上面下來了十餘個人，有的在向官艙裏的茶役租舖位。時間已快十二點鐘，一張舖的半個夜的租費是有的四元，有的三元。其餘租不到舖位的和不欲租舖位的人便把那通道的每一個可坐的地方都佔據了去，連那值夜的茶役當做睡榻用的箱櫃，以致他在噤咕着說：

『散艙客人未有散艙客人的地方的，怎麼都到了官艙裏來！』
正在那茶役講那一片大道理的時候，有一個聲音在呼喚他說：

『茶房，有沒有冰的綠寶？』

是很清脆的北平話。秋松循聲望去，一看，幾乎使他驚呼了起來，是那穿辟迦馬的少婦。

雖然她到室外來站立了沒有幾秒鐘，秋松已看清她穿的依舊是那套辟迦馬，和那雙拖鞋，而頭髮也依舊正像剛給理髮師整理了的一樣。

而秋松不加思索地推斷了她廣東人的，她却在那樣清脆的北平話，那末她是北平人？

從半開着的門，秋松瞥到那室內的那張床舖上只放着一只手提箱。在香港只聽到打不到艙位的，她却在那樣地空擱着一張舖。她一個人爲什麼要獨佔一室爲了她原定的同行者臨時

脫不出身？那末爲什麼不退票，而讓那張舖給別人用？要是同行者臨時脫不出身，她却又能這樣成行？那同行者同她是什麼關係，要是真有這樣的一個同行者？

有許多人在說上海已變成了一個怎樣的死城，她爲什麼要捨了一般的上海人所爭趨的香港，而反向那死城鑽？或者她還要去北平，那另一個死城的北平少婦的回上海，也在有着問不完的話，在他的心裏。他真能親自進去問問她。他看到他自己一時已變成了一個好管閒事的人。而且他那樣地爲她担了兩三天的心，她却從初就泰然地藏在她那浪費地獨佔着的室中。她爲什麼不重上一次尾甲板，在船離開廈門以後？而現在的要吃冰的綠寶，是不是真的要吃冰的綠寶？

這一連串的問句，他試欲代爲逐個解答。可是他解答不出來。

而終於他不怎樣自認地看到，他似乎在把她當做他自己的情婦，雖然他沒有看見她看過他一眼，而她所有他所看到的行動，都似乎是在同他鬧意氣。就是她的一眼都不看他，也是她的意氣之一。

可是他怎麼會有這樣的想頭？那簡直是不可能的。要有那樣的想頭該有一個很閒適的心境來適應它。可是他並沒有忘記他明天到了上海連住的地方都還沒有着落。所以與其說她會在這時去上海是不易解答的，還不如說他在這時會對於她的去上海有這樣多的問句是不易

解答的，更爲適切。因爲現在就要接觸着更現實的現實了：不要說不曉得他到上海後的住的地方在那裏，就是曉得，他也該曉得，兩條毯子在船上顯得冷，在岸上並不就會顯得不冷。

「我在想到什麼地方去了？」他追問着自己。

他走到外面來，看雨是不是還在下。他在裏面覺到了悶。雨還在下，可是已只是小小的。他便走到了尾甲板上。他從手提箱上取起了一條毯子，走到了尾甲板之尾去。他靠欄杆站着，在向船的後面望着。鷗這時一隻都沒有，自然他不曉得它們都到那裏去了。有了整夜的停留，在第二天早上它們怎麼又追趕得上來？這樣看來，明天的鷗並不就是今天的，顯然那末今天的鷗，明天又得尋別一條船追？要是明天在這海面上齊巧並沒有船經過呢？還有，它們對於飛的方向是不是預先有確定？就是它們是不是向北飛的，永遠向北飛，還是今天飛向北而明天飛向南？

天一亮，差不多就在期待進吳淞口。而到進吳淞口，已在下午兩點多。

已是那樣的一個吳淞！

連福芝飯店的殘跡在那裏都尋不到。

生物，不要說狗，連鳥都看不到一隻。

鳥也在怕血腥氣。

一近外白渡橋，上海還是顯得那樣活躍。

黃浦江的變動，到處是一面一面的小旗。靠岸正近五點，外灘的車內車外全是人。

上海有什麼變動嗎？一時看不出來。

到了旅館，秋松預備即寫一個條子，着人去送給子影，要她即刻就來。可是他繼而想，還是讓他親自去。他便開始梳洗。他足足費去了兩小時。梳洗好了，他試尋尋電話簿。可是他尋不到惜影家裏的電話號碼。他只有親自去了。他在有些怕看到惜影家裏的任何人。可是子影在那裏，他還是親自去。

「啊，你！」是惜影看到了秋松的第一句話。

滿含着抱冤的意味。可是他摸不到頭緒。

「子影呢？」他止不住這樣問了。

「你來得太遲了！」惜影慨嘆地說。

「怎麼——」他不忍問出口的是「可是她已出了什麼毛病？」

「她已走了。」

「走了？走到——」

「她到香港去了。她是前天走的。只要你早來兩天就好了。怎麼你老不信？我原勸她再等

幾天。但她等不及。現在怎樣呢？她已到了香港去了！

這天是耶誕前晚，是八三以來第一次無宵禁的夜。因此全上海好像都陷入了瘋狂中。

他幾乎看不出上海有過變動。而所變動的，就只在上海少去了一個子影。

子影到香港去了。她到香港去了。

可是他到那裏去呢？他自己到那裏去呢？

一一 南海的風雲

苗埒

夢，漸漸的遼遠了，但記憶還是很明顯的，那蔚藍廣闊的南海，那出現在海平線上的大大小小的島嶼，還好像在我的眼前一樣，而新鮮潑刺的海風，也好像仍在向我撲面的吹；然而，這一切都遠了，何等遼遠的記憶呵！

南海的海面不是平靜的，即使是晴天，也還洶湧地起伏着波濤，季候風獵獵地吹着，吹得船篷的一角劈拍作響，吹得人們的衣袂飄飄飛舉。海燕把銀白色的肚皮亮向天空，又直落下來，斜掠過船舷低飛，而當暴風雨的時刻，海面更完全變了一番樣子，天空如墨，浪頭一個緊接着一個，船在海裏顛簸不定，海水怒吼着，彷彿要把一切都吞噬下去似的。

我永遠不能忘記在南海上的旅行。白天，船在一個港口停住了，好幾隻赤膊船搖了過來，船

頭上坐滿了赤膊的漢子，張開口，向在甲板上憑欄俯視的我們吶喊着，並且作着手勢，叫我們把錢擲下去。我們中間有人把銅仙望下擲了，於是那些漢子，像青蛙似的跳下水去，抓住那銅仙，又像鴨子似的探出頭來，得意地誇耀着；有時爲了爭奪一個銅仙，兩三個水鬼竟會在水裏打得不亦樂乎，引得甲板上的人都鬨然的嘩笑着，可是我的心却隱隱的作痛，生活的鞭子是多麼無情呀！

晚上，船在海上航行着，遠處燈塔的光在條明條滅，輪機聲和海水的湧洞聲清晰可聽。爲了耐不住艙中的熱鬧，我和朋友們都挾了毛氈和蓆子，到甲板上去露宿，一面吃着白天在港口買來的荔枝，一面閒談，望着天河中閃爍的星星，胡亂瞎猜，說這是大熊，那是北斗。忽然，在不遠的地方，發見了日艦，於是便有雪亮的探照燈向我們射來，照得甲板上的每個人都鬚眉畢現。我們的船上也有信號回報了，那是在烟囪的旁邊，一個紅色的十字形的燈不住映着眼睛，終於映得那探照燈斂熄了牠的光燄，我們大家都把心放了下來。可是，半夜裏，海風怒號，刺骨的寒冷侵入我們的身體，一個朋友見機先逃走了，接着又一個朋友也失了蹤，我起初還咬緊牙關，把毛氈裹着身，拚命和海風搏戰着，到後來也終於不能不捲蓆挾氈而逃了。

這真是太好了的一個夢。然而，夢，漸漸的遼遠了，可懷念的遼遠的夢呵！
六月的南海是明媚而又帶着英氣，可是十月的南海上却充滿了風雲。

大鵬灣，這海盜的巢穴現在密佈着新式的海盜，挾着海陸空三方面的全力，來在這百粵的地區，作最後的孤注一擲，這在百粵的軍民，是何等的歡欣呵！他們終於有了代那些死在殘酷的轟炸下的同胞們報仇雪恨的機會了。每張棕色的臉都閃着光，散佈在民間的二十萬枝槍都將高舉起來，在距離南海不遠的叢山間，爲這些新式的海盜們安排下墳墓。

南海的濤聲幽咽地，牠將爲海盜們唱着輓歌，也爲那海之國奏着葬曲。

一一一 滁州小住

洪波

在寒氣直洶進腹腔裏的露天火車上，我無異於逃荒頭子似的，統率着整個的家人，離開了才渡江還不到半天的浦口站。那是清寒澈骨，濃霜滿蓋的晚上，在淆混，叫囂，慌亂的環境之下，費了無數的力，才擠上了那掛爲難民所搭坐的車子，（這混亂的狀態，在「流離」中我曾經部分的地寫過了。）飽餐了四小時的離站後的西北風，終於達到了這十多年來神交的季滿的服務的地方——滁州。

作者朋友

曙色的滄溟中，我們瞧清了這古城的外形，「環滁皆山也，」歐陽老先生並沒有欺謊我們。可是在驚魄方定的情緒下，誰有閒情逸致來欣賞這蔚然深秀的勝景呢？

滁州，同樣地籠罩在恐怖的幕下，縉紳家族們，都在紛擾地揀離開這鐵路線的要區出亡，而

我們却投到了他們所遺棄的抱懷裏。

「到這兒來幹嗎？人家都到漢口去，你們却到此地來。」

一個好事的警察，走向我的跟前說。

「我不相信這兒會同京滬線一樣？」我肯定地說：「便是不幸，那再跑；我們流亡了幾百里，什麼地方不可以再走呢？」話不投機，自然不會娓娓而談，這樣就結束了我們的對話。

在驚喜交集下，碰到了季滿，熱烈地握過手，我開始說明了流亡的來意，同時說明如果有工作可以找，那我願意在這兒住下去。

他知道我的家已經毀的一乾二淨，立刻同意了我的主張，並且答應在民衆教育館裏，馬上可以弄到一個缺；因為那一個職員正跑了——前方的劇戰，使這胆小如鼠的職員，趕早鴛飛兔走。

「這種人是不配生在抗戰時代的，你來，正好！不過有點辱沒了你。但抗戰的時代裏，有工作就不能管好歹，反正都是爲國服務。」

「對了，說得正合了我的意，滿哥！想不到會在這個時候和你碰面，要不是抗戰壓着我，怕不知要再遲多少年份吧？」

他微笑了，壯碩的沉着的頰上，彈出了溫厚的笑，「真是——」

他的住屋是非常擠，然而季滿不允我們另外找房屋，原因是南京一吃緊，這兒根本不能久居；而況我又拖了那末一列車的人，得打點早些先離開爲妙。萬一火線迫近，老人，孩子是無法帶走的。這麼的情意，使我不能不同意他的提議，只好暫時住在他的家中。然而這樣却擠得他和他的家人有點容不下來。

「這我怎麼對得住你呢？」

「唉，你這話不像是朋友！——不像是十多年的神交的人所說的啦！你……」

「是是是！」我體受了他的忠誠的溫情，這溫情將永遠在心上留着不可磨滅的烙印。

「鎮江不能久居，那這兒一定可以住他一年半載吧？」母親在低聲的喃喃着。

「誰能保證呢？也許不過個把月。」姊姊在回答她，我認爲她的見解很近情。

兩天的休養，恢復了我的流亡的疲乏，季滿要我再遲一、二天上民教館去，可是我却堅執着想就開始工作。

「不，我今天非去不可！」在第三天早上，我向躺在竹條子上的季滿說。

爲我的固執的脾氣所催逼着，季滿終於執拗不過而介紹我到那所爲我所快要服務的縣立民衆教育館去。爲了他底自己的職務關係，盡了介紹之責後，他就一個人上縣政府去了。

「波館長是我的老同學，什麼生疏之處，你儘可以老實問他。」臨走時候，他認真地作了最

後的叮嚀。

「謝謝你！」我送他出館門，慎重地答覆了這三個字。

館長姓張，和季滿是老同學，又兼是老同鄉。不大高的身材，渾圓的臉上，皺出忠勤的容貌，依面色而論，確乎比我蒼老，可是實際的年齡，却還沒有如我一樣地跨上三十的門限。常常是爲興奮所激動着的他，幾乎沒有一刻的寧息；跑出去，又跑回來，瞧着桌上的零亂的書報，又握起筆桿子來欲寫什麼而又飛走了文思似的，又丟下了那支還沒有握得溫熱的筆。

當我回進辦公室，他在丟掉筆桿之後，就正視着我的臉門，致使我不免于有點惶悚。老是瞧着幹嗎呀？我在心裏湧起了這個問話，然而沒有衝出口。

「周先生，」終于他開口了：「這一次流亡太苦啦！季滿已經同我說過，我知道先生善于寫文章。正是再好也沒有，我想請你担任宣傳的工作。」

「好的，不過這兒一切太生疏，怕不會有什麼成績。」

「不，」他頓了頓說：「我很知道，宣講一類，另外有人，關於壁報宣傳文字之類，想請先生做。」我明白了他的意思，點了點頭，「好！」工作就這們決定了。

空氣是這末緊張，消息從地方的報紙和南京送來的報紙上，證明了戰事正在向這裡移近。民教館的工作，如同戰爭一般的愈趨愈緊，館裏的服務者，除了茶房和我坐鎮外，其餘全都

把精力化到再沒有比他更重大的民訓工作上去了。時常有不少的學生團體或民衆團體跑上教育館來，眉宇間洋溢着熱情，每天幫同館員出外宣傳和募捐慰勞（那時滁州是有喪兵醫院的）那情景使我感動得深恨自己不該單單握着筆桿來就算完了一天的工作。

壯丁訓練班是那樣地加緊練習着，每天清早的「快步跑，一二三四」的呼聲，常從遠處的場上送過來。在閑暇的時光，我曾經找到許多被訓練的壯丁，作簡單的談話。

「要是這兒淪陷了，你們打算怎樣辦？」

「跟隊伍走！」「當遊擊隊去！」「流亡到漢口，再作計較。」這答復，我永遠深鑄着，到現在我常常在耳際似乎聽到這回聲。

「你先生呢？打算再走嗎？」有人在反問我，是一個二十開外的黑臉工人模樣。

「當然再走，如果淪陷的話，肯在這兒做奴隸，那又何必從江蘇到安徽呢？」

每天早上，差不多可以瞧到成批的青年，出發赴鄉間，或喪兵醫院去，「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在行列裏唱起來這歌聲，給這兒的民衆們以無限的感奮。在平常，對於這進行曲我並不感到甚大的注意，現在，却是不知怎地捨不得要多聽幾遍。

句容的淪陷，南京的死守，這新聞灌遍了滁州民衆的耳管，

一天午後，館中軋滿了宣傳隊（這是由教館組織的）的青年。

「館長，即使打來，我們不跑，當游擊去。」

「對，我們願意！」

有人發着這堅定的語聲。

「好，我們這麼幹！」這是張館長的有力的表示。

「我想跟喪兵醫院中的胡連長走，到他的隊伍裏。」另有人提示了自己的志向。

「這也好，游擊和隊伍，有什麼不同呢？」張館長在人叢裏點頭。

南京淪陷前三天，情形却不同了，跑進教育館，館長一個人在辦公室裏煩燥。

「館長，怎麼？」我聽着有點異樣，他的平素的興奮，給不知什麼驅走了。

「唉！青年人只是好說話，不能實幹！你還不知道，那批願意當游擊，願意跟隊伍跑的人，大部份都走了。」

「上那兒？」

「漢口。」

「啊！我茫然。」

「抗戰，像這批青年，還弄得好？」

「但也有可原諒的地方，放家庭做奴隸，一個人跑到戰線上，也不是妥當的事。」

「這，我也知道，不過你還不曉得，有一部份人，却並不真想走。」

「幹嗎？」

「誰知道？不過，這兒的好徒活躍極了，我看，難保……」

我意味到他的言內的酸味，怔了一怔：「青年，可以成爲最英勇的鬥士，但是也容易成爲落入陷阱的虎豹，我們非注意不可！」

「對啊！」

「那末，張館長，你打算怎麼樣？」

「不到非走不可的時候，我不走，即使走，也至多到鄉下，我發願要去發動農民。」

「好！」我默然，欽佩地給了他敬意的一眼。

離開這位人物的時候，我望了望他清癯的臉，我祝福他剛健，在淪陷的時候，能負起那分責

任。

爲顧留着老和小的安全，於是首尾沒住滿半月的滁州，我只能和他告別了。——我抱着絕大的遺憾：不能和忠誠的季滿多多地再歡敘幾天，不能和那位誠懇的館長，再相處若干時日；那渴望着一睹真面的醉翁亭，終於在離亂之中錯過了賞遊的機會……然而我相信：我不久會和他們再會的，在未來，快逼在跟前的未來。

二三 我用淚眼遙望着南國

珂利

爲了我的祖先曾在我的血脈裏遺留下了少許粵南人的血液吧，對於南國，我總有着一種激情的愛好。我夢想着翠綠色的海，海空的白雲，崇高的椰子樹，巨掌般的棕櫚葉和芭蕉！

春天，我終於離開了窒息的孤島，而到南方來了。

可是，當我所搭的俄羅斯皇后輪緩緩地駛進了香港的港灣時，吸引我的再不是大自然的優美了。我看見無數兩頭尖小的舢板船從遠處的海面上追隨過來，它們熟練地敏捷地像羣魚一樣，瞬時就圍在大船的兩邊，於是一陣叫囂舢板上的海居人爭先用竹竿搭住大船，聳身一跳，就爬進了丈把高的船窗；他們是搬運行李貨物的苦力，其中有犁紅臉色的年輕漢子，有梳着髮髻的女人，有拖辮子的姑娘，有瘦小的孩子，每一個都高捲了褲管，赤裸了腳。他們那種精小的身材，敏捷的動作，求生的爭奪的驚人精神以及婦孺們的堅強悍勇，從此深留在我的印象中。

幾天後我踏上了廣州的岸面，在那裏，我又從新呼吸到了祖國的自由的空氣。我看見市民在街頭爭傳着當天的戰情，小販專心地在讀着號外，賣報童子，在街上奔跑，學生在募捐，宣傳；我看見壯丁被編成隊伍，在各處的空場上操練着，我看見無數的健兒，高持着國旗，從街上走過，無數的健兒，到處活躍着，他們背上繫着大刀和笠帽，使我想起六年前在淞滬戰場上建立悲壯史

實的英靈飛機幾百次的轟炸，並沒有在廣州市上留下一點萎靡的痕迹，正像那從早到晚，從晚到晨不會間歇的「咕咯咕咯」的嚮亮拖鞋聲所象徵的一樣，廣州市是勤快的，動亂的，而在這之中，正蘊蓄着抗拒的自衛的力！

在廣州，我第一次聽到了警報的聲音。是我到達的第二天，從上午九時到黃昏，有八十餘架飛機時斷時續的分批來轟炸車站和路軌，而市民們的鎮靜却使人驚奇，他們像沒有聽到警報聲，沒有聽到在頂空盤旋着的飛機聲一樣，他們仍是勤快地忙碌着。他們不知應躲入地窖這回事，相反的，他們却爬到屋頂上去看飛機在我高射砲擊中後，悠悠下降。就在那天的傍晚，我搭車北上，而粵漢路軌已在一小時前爲路工們在警報未解除前修好了。百粵軍民對於祖國的熱愛，從革命的先烈留傳到如今，這熱愛，將灼燙着中華每一個子孫的心！

以後，我奔走於隴海路上，我曾遇到千萬個南國健兒在風砂彌天的戰場上奔馳，他們遠離了溫暖的美麗的家鄉，棄別了一年能得三次收穫的富庶的田地，來到那乾枯的風砂地帶，和北方的戰士們同啃黑饅饅，同殺敵人！我也曾聽到過當南京城被圍時，有粵軍一隊，衝出九死一生的堯化門，一邊抵禦敵人，一邊收集沿路的散兵和民衆，一路行走了三十三天，和敵人接觸了數十次，及抵達安全區時，已成了一個數千人的龐大軍團的悲壯勇烈的史蹟流傳在少數人的口中。在開封，在鄭州，在洛陽，我見到很多年青的南國兒女，他們散佈在戰地服務團和民衆運

動的各組織中，他們克服了言語，生活習慣，以及水土不服的種種困難，去獻身於偉大的工作。

八月間，我帶着重病後的怯弱回到南方來，我預定想住新亞旅館，TS笑我說：『不要這麼孩子氣吧，你還想在廣州找到旅館住？』真的，廣州不分日夜的被狂炸着，一來就是十天半個月的不間斷，炸炸炸！我看是廣州四野的農屋被炸得粉碎，廣州車站變成了修羅場，燒焦了的車皮被丟在老遠外；廣州的熱鬧市區和工廠的大廈簡直有點七零八落；後來當我在香港的街道上走着時，也曾有無數從廣州避來的無家可歸的老婦們尾隨着我說：『大姑，給一個仙吧！』廣州是籠罩在全世界最可怕的魔掌下！可是我要證明TS的從錢塘江流域所得來的經驗之下能應用在粵南的民性上，我在廣州市上確是找不到旅館，但這却不是爲了家家旅館都閉着門，主人都下鄉去避敵機了，而是每一家都擠滿了住客，直到我下車後五個鐘頭，才找到了一間房間。廣州市熱鬧仍舊，市民們還是在空襲聲中行走，店家繼續營業到深夜。當我在旅客的簿子上寫下了職業和來處時，他們更加熱情地圍問着前方的戰情，而以粵省健兒作戰的英勇倔強爲自榮。充塞在街市上的，第一是剛摘下的新鮮的龍眼，第二即是穿着龍眼殼般顏色的軍服的民團和士兵。不斷的轟炸，不斷的填深了粵省軍民對敵人的仇恨，不斷的加強了他們對抗戰的毅力！

可是，平原的烽火燃燒到了南國的海岸，這正是千萬炸不屈的民衆和獻身於南北戰場的健兒掀起保衛家鄉的抗禦戰的大好時候，而粵南却在十天中未加強烈抗禦地被佔領了。

南國的兒女們，你們就甘心了嗎？你們的家鄉並不是『失』掉的，你們有從侵略者手裏奪取回來的充分能力，橫在你們面前的是槍，你們以爲你們應該怎樣；就怎樣去幹吧！

一四 滇越道上

金永祚

我生平最愛旅行，然而事實上除掉在襁褓時到過一次北平外，根本足跡就未嘗離開過江浙二省；這次由上海到昆明來，飄過大海，到過異國，所見所聞，盡是些家鄉看不到的景色，書本上讀不到的知識，這總算稍償我的夙願了。十二月十三日，一個細雨濛濛的早晨，我沒有一絲留戀地離開了上海。

由上海到香港，我們趁的是昌興公司的俄羅斯皇后號，該船船身相當的大，因之顛簸並不覺厲害。雖然我們是坐三等艙，也還覺舒服，艙房相當的清潔，且另闢有休息室，內設有小型圖書館，閒時在裏面隨便翻圖書報，或到甲板上看看海景，都是很好的消遣；說到看海景，確富有詩意，萬頃波濤，一望無際，見了胸襟不禁蕩然，真覺得自身在宇宙中是太渺小了。十五號我們到了香港，香港確是一個美麗的都市，市房多倚山建築，層層疊疊，一到晚間，萬家燈火齊放，遠遠望去，有若點點繁星在半空中閃爍。

香港到海防的郵船，只有法郵廣東號一艘，該船比太古怡和二公司的商船還要小，而且是

十天往還一次，所以很覺不方便，其優點就是快，普通輪船走四天的路程，廣東號只走兩天，這次我們因要趕到西南聯大上課，所以才趁這隻船來（該船四等艙僅售港幣十元）船小速度高，航行在大海中，顛簸得很是厲害，素來不暈船的我，這次也終於躺下了二天二夜。加以我們是坐四等統艙，地方既骯髒，起臥又不便，害得幾位女同伴叫苦連天。

海防登岸後，先得由關上受檢查行李，我們一行七人，行李大小二十餘件，待一件件檢查完畢，又一件件整理好，已足足化去了四五個鐘頭。

到海防以住天然旅館為最妥，因天然旅館在河內老街開遠均有連號，在招呼上比較方便一點，房金是以人計算的，每人每天連伙食約越幣一元，該項越幣可在香港掉換，約國幣一元六角，掉越幣一元，大約每人掉二十幾元越幣就足夠了。海防很富有熱帶風味，十二月的天氣，和海初夏時差不多。這裏的街道，也要比香港整齊一點，房屋建築多法國式，然其居民則以安南土人與我國僑民居多，聽說我國僑民在當地很有一部份勢力，在海防時，我們曾看到一張中文報紙，上面大字題着某軍怎樣怎樣，可見我國僑民還不忘替祖國奮鬥哩！

隔日趁火車至河內，講到滇越鐵路，火車因為路軌是採取狹軌的（只有一公尺闊）所以車箱也特別窄小，車共分爲四個等級（他們習慣把「等」字寫成「項」，如頭項，貳項……倒也別緻）普通以乘四等者最多，全程分四個大段，（一）自海防至河內，（二）由河內至老街，

(三)老街至開遠，(四)開遠至昆明。(由河內到昆明，有連票，四等每人需越幣十元。)火車例在夜間停駛，乘客須自行下車投宿，諸多不便，若在海防能搭乘嘉林換車之班次，即當晚可抵老街，可減少一日行程，此外尚有行駛軌道上之蒸汽車，車身作白色流線型，名曰「米許林」快車，速度極高，(爲稍減車之震動起見，車輪且包以橡皮。)由河內至昆明，只需一晝夜，惟票價奇昂，且限制帶大件行李，殊非普通旅客所敢問津。

到河內已晚，在暮色蒼茫中我們所看見的河內似乎比海防美麗得多了。河內爲安南之首都，商業之繁盛爲各處冠。這兒的法人比較海防爲多，我國胞僑也不少。大部份的商業都操在這兩國人的手裏，最熱鬧的街叫廣東街，這裏有十足的法國風味，酒排間，跳舞廳，影戲院，法國情侶手攜手的散步。水手的狂歡……自到安南二天以來，在這裏始看到一點異國景色。

第二天趁車至老街，老街與中國邊境僅一河之隔，河有橋名南溪橋，過橋便是中國雲南省的河口，在我們想像中的老街，以爲必定是一個很熱鬧的商埠，事實上却令人失望得很，僅有幾十家舖子，多半還是中國僑民開的。

次日早晨，步行過橋入中國境，橋的北端高高豎起一面青天白日旗，在微風中搖曳，似在對踏進祖國土地的人們歡笑。

自河口到開遠，是滇越鐵路工程最大的一段，滇越鐵路共有山洞一百五十餘，此段共佔一

百零九，由此可想見此段工程之困難了。

火車一開出河口，即鑽入萬山叢中，緣山邊徐徐爬行，時而過橋梁，時而穿山洞，盤旋往復，愈行愈上，俯視山洞，瀑布傾瀉，水流激蕩，驚險非凡，仰望山端，雲烟迷漫，分不清何處是峯，何處是谷，車行愈高，氣候亦漸冷，寒風吹來，又回復冬天的氣象了。火車穿山洞，空氣最窒息，長的山洞，往往得走一二分鐘，有許多山洞，又往往是一連串的，走了一個，又接着一個，使你換口氣都來不及，車過波渡菁車站，遇一人字形鐵橋，橋架兩山壁之間，以一三角形架支持，並無橋柱，下臨數百尺絕澗，火車過橋時，若伏窗下望，能使你不寒而慄。

如走在羣山中爬行數小時，待過芷村站北才見平原，然而此所謂平原者，怕也至少得拔海一千多尺了。開遠並不熱鬧，然比之老街則稍覺清潔一點，自此到昆明，僅需一日行程，火車經過的沿線風景，也不如河口到開遠一段的雄偉，最值得一記的，還算是南盤江上的景色，火車過西橋後，延山壁蠕行，俯瞰江形，有如白練一條，點點帆船，小如螻蟻，想不到幾小時的火車路程，已將我們帶到雲南來了。

一五 中國名

中國本是世界有的名高原多山之國。中國境內多名山。

徐 盈

過去，中國的名山多半是宗教勝地，是創造歷史失敗者的休憩所，是精神上的天堂；而今天，中國的名山是抗戰根據地，是改造歷史的會場，是向「地上天堂」邁進的基點。

大青山，從崑崙古脈蔓延到內蒙古，像是插在某人喉嚨裏的一把刺刀。

大青山像長蛇似的蜿蜒在綏遠省的腹部，將綏遠切成了南北兩大地區。山北廣漠無垠，氣候寒冷，凡是水草豐滿的地方，都是牧畜事業的搖籃；山南歸綏、武川、五原、臨河一帶，原野遼闊，是沃腴豐美的糧庫。小麥麵算是這裏的大衆食品；到暑天，老百姓在吃着黍米發酵作成的酸粥，一切自給自足而有餘。這裏還有豐富的鹽鹼，伊盟各地都有出產。此外大山的石灰，歸化的石墨，薩拉齊的石綿，均有不小的產量。工藝品以絨氈製革馳名，這項四大工業的形成，乃由於包頭、歸化一帶，又是國內有數的牧場。這麼廣大的資源養育着大青山抗某根據地，使武裝弟兄人強馬壯。

今年三月十二日，傅作義將軍率部攻克五原城。最高統帥認爲是「功勳彪炳」，是「開創我軍最後勝利之先聲」。大青山，這柄冷涼的刺刀深入某人的喉嚨，大青山青青的影子留在青史上萬古長青。

黃土高原上的萬山，是華北反攻的根據地，誰能實際統治山西，誰就可以統治華北。

長城內外的叢山抗戰在開始時首先使某閥陷入泥淖。慢慢地，太行山脈制其後，呂梁山脈擋其前，山的作用，大加發揮，頓在戰爭進行中起了領導作用。這一片大山中，在北部的恆山爲戰

國策頌爲天下的脊梁，實爲最重要的分水嶺。在南部，橫貫的中條山，已被某人公開承認爲「盲腸」，雖用了十路大軍作了十次以上的圍攻，而中條山這某人的盲腸，仍然屹立不拔，牽制着暴人無法冒險西進。新戰術的成功，開始給全國軍民增加無限勇氣。

黃土層本是小麥和雜糧的故鄉，只要動員普通，分配得當，一時糧食還不大成問題。抗戰根據地的煤鐵鹽，豐饒到不可想像。「我的家在太行山上」，太行山裏的幾項基本工業留在那裏兩年多未曾移動過。艱苦自然艱苦，但艱苦却增加了活力！蔣委員長嘉獎衛立煌將軍的指揮，說他的武功，在於敢向某人背後撤退。軍民關係的融洽，才能使「軍隊之魚」暢游於「民衆之水」最近華北百團的大出動，是說明了這些「山」的基點已然鞏固，正在擴張新的遊擊圈，波紋狀的蔓延，將自「天下之脊」擴大到全華北全東北。

大江兩岸地形，對我絕對有利，以包圍武漢爲中心，向四面瞻望，西北有大洪山脈，東北有太別山脈，南有幕阜山脈。

大洪山抗某根據地位於湖北腹心，北有桐柏大山，南有襄漢大河，高山上滿是青蔥蔥的蒼松桐子，平地上則是白花花的棉絮與金黃色的稻田。去年曾與桐柏山協同着張開口袋捉過一次老鼠，今年度又經過了三次「掃蕩」，而山影仍舊婷婷，軍心仍然旺盛，人民却在戰爭中充分武裝起來了。

戰略上的大洪山，是某人心腹中的一枚致命的鐵釘，一方面可以四面出動，發揮核心的力量，保衛西部，一方面挾萬鈞壓頂之勢，予武漢以致命的威脅。活躍於該山中的某將軍曾說過：

「全體將士深知大洪山在戰略上之重要性，咸願與大洪山共存亡。」（八月二十八日中央社電。）

雄壯的大洪山的聲音何其雄壯！

提起大別山脈，便不能不想到淮河流域的強悍的民風。

中國歷史上有兩個最專制的朝代，一個是嬴秦，一個是元朝，而推翻這兩個專制朝代的，都是淮河流域的平民。他們使大兵敗退時「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便充分表現出民衆動員的姿態。

中國歷史上的對外戰爭，除了漢唐而外，獲得最大勝利的也只有遼水、朱仙鎮、黃天蕩、采石諸役，而在淮河流域的竟有遼水與采石兩次之多，這是淮上健兒的光榮事蹟。明亡以後，抗清份子在大別山內，依憑險峻，構成反清戰線，於豫皖鄂邊區裏造成了所謂「四十八寨」，滿清佔領了大江南北，對這些地方竟無法行使政令。到了清末，又配合着太平天國之役，起了「捻子」，十多年的長時間都不會平息。「一起於淮泗間者恆爲天下雄」，乃成爲一句本地豪語！

近八十年來，淮上健兒得李鴻章的援引，在行動上漸漸變了質，民國而後，軍閥統治下，江淮

南北常爲黑暗的雲層籠罩着，消失了以往的「義聲正氣」，乃致抗戰發生，添了不少某奸。雖然抗戰撥開了雲霧，傳統的特質是不易完全消蝕的，於是又以多少血與汗建立起日趨壯大的大別山抗某根據地，創造出若干可歌可泣的新英雄故事。

沒有亡命的五百戍卒，決沒有陳勝吳廣，沒有能征慣戰的江東十千子弟，也就沒有了項羽，沒有恢復了民族精神的淮上健兒，更就沒有大別山抗某根據地。

大別山每天在輸出着精神與物質的炸彈，一天天地，提高了我們的信心與勇氣，火光起處，要把某某都埋葬在中國泥淖裏。

贛北與皖南都是山地，大別山脈與幕阜山脈遙相對峙，也就好像山西黃土高原上的呂梁與中條。

鄱陽湖與洞庭湖之間蜿蜒幕阜山脈，長江在這中心被擠得呈三角突出，這三角的絃便是這一帶大山。鄱陽湖畔的南潯線上，我軍始終保持着彈性的進擊；在洞庭湖畔，去年的九月造成了空前的湘北大捷。

幕阜山習稱爲三省屏藩，外觀上確像一張萬山屏風，主峯在二千七百餘公尺以上。西瞰洞庭，北望燕雲，東探鄱陽，正是天然的抗某游擊根據地。向西一支，名大雲山，縱橫新牆河北，周圍三百里，盤旋七十二峯，有詩爲證：

亂山攢簇如芙蓉，千朵萬朵浮虛空，一峯前起衆峯起，一峯直上百峯從。中央危峯獨秀出，伸臂欲截天關鴻，山靈妬人作霧雨，咫尺往還迷西東。

這就是湖北大捷的所在。幕阜由與大別山在戰略上應當密切配合，到了機會成熟，兩山攜起手來，就可以縊死某人的大食道。

從太湖下行，在錢塘江北的大山是東西天目山，這一串叢山幾乎可以從太湖聯上鄱陽湖。浙江全省除浙西三府杭嘉湖以外，都是山地，桐廬以西，某人尤其不敢輕進。

天目山是低地裏的高山，環繞着的是絲茶稻棉區域，滿山的杉木，整整齊齊，像是出操的軍士。山村，水涯，涼亭，橋板，老樹，繪成了一幅純粹江南風景。這是全中國的最富庶區域，「上有天堂，下有蘇杭」，這座大山不僅成爲軍事的根據地，同時也是指揮經濟戰的江南司令台。

山，是中國的保姆，是游擊隊生長活躍的地方，但也有唯一的遺憾，便是糧食不足，在平時，天目山脈糧食是由青弋江蕪湖一帶運來，自從某據蕪湖，此路久已不通，而由龍游建德來的米，復異常遲緩，乃使大軍和在訓練中的各級工作者都感到異常困難。這本是「米魚之鄉」的鄰居，尙且如此，其他各山根據地的艱苦，更可想而知。

天目山下的對某鬪爭是較特殊的，即「政治重在軍事」，建設浙東，規復浙西，逐漸地已能自被動變爲主動。蕭山的失陷，證明經濟戰仍有不少毛病。最近力加整頓，也呈現出新姿態。

軍政力量的加強，經濟戰的加緊，某貨和「姨太太列車」的清除東西天目山有充分力量配合着整個的反攻。

保衛華南，十萬大山必然地要成爲抗某遊擊根據地。

十萬大山是廣東防城之北，廣西舊省會南寧之南的一條大山，約百公里，去年十一月，某以九天越過十萬大山直趨南甯，乃致十萬大山的定名引起多少懷疑。其實這裏的山都是三四百尺的山峯，山巒層疊，彼此銜接。這山裏人民生活窮困，故多綠林好漢，山中行路，找不出一間瓦房；找不出一隻雞蛋，只有滿山的玉桂樹，剝下皮來可以換錢，山上礦苗雖多，但不豐富。這裏過去會爲走私線，後來便爲某軍利用了。

有人說十萬大山是西南天然的長城，而我們竟未能好好利用，這一點，負責者應當認錯。實現「十萬大山是某某軍的墳墓」這句口號在今天仍有他的新意義。最後勝利之前，南北的名山應當交相輝映！

山，保育着武裝，山的黑色奶汁，哺喂着國防。中國的新戰術是世界性的。

今日的名山，多到不能一一列舉，每一個名山都爲某人所稱：「後方治安之局」抗某的細菌，由這裏散播。

平原上的老百姓，睜眼看見山，便看見了希望，看到了勝利的曙光。從東到西，自南向北，都這

樣想。

偉大的中國，天天進步，我們的今後武裝更逐漸能自高山到平原，自夜間活動到晝間活動，自游擊戰到運動戰。每個名山爲血汗培植得如此茁壯可愛。我們的戰士在敵人眼中已自蚊蠅變爲象與牛。

一六 離滬八日記

陳克定

——從上海經過定海 寧波 餘姚到周巷——

講到出門，根本就頭痛。尤其在現在交通多複雜的時候，更不容易談出門。爲了解決某一件事，又不容我不出門。這一次出門到周巷，周巷在前浙江省紹興府餘姚縣城北三十七里，平常去的時候，須轉道寧波，我曾經託了幾位熟識輪船公司的朋友，探聽路上的情形。有一位朋友對我講：寧波對於壯丁出口，非常嚴厲，毫無通融，你的年齡正在壯丁時代，又是外鄉人，恐怕去了好難有辦法回來。又有一位朋友對我講：去時就有許多困難，船公司買票要有保證書，保證書上載明，如有對於妨礙軍事行動或私帶軍火及違禁品等情，保證人甘願坐罪。並且寧波防守司令兼戒嚴司令王皞南爲職責關係由上海開往寧波的輪船，一概不准直達。要到寧波去，除非從上海到海門，海門回定海，定海轉道寧波：這樣行程，既費事，又費時，等有機會的時候准代我設法。

事情真湊巧，上月二十八日定海同鄉會由「海福」輪裝賑米直放定海。那位朋友代我購定房艙票二張，因為同時我送一位親戚回寧波去。票價每張是十六元，比較戰事前要增高五倍。據說海門房艙票每張祇須八元，路遠票價反便宜，使人百思不得解。

下午三時我同了那位親戚一同上船，五時離埠，翌晨四時抵定海，天尙未明，船停江心，照例由檢查士兵上船檢查約三小時，檢查畢，船准靠岸，當時我們跟了別人走下了船。

講到出門，熟悉中國情形的洋人，處處都得到便利。有一種人，因為他是外國人，總得退讓一步。又有一種人恐怕是語言關係，與他和他纏勿清楚，還是直截痛快的答應一聲「是」好得多。當我們踏上由定海開往寧波的「利寶」輪上時，茶房對我們說：真湊巧，今天船開得早，因為客人已經裝滿。我問他平時幾點鐘開船，他說沒有一定，客人少的時候，簡直開得很遲。我聽了這句話，心裏很快活，這是出門人的心理，能早一刻到好一刻，結果等了二點鐘，船才啓碇，因為爲了四個西洋人在裝行李過船，而行李有一百六十餘件之多。船上人對洋人說，就要開了，請你們乘下班船吧。他們只是不睬，後來恐是爲了語言上省麻煩起見，船上人允許等他們將行李裝完後開船。那時他們說很流利的中國話回答，謝謝你們的美意。原來這輩洋人是到內地去宣傳耶穌工作的。爲了裝行李，累得大家等待二個鐘點，真是倒霉。

船到鎮海口時，照例又須施行比定海更嚴密的檢查。這次完全靠福洋人，檢查士兵十分媽

虎到寧波時下午二點鐘，我與那位親戚就在這時分手了。

開往餘姚的專班輪船，已經在青年會的埠頭上等待客人；我們上船時，許多客人正期望着定海客人到了就可開船。我買了張房艙票，票價七角五分，毋須小賬，我那時覺得詫異。從定海到寧波，同樣海道一百二十哩路程，船票須二元五角，小賬又好像是規定的，非一元不可，相差太多。經一位熟悉內幕的客人對我解釋，『利寶』輪係寧波防守王司令與外人合股的營業。我當時就想到他們真是生財有大道。到餘姚已經天黑，我找了一家客棧隨便進些飲食。就很懶的橫在床上，一忽就睡着了。

三十日的早晨，坐了一只脚划船去周巷，在船上翻閱當日餘姚的報紙，看到登載着下月一日起鎮海口要封鎖的消息，那時我心裏不知怎樣才好。

日中了，小船僅僅行了二十三里路程；船老大說逆水行舟實在吃不消。我看他年紀很大，有力不勝任的樣子，我就付了船資，上岸步行到達周巷的時候，一點鐘還沒有到。

周巷是個鄉鎮，全鎮居戶有幾百家，市面很繁盛，自從戰事發生後，公路又自動燬壞，比較以前衰落了。交通方面，除了幾只快船辦貨及載客，沒有別的車子可以到達，可是居民反而得着安定。

在周巷等了二天，事情總算辦好；除了聽到某家抽去壯丁以外就沒有新聞了。我要回上海，

那位朋友要留我多住幾天，稍盡地主之誼，可是我歸心似箭，一天都不能停留。我那時很婉轉的說，假定我不能出口的話，回來再多住幾天吧，這樣才得脫身，當天晚上在餘姚過夜。

在旅館中交了一朋位友，他是從紹興到寧波去辦貨的，姓王，年紀大約在五十左右，人很和善，我和他作下面的談話：

「一日鎮海口有沒有封鎖？」

「溫州已經封鎖，鎮海口並沒有封鎖，即使封鎖，也不過五六天的事。」

「爲什麼封鎖只有幾天？」

「好像封鎖是爲了生意人在封鎖行期內，貨物可以暢銷，並且利息又可以特別厚。一等到貨物出清，那時候又所謂人民的生活問題，日常所需要，還是不能封鎖，所以關於封鎖，很有些天機。」

「我要到上海去，不知能不能去？」

「當然能去。」

「如何去法？」

「從寧波到定海，從定海上上海船，一定能去。上星期我店裏有一個夥計，今年只有二十八歲，年齡正在壯丁期內，他從定海去上海，昨天有信到說，路上除見機行事外尚稱平安。」

後來又談到壯丁問題，據他所曉得，有一輩無業游民，靠此營生，譬如某家抽去壯丁一名，只須某家出法幣伍拾元，他可以頂替前去；至中途，再逃回來，前幾天捉住一個，已經頂替了三次，當日執行槍決，現在對於壯丁事又嚴禁不少。

他又講到他的故鄉紹興的縣長，年僅二十餘，辦事很能幹。當他就任縣長時，地方上圖董鄉紳前去拜望，他問『有什麼事？』譬如回答是『專陳拜謁並無別事』，他就說『送客』。這位縣長據說縣長考試他名列第一，年紀輕，辦事有決斷，現在已經做了兩任紹興縣了，雖然有許多人不同意，可是也沒奈何他。

他還說餘姚縣長爲人就兩樣了，他是台州人和寧波防守王司令係同鄉，爲人和藹可親，無論對待什麼人，都很客氣，所以地方上人對於這位縣長，批評很好。記得有一次受了一位朋友之託，在一個同鄉人面前碰了一鼻子灰。

在這時，他在口袋裏取出紙烟吸，同時也給我一枝，我見他在烟盒裏有幾張很小的鈔票，我爲好奇心，向他掉換了二張，一張五分一張一分，據他說還有種二分，可是他現在口袋裏沒有。

我爲了要乘頭班輪船動身，所以停止談話，那天的晚上，我翻來覆去沒有睡着。我在五點鐘已經上了輪船，那位朋友他乘的下一班船，所以還沒有起身。五點半鐘開船，在路上並不感覺得寂寞，船行了一半路程的時候，有一個人走進艙來，據他說，他在杭州唱滑稽戲的，當我軍放棄杭

州時，他和他的同伴失散了，現在有病，所以在這船上說幾句笑話，和大家解些冷靜，請我們看他可憐，幫助他若干藥費。他說，我們中國有四萬萬五千萬人，除了女人小人假定是二萬萬五千萬，那末男人就有二萬萬人在這二萬萬人中一半是吃香烟的，如果拿每人每天一角計算，每天的消耗就要一千萬元，自從和某某人打仗到現在計算起來十四個半月，共計耗費四、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拿這筆錢去買飛機，假定說每只飛機二十萬元，可以買飛機二萬二千只，那時候，某某人早就逃回三島去了。他還說現在我們應當把吃香烟的消耗，供獻給國家，盡一些做百姓的義務。

我當時也給了他二毛錢，現在我從此已不吃香煙，很希望吃香煙的人。大家都把香烟戒絕，將這筆錢供獻給國家作長期抵抗的一部分費用。

過了半小時又走進一個人來大聲說：

『諸位，這一次諸位出門來，大半爲了某人來侵犯我們的緣故，使得大家不能安居樂業，受盡了車馬風霜之苦。還有許多人父母見不到兒子，妻子見不到丈夫，這樣的情境，多麼淒慘？我們應當要有常心，要有決心與某人作誓死戰。那末，最後的勝利，一定是屬於我們的。現在我要告訴諸位，諸位如果要到上海去，女人小人都可以丟，年紀老的人，要在四十歲外可以從寧波乘輪船，如果是二十歲至四十歲的壯年，都在被徵之列。那是絕對不能去的。就是上了船，也得要拖下船。』

的。諸位出門人真苦，有幾位不慣出門的，常常會有牙齒痛的毛病，牙痛去看醫生，醫生不是說牙齒蛀了就是說應當拔掉。要曉得拔掉牙齒是頂不好的事，牙齒一拔掉，兩旁的牙齒就要鬆；牙齒痛無須看醫生，我有丹方，只要到藥店裏化五分錢買雄黃，將水調和，拿棉花塞在痛處，十分鐘內立即止痛，請諸位拿鉛筆抄下可以轉告親戚朋友，我分文不受的，所謂丹方一味，氣死名醫，萬試萬驗，功德無邊。

照這樣講了有七八種丹方，結果他說丹方有一百二十種，說到寧波也說勿完，現在有印就的本子，以前專門送人；現在爲了非常時期，上下兩册收回成本一角。一時爭相購買，人手兩册，每本書的大小，只有三四吋闊六七吋高，全書僅三頁，成本當然只須一二分錢，這也是非常時期的特殊營業。

我最觸耳的一句是「壯丁絕對不能去的」，所以我在寧波去有了幾個熟人，問他們在定海可有親戚朋友處可以過夜，結果使我失望。我在「利寶」輪上又碰到一位鎮海客人，他也到上海去，年紀和我相仿。我們談論起來，曉得他是從前在漢口經商，當漢口我軍撤退時，繞道回家鄉來，現在有許多手續上的事，須辦交待，所以要到上海去。他又給我一張卡片，他問我名姓，那時我沒有老實告訴他，因爲我的親戚朋友做漢奸的很多，雖然我極反對當漢奸，可是要費精神在一個初次見面的朋友面前詳細解釋，我是很不願意的。

定海我初次在那裏過夜，他也是初次，並沒有熟人處可以借宿。我們商量了一同到上海，路上可以不致冷靜，一切都可以得到有商量。他有一位熟朋友在一家旅館裏當賬席，船到定海時，我們就同去看他的朋友，他的朋友在的一家旅館在定海是最大的一家，房間有十號，可是都住滿了客人，後來我們託他在另一家旅館裏找到了一間房間住下。

定海是舟山羣島之一島，又名舟山，以前爲海軍根據地。其入口處爲定海港，潮疾礁多，形勢險固，爲浙東第一要衝。戰爭以前，市面並不繁盛，居民尙儉樸。出產我所曉得的有蘇子蟹、黃魚等等，現在定海成爲寧波上海間的必由之路，市面一變常態，過路客商來來往往，每天有幾千人，所以有許多人家的住房臨時都改爲旅舍，大小旅舍有五六十家，每家都有人滿之虞。

我們所住的一家是「家庭旅館」，房間共有八號，亦爲該處大旅舍之一，我們所住的房間並不大，二床，一方桌，一梳粧檯，三椅外，已經很覺得沒有空餘地位了。每天房金須三元，小賬加一，所有的旅客，大半是來上海的，從晚上住到天明，或者只住半夜，須往輪埠上去等待輪船，也得照付房金一天。客堂灶間都住滿了人。

飯店生意比旅舍更好，四五千人的吃的問題，都須要解決。二分錢一尾的黃魚，居然要漲到六角四分。有許多人爲了吃飯問題，甚至沒有錢上船來上海，飯店還是乘此機會大敲竹槓。我想飯店老闆和旅舍主人在夢中都得要大笑，這是一筆夢想以外的收入。

當天晚上聽到旅館裏一位似招待而非招待的汪姓者對大家說，明天『山泰』輪到，吃過了午飯，大家整理一下，去輪埠上等，遲了恐要不上船。他說他是廣東番禺人，和汪精衛先生是本家，今年才二十二歲，他在中學堂裏畢業，曾經在黨政機關裏服務過五年，現在在這裏不過幫忙性質，本地各機關都和他有交情。

當時我們問到他壯丁是否可以出口，他對我們講，定海毫無問題，更無所謂壯丁，都可以去上海。定海像是另一個世界，一切都與寧波鎮海兩樣的。我們聽了他的說話，胸襟頓時一寬，在旅客循環簿上，老實填了三十歲。

一夜過去，三日午後去輪埠上等輪船，輪埠上早就擠滿了人，他們講都是昨天晚上沒有住處，在那裏等到今天。照這樣看來，回上海不知要等到那一天。輪船直到天將黑的時候，遠遠看見冒煙，一忽時輪已靠埠，船上客人還沒有下來，下面客人已像潮水一樣沖上去，一二分鐘時，船又離埠，在那時候只聽得秩序大亂，大哭小喊的聲音，不絕於耳，有的男人已經上船，女人和行李都在岸上；有的把小孩已經抱上了船，自己沒有上去；有的行李落在江裏；還有一家大小三口，一個女人手裏抱了一個三四歲的小孩，在輪船離開碼頭的時候，她一只腳已經跨在船上，一只腳還在岸上，她自己覺着要跌下江去，那時候她把在岸上十一二歲的男孩一拉，希望是把她拉上岸，結果都落江而死。

『山泰』輪已經開到對面的島上，把許多要下船的客人放下船，要下來的貨物運下來，有許多心不死的客人，僱了幾只划船渡到對岸去上船，講定單程每人是一元船錢，行李五角一件，結果是多費了幾個錢，人仍舊沒有上去。據說『山泰』輪並不大，多裝了客人，本身就有危險。一個多鐘點以後，貨物已經裝上了船，『山泰』輪開駛回上海了。

我們急急回旅館，把昨天的房間留下來，大談今天當時的情形，汪先生對我們說，今天上船客人共有二百多，今晚三點鐘『哈納』輪要到，『哈納』輪比較大，客人當然可以多裝。那時有兩個船夫來兜生意，他講今天情形太亂，晚上『哈納』輪到，決不靠岸，水上警察隊為維持秩序起見，客人一律不准上船，要等到貨物上齊後，客人再可上船；如果要到上海去，我們現在預備好二隻船，由水上警察二人押送上船，每人須納費三元，如果送不上船，分文不取，這是再硬也沒有

的買賣。

我因為急於要回上海，等在定海每天用度也不小，所以對那位朋友講，可否請旅館賬席的朋友來談一談。隔了十分鐘，那家旅館的老闆來了，我們照例和他客氣幾句，然後問他這二個船夫靠得住否，他講事情很實在，我們那裏也有幾個旅客要去，價錢方面，好像太大，最後講定每人二塊錢，由水上警察送上船，不上船不付錢。

同住在一家旅館裏的兩位旅客，係一夫一妻，新婚了才十幾天，他從上月二十七日來定海，

直到現在仍沒有上船。據他說今天他已經上了船，爲了他的新婚夫人沒有上船，他從上船再下來，明天他願意把新夫人也加入我們的團體上船；我們再三勸他如果要去，你也應當同時加入，可要省掉許多麻煩，他只是不肯，他像是很有把握下船的樣子。

當日晚上三時我們上小船。船上除裝行李之外有十幾個客人，在小船上等到天亮，『哈納』還沒有來；直到十點鐘時，『哈納』開到，在江心中拋錨，由水上警察隊維持下船客人先下船。其次下貨，再次上貨。我們對船夫說，照昨夜的說法，現在應當有水上警察隊派人來送我們下船。船夫沒有回話，將船搖近大船，給警察趕回來。我們和旅館老闆交涉，他答應由他送我們上船。當時小船又搖近大船時，警察照例又要發言，看見那位老闆，居然很客氣的通過。我們從小船跨上貨船，再從貨船要爬上大船時，船上有一位像是軍官模樣的人，怒氣滿面的說，你們這輩亡國奴，爲什麼要這樣急，又不是某某人在殺來，我當時聽了氣得發笑，對他說，我們是亡國奴你是什麼，即使做亡國奴國決不會亡在我們的手裏，我們沒有槍，有了槍一定能和敵人打，敵人殺來的時候第一起逃的人恐怕不是我們；說到這裏，小船上的許多人都和我表同情，羣起攻擊，當時由另一士兵出來排解，允許我們都上船。上船的辦法很簡單，船艙門是關的，上船時是由一根繩子爬上去；那繩子底端是一根木樁，在船靠碼頭時，保護船的邊沿不碰傷的，假定手要一鬆那才不堪設想。大家都安然爬上去，並沒有意外事情發生。上船後由旅館老闆伴同船夫向我們收渡費，我

們明白他的來意，不會和船夫交涉，每人付了二塊錢。

平時在輪埠頭上拉客人的茶房，現在不知都到那裏去了。據一位客人對我說，所有船上艙位早就賣完，連統艙都沒有舖位了。早我們下船有幾起人，這幾起人是某機關，某隊部，某軍部的熟人，所以所有艙位已全部賣完。現在因為客人擁擠，船上已掛起開往石浦的牌子。

回看碼頭上的客人，攜男牽女，沿江邊都堆滿着行李，在那裏顛起了脚，期待着渡船。岸上的客人遠遠望去像螞蟻一羣。下午三時貨才裝完，客人還是沒有辦法可以上船，某機關裏有三個女孩子上船送被頭給他們的主人，正在這時輪船就開動了。

上船的客人沒辦法上船，上船送被的女孩子也沒辦法下船；連想到我睡的問題也沒辦法解決，後來給我找到一個茶房講定出多少錢在飯廳裏的地上睡了一夜。

事情很有趣，回來的房艙票祇須六元，據說直放定海的船，得到准可，其中又有一條天機。出門難，出門真難，尤其是現在要出門更覺得為難，四處都有天機。我離開上海整整八天，現在想起來還覺得頭痛。

一七 剡中三瀑

陳醉雲

雲落荆門江樹空，布帆無恙掛秋風；

此行不爲鱸魚膾，自愛名山入剡中。

上面這首詩，是唐朝那位著名詩人李白的大作。詩裏邊所指的剡中，就是古代的剡縣，現今的嵊縣。這個地方，從秦到唐，一直被稱爲剡縣，屬於會稽郡；到了宋朝，纔改今名。但如今名稱雖然改了，一般雅人，有時還喜歡稱牠爲「剡中」或「剡川」，彷彿愛牠帶點古趣。

剡中不但有「名山」，也有不少「勝水」，最著名的便是剡溪。這是曹娥江的上流，從曹娥到縣城，一百四十里路的水程，兩岸峯巒起伏，平疇相間，隄柳灘竹，水明沙淨，確有無數好景。沿溪有畫圖山及仙岩，同屬遊謝鄉，卽以謝靈運來遊得名。世說新語載王子猷居山陰，戴安道（逵）居剡城，子猷乘雪夜扁舟訪戴，將至，忽興盡而返，卽循此溪。至今離嵊縣城五里許，艇湖山下傍溪處，有一「子猷橋」，據謂卽是當年子猷返棹之所。嵊城北郊，尙有一聽鷗亭，則是戴安道之子羲仲若（顓）當年攜酒聽鷗之處。而城中戴氏父子講學的故址，後人却爲設立二戴書院以資紀念，現在則改爲二戴小學了。晉人的流風餘韻，其他尙所在多有，這不過是略舉一斑，來說明剡中風物，曾歷受古昔詩人的贊賞而已。

民國廿六年冬，杭州失守，本來是寓居浙西的我，不得不棄其圖籍，倉皇出走，輾轉奔波，投到這山山水水的故鄉的懷抱裏來。幼時釣遊的地方，風景似不若當年的可愛。印象最深的「溪山襟帶亭」，已不復閒閒的矗立斜陽中，據說已傾圮了，底下祇留得一對「襟帶門」。向爲攬勝品

茗之所的溪山第一樓，也因失修而零落了！只有二層樓的石欄杆，還不改舊觀。其他山巔水邊，雖然還有幾處亭亭塔塔，祇是人們對牠既感冷寞，而我也消失了閒適的性情。

回到故鄉不久，上海的友人來了電報，正在束裝要走，恰值寧波封港，閒着沒事，被故鄉的友人邀去教書，在一個中學校裏。同一班天真活潑的少年男女們講講玩玩，倒也頗有趣味。本來是預備短時的停留，却成爲長期的膠着，光陰過得真快，不知不覺竟把兩個年頭消逝過去了。民國廿八年的秋季，一班將畢業的同學，要求到外面去作實際的觀察。這時，蠶絲職業學校，錦堂鄉村師範，甯波中學，都移到嵎縣來了，我便帶着他們東一處西一處去參觀，閒來的時間，便是遊山玩水。

剡溪自嵎城以上，分歧爲三，只通竹筏，已不能像下游的行駛舟楫。但上溯下駛，雖各有勝景，却都不是我們所擬遊之處；我們所思存而亟欲一睹的，是三個瀑布。那三個瀑布，都在嵎縣西鄉。一個在離太平鎮七里的鹿苑寺，兩個在離貴門鄉十五里的天興潭。現把遊觀經過，略記如下：

我們一行四十人，從長樂車站下車，走了五里路，便到太平鎮。在太平鎮歇宿一夜，次晨一早起來，做完了應做的事，便去看瀑布。因爲途徑不熟悉，走錯了路，時漸近午，而地尙未至。行近一山村，見泉澗環繞，古木清幽，頓使精神一振。泉上架一蠻石砌成的環形拱橋，石上滿生青苔，石縫中生着藤蘿，下垂如纓絡，大有奇趣。泉邊有一村婦正在浣衣，將衣服放在圓石上，用木杵舂，易起

了「撲撲」的聲音，在幽靜的環境中，峯迴谷應，倍覺清徹。這就是古詩中的所謂「砧聲」，在月夜聽起來，當有一番秋意。

我們渡過那古風的石橋，村人聞聲出視，男女老幼，都有樸厚之態。我問一個村姑：「這裏叫甚麼地名？」她說：「十景村。」我心裏想：好一個雅致的地名！風景確屬雋美，祇是要尋出十個景致來，尙待一番印證。

隨步前行，見村舍門上，釘有門牌，細看門牌，纔知是「石井村」。剛纔誤聽，以爲是「十景村」。這裏道路清潔，房屋錯落，民風醇厚，童稚可親，確有與其他處所不同之點，又見有一廟宇，規模尙不簡陋，看了柱上石刻的楹聯，知道從前曾有仙翁在此處隱居，就石井汲水煉丹，故後人特爲立廟紀念。原來村名「石井」，是與古蹟有關。我們覺得走錯了路，反有意外的收穫，都欣欣有喜色。又據村人相告：「村後有一個龍潭，很可遊遊；從龍潭繞到鹿苑寺，也並不遠。」更覺快慰。

問龍潭有多少遠，據說沒有幾步，依着他們所指的路徑尋去，深怕走錯，隨走隨問，大約走了兩里光景，還不見所謂龍潭。「幾步」這並不是村人撒謊，原來他們天天爬山越嶺，兩三里路，真不算一回事。見嶺旁有一道泉水，到了峻峭處，泉深水急，澎湃作聲。我們走得脚倦了，大家倚坐在岩石上，俯瞰奔流。剛好有一個樵夫，肩着木條從嶺上經過，便向他問詢：「龍潭在那裏？」他指着岩下急湍迴旋處說：「就是這裏啊！」哦，原來這裏就是龍潭。看水色發黝，想必有相當的深。又問

他到鹿苑寺的路，我們便依着他所指示的方向走，相距不遠，果見巍峨的屋宇。轉過竹林，走進山門，見房舍整齊，髹漆甚新。問寺僧，亟欲看瀑布，纔知這是「上鹿苑寺」，瀑布在下鹿苑寺。大家在這裏略略休息，派兩個同學先到下鹿苑寺去預備午膳。寺僧茶還沒有煮沸，同學們已陸續續續的走了，祇賸了幾個女同學，她們也意不在茶，而在瀑布，我便和她們一同立起來走。寺僧趕着熱氣騰騰的茶壺在後面追，連說：「茶沏好了，吃杯茶去！」我們也祇有回頭謝謝他的盛意而已，腳還不會停步。

循路到下鹿苑寺，未至門前，先見懸瀑，一匹溶銀似的飛泉，從山頂倒瀉下來，下半截則被屋宇遮沒，急忙奔進寺門，見屋宇已舊，光澤全消，較上鹿苑顯有遜色。且不管這些，迎面碰見小沙彌，便問：「瀑布在那裏？」得了他的指點，從大院子走向西角門，聽得「洪洪」的聲音。抬頭看，瀑布的全貌在望了，半來丈闊的水，從石槽中奔瀉下來，延成百丈的白練，均折處，水花飛濺，激成巨聲。可以攀登的險峻處，都立滿了人，也有坐着的，倚着的，跳着的，蹲着玩水的，高低錯落，點綴如畫。許多同學們都在各尋極趣，却全以瀑流為中心。嘩笑聲都被洪大的巨響所掩蓋，牠無休止的衝破了深山的靜寂。枵腹給美景填滿了，忘記了飢餓，直到料理膳食的同學來催促，大家纔依依不捨的離開水邊。

這個下鹿苑寺，房屋雖比上鹿苑寺舊，地方却比上鹿苑寺大，因有瀑布，遊客通年不絕，香積

廚咄嗟間具食，五桌菜飯並不困難，現成的茭白，芋艿，醃菜，都頗可口，桌子上擺得滿滿的。一個好心腸的同學，見導師走得倦了，把他攜帶着作遊山藥劑用的花露酒，拿來進獻，因而我竟意外的得了陶然一醉。

下午，與鹿苑寺的瀑布作別。仍舊回到太平鎮歇宿。次晨一早起來收拾行李，把非必需的零物，送到長樂鎮，預備回程時趁車帶回；把必需的被褥，雇人挑到雅安村，預備遊山後到那邊歇宿。啓程前，先派兩個途徑較熟的同學，去預備午飯，并一路做前進標記。一切都部署妥當，我們便輕裝出發。從大平到長樂，再從長樂去貴門鄉，鵝卵石砌成大路，漸行漸高，石級也漸多。一路行人絡繹，挑柴的，挑板的，挑茶葉的，都是些山貨；還有搨毛竹的，扛木材的，都有健步如飛的氣概。雖是晚秋的早晨，天氣不算冷，可是有些行人却穿着棉襖，想是從高山中趕早出來，那裏的氣候比平原冷。

一路都有路亭，可供休息。先是隊伍整齊的，同行同止；走到後來，腳力較弱的，不免落在後面，好在沿路有先行兩個同學所做的標記——白粉筆所寫的箭頭形——不虞走錯。地勢越轉越高，突然見一座雄壯的關口了，上建譙樓，下築石垣，正中題着「貴門」兩個字，纔知貴門鄉到了。走進關門，見那邊出口處還有一座門，中間是被石城圍繞着，城上也環建着壯麗的樓舍，原來這是本地人稱爲「更樓」的一個古蹟。因這條路是舊時通東陽縣的要道，本處地據山頂，形勢險

要，所以有這一個防禦兼觀瞻的建築。先到的同學，已在那裏等候。拾級而登，見鄉公所的事務處，即設在那更樓上面。古風的建築，雕窗畫簷，頗爲美觀。中間靠壁設着神龕，右側一間供着朱熹牌位，上有一「理學名宗」四字，據傳朱熹曾在此處講學，這是紀念他的遺蹟。

我們預定在金銀塢——一個小山村里吃午飯，尚有十里路，因此休息一下，便又啓行。先是整齊的隊伍，漸又形成先先後後的小組。有幾個走得慢的女同學，我只好留在最後面照顧。忽然見前面來了幾個衣冠不整的人，漸行漸近，手中都提着手槍，情形可異。「唉！強盜！」女同學驚嚇失聲，足不成步。我也以爲遇盜了，頗感困難，硬着頭皮走過去，雙方相遇，面面相覷。見提槍者背後還拘繫着幾個衣衫襤褸的人，纔知是鄉公所的便衣兵下山捉囚犯。透了一口氣，心頭的重壓方始放下。再走了一段路，見另一組走在前面的女同學，立在路旁，縮做一團，面有餘悸，眼有淚痕。她們一見我們，都嚷着說：「剛纔真怕極了！」

這時想喊前面的同學一起走，已去得無影無蹤。日已過午，方到金銀塢，見有一部分同學已在村口相迎，由他們告訴，知道這裏的小學近日因事停辦，大家改在保長家裏休息，午飯也托保長代辦。趕到保長家，同學們全都在那裏。互相詢途中遭遇，平添了談笑的資料。

和保長談話，無意中知道他們前鄰的百姓，正是我的親戚。這消息傳到前面，立刻有一個女孩子，喊着「大娘舅」，走到膝前來拉我去吃飯。原來她新從城中回來，和祖父母同住。我祇曉

得他們是貴門鄉人，却不知道正是金銀塢，故有此意外的巧遇。

吃過了山鄉特產的紅米飯，由親戚人家代喚一人做嚮導，去遊天興潭。據說天興潭離此五里。出村，向左曲折行，還不到一里，見路轉谷顯，好雄奇的山谷，三面是峭壁，中間是深淵。遠望谷的那端，澗水奔騰而來，至陡峭突低處，傾瀉而下，形成銀白的一片，與這端流去的水相會。據導遊的人說：『兩水相會處，有一洋潭，叫斤絲潭。這個潭很深，把一斤絲的長度放下去，還是測不到底。』我心裏想：潭名斤絲，一定是很深的。最奇怪：兩水對流，處於夾谷的低處，而水不見溢，這從那裏去宣洩呢？必是潭底尚有去路，怪不得測不出底止了。可惜地勢太險峻了，又爲時間所限，不能下去看個究竟。

岩壁的一旁，有一座奇特的石峯，峯巔頂一巨石，雖然脫節，而並不下墜。因峯的全身如巨人，頂石如圓頭，故有「石和尚」之稱，爲天興潭區的勝景之一。我們都立在石和尚對面的崖上瞻覽，尙不知另有奇景。導遊的人，引我到對面與石和尚同方向的崖上去，行時經過谷端，見是一片平坦之地，惟有一條泉水，從遠處流來，泉上建一石橋，石橋旁邊還有一座水碓，是鄉人利用水力來舂米磨粉的。跨過石橋，走到對山的危崖上，導遊者指給我看，說：『這裏有瀑布！』我從危崖上俯瞰，驚心動魄，大可用「萬丈深淵」去形容牠。立腳處的下面是峭壁，淵谷的頂端也是峭壁，剛纔見過的那條泉水，正從谷端的絕壁上掛下，成了一匹幾十丈長的瀑布。那座岩壁，真好像天造

地設，用神工鬼斧，一斧劈下，挺峭無比；但劈了半截，像是有意留些斧鑿痕，再移開尺許，又是一斧，纔直到澗底，因此，上段進了一些，下段出一些，形成兩截。泉水倒瀉而下，至下截的凸出處一濺，便濺出了千千萬萬的水珠雪花，奇巧異觀，不禁叫絕，真是天地間出人意外表的安排！可惜危崖的立足點，又狹又險，我便喚同學們輪流來看，個個都說『奇極！』

我們還要去，看另一個瀑布，不能不捨此而去，但我心裏却轉着念頭：「這地方可惜太僻遠了，交通又不便，不然，我真想拓地結一所茅廬，朝夕相對呢！」

又聽得一個女同學也說：『我真想把牠搬回去呢！』可是誰能夠啊！這奇景，一出村，不費氣力的得來；可是到天興潭，却艱難異常了。像是導遊者有意誇耀他認識僻路，越走越狹，漸狹漸無，簡直從篁竹、蘆葦、荆棘叢中鑽，大家都有些皮破血流。一陣高，一陣低，一陣明，一陣暗；陡絕處，手足並用，像癱子似的仰天爬。屢次以為「到了！到了！」但老是走不到。一路並無人蹤，走到一處溪邊，不料竟有一個人在釣魚。大家很感興趣，向他索取了一條，見是鯨魚模樣，顏色紅的，只可惜無法養活牠。

千辛萬苦，夕陽已西，纔真的到了。見一條溪，灘上巨石縱橫，小者如甕，大者如屋，我們以攀躍爬登的姿態，從艱難中越過石陣。見兩旁高山聳立，樹木蒼翠；中間溪流漫衍，上遊盡頭則爲石山。瀑流即從石山的澗谷中懸射而下，注入潭中，像倒垂着的銀柱。大家以萬分喜悅的情緒，奔集於

潭邊的石坡下，或坐，或立，或臥，全部聚精會神，注視那泉流的雄姿。瀑流係從架空的懸岩口中噴出，形狀不扁而圓，半徑約三尺，下垂的長度約二丈。岩下共有三潭——頭潭，二潭，三潭。頭潭幽隱在岩洞中，二潭可望見一角，三潭則顯露於外，可見全貌。三潭爲岩石構成，形如釜甑，廣約畝許，高出溪面。那條瀑流，正好下注在三潭中間，發出嘩嘩的巨聲。空山幽谷間，除我們外，人跡罕至，而這聲音則終古長鳴。潭水黝碧，從外口溢出，下瀉溪中，宛宛流去。倘在雨季，或大雨之後，這瀑流必定更有崩山倒海的壯觀。但那時溪上全爲大水阻塞，我們也無從進來了。

導遊人說：『要看頭潭，二潭，須從對岸的樹上，爬登岩壁，手攀岩縫，腳踏岩均，緩緩的緣行過去，進得岩洞，便可窺見祕奧了。在大旱之年，也常常有人泅水而過，去遊龍床。那龍床還在頭潭裏邊，每天總有一個時候，會從床上湧起水來。曾有一年，有兩個人結伴去遊，不料這次的水特別大，且經久不退，致在洞內圍困了兩天，纔得出來。』他的所謂龍床，當是一種砂岩，內含伏流，到了相當容量時，便排洩一次，故構成湧水的現象。

同學們聽得這話，頗有躍躍欲試，去看奇景的。但攀緣岩壁，差不多也要幾分「飛簷走壁」的本領，且一失足，掉在潭中，將成千古恨，這個責任我可負不起，所以都不容許他們去。

夕陽更加西斜了，深山無休處，流連有盡時，囑咐中隊長吹起了無情的口笛，大家祇好從迷戀中醒來，重復越過石陣。泉聲嘩嘩的在後面相送，有人癡癡的向馳道着「再會」！唉，這一別，真

不知何時再會呢？

同時另走他途，路較廣闊，速度也快。且從高處走，有機會可以迴盼瀑流。重經石和尚峯，我却更愛這裏的配景多，又曳着疲倦的腿去顧盼一下。到得金銀塢，斜日已沉峯後，保長煮出煮熟的山諸款客。我的那家親戚，更啓甕煮村醪，殷勤留宿。但同學人多，被舖都在雅安村，故決計夜行。

同學們看我走得倦了，已爲我雇得一乘轎子，并借了兩盞燈籠，就由兩個扛轎的人領路，在暮色蒼茫中出發。矯健的山鄉人，雖然扛着竹輿，步伐輕捷如飛。同學們集隊而行，緊隨轎後。

天色越行越暗了，深怕失散，囑同學們前後互相呼應，每逢歧路，呼聲益宏。山莊人家詫爲奇事，手執火炬，聞聲出視，雙方互相猜疑，各有戒心。我雖頻囑輿人緩行，但已如箭在弦上，奮步低昂，絕不停留；同學們也緊隨在後，絕不敢稍稍落後，致陷迷途。

聞村犬狂吠，或風捲落葉，水激泉石，每覺毛髮凜然，懼有意外。一鼓作氣，行盡十五里荒僻山徑，望見暗空中燈火隱約，自高而低，成傾斜形，知是依山建築的雅安村到了。

山後皓月，亦漸上升，照見了村舍的輪廓。同學呂女士，已備茶點相候，堂上燃巨燭，燈下恍然都如大夢初覺；尤其是女同學們，起先精神萬分緊張，運步如飛，這時則腰酸腿軟，頹然不堪了。

在漢口的時候，我就嚮往於西北之行。關於「赤區」的記載，過去如外國新聞記者斯諾夫婦和施沫得女士，都有詳細的鉅著刊世；國內記者如大公報的長江和中華日報的陸詒兩氏，也都在抗戰前後訪問過那裏，並且在報紙上發表通訊。但我總覺得以一個外國人來觀察中國的事情，免不了掉要有許多隔閡。斯諾的「西行漫記」誠然是一部文筆生動，趣味盎然的劃時代的名著，可是這部書太偏重歷史方面，而且作者的觀點，正亦非人人所能同意的，國內報紙和期刊上的通訊不是匆匆如走馬看花一般的寫下了個人零落的印象斷片，便多僅偏重一方面的陳敘。我因為要想有一個整個有系統的概念，便決定了延安之行。

當我去訪問八路軍駐漢辦事處，我已經將我的意思說明。他們替我寫了一封介紹信給山西臨汾的彭雪楓先生。到臨汾後，纔知道彭先生啓程上武昌，出席全國軍事參謀會議去了。我們在臨汾工作完畢，便決定直接去訪問朱德將軍。八路軍後方辦事處把我們的來意電達朱將軍，立刻就獲得朱氏的覆電歡迎。春節那天的清晨，冒寒枵腹趕到臨汾東門，乘着八路軍的專備車出發前線。同行的還有衛立煌總司令，郭寄嶠參謀長，李默庵軍長，劉戡軍長等人，他們却爲的專誠答拜朱將軍。

在八路軍總部駐屯地的村外，已經遠遠地望見儀仗隊的列隊歡迎。街市上也貼了許多歡

迎的標語和五色的旗幟。村民被鏗鏘的樂聲驚動，都穿着過年的紅綠彩衣，呆立在土坡上看熱鬧。這是我第一次和在地下奮鬥了十年的革命軍隊的接觸。心中是說不出的歡悅。

雖然是作戰的時候，鄉下人還在照常「過年」。禾場上放着香案神位，孩童們嬉笑跳躍的學着磕頭。恬靜的山村裏，不時傳來斷續的爆竹和喧囂的鑼鼓。

聽說朱德將軍特地趁今天把民衆送來勞軍的豬，全都宰了，讓士兵們也熱鬧一下，午後並且還有西北戰地服務團舉辦的同樂會。荒村中的春節，却也不落寞哩！

我們午飯的時候，桌上陳列着四隻大臉盆的菜肴：白菜炒肉絲，紅燒蹄子，豆芽炒豬肝，蘿菔燉肉湯。「小紅鬼」（八路軍的小勤務）替我們斟滿了鳳翔白酒（土名喚它作貴妃酒，也許當年沉香亭上楊太真喝的便是這種佳釀吧）每人吞嚥了十個大饅首，抹了抹嘴邊的油。這的確是一頓豐盛的「年飯」。

二 伸出了歡迎的手

「M同志，請這邊來參加我們的同樂會！」

在一座院落裏，泥土上坐滿了青年的戰鬥員和政治部的工作人員。招待員特地移了幾條長板凳，讓我們安坐在後排的「包廂」中。這似乎是一引神廟，高處的戲台就是鄉下人演社戲酬神用的，台口站着一位歌詠指導員，領導大家和唱着改編的陝北小調。這是用米脂縣土話唱

的。

「敲起大鼓響起鑼呀？南京委員長出大兵，兵強馬壯威風武呀！」

「……………」臺底下響起一片雷吼的和聲。」

「挑呀挑鮮花，李子花，抗日的軍隊，人人都愛他！」

更大的歌聲嘯出：「挑呀挑鮮花，李子花，抗日的軍隊，人人都愛他！」

有誰唱脫了節，大家又重行練習了一遍。胖胖的丁玲女士，隱在幕後笑得合不攏口。

「劈劈拍拍……」在羣衆鼓掌歡迎的狂潮中，黝黑而短小精悍的朱德將軍進場哩。

浮着笑容，他躍上講壇，一開口：「同志們！」就引起一片熱烈的鼓掌。

「我們今天的這裏舉行盛大的同樂會，必須切記着前線浴血奮戰的武裝同志們的辛勞。

我們的抗戰已經一天天逼近最後勝利的日期了……」他的話淹沒在掌聲的浪濤裏。

過後是改良平劇：「八路軍三打雁門關。」在鑼鼓聲中兩員大將起霸登場了，他們都穿着

灰布的軍服。

「唵，賀龍是也。」

「唵，林彪是也。」

「將軍，今日朱總司令升帳，我你兩廂伺候。」

頸巴上掛黑鬚鬚的朱德出場了。

引子：「塞北喋血宣國威，殺得倭寇望風靡。」

「鏗鏘……鏗鏘……」

「哈哈……哈哈……」

觀衆都狂笑了，朱德將軍也忍不住的笑了。

同樂會在暮色蒼茫中閉幕。

第二天，我告訴朱將軍，爲了要想呼吸一些新鮮的空氣，爲了想要健康的歡笑着，我預備上延安去一次。他伸出竭誠的歡迎的手。總政部主任任弼時先生爲我們寫了一封介紹信，還發了一張軍用護照。

這樣，我的延安之行是決定了！

三 同蒲車中

臨汾南下的同蒲車中，入晚來既沒有燈，連玻璃窗也不完整，想起高原的夜，風寒徹骨，正不知如何度過這一宵。然而，這比較來時已經幸運得多，因爲那時四五十人擠在一輛鐵悶車裏，沿途都有人補充進來，在解縣還有一位山西副官硬裝上十幾包糧食，幾乎弄得大家不能容膝。

我們買了兩支洋燭留在夜晚點，可是車一開動，風絲挾着黃沙，從窗縫攢進來，不但把燭焰

吹晃動得不明不滅，而且一股冷氣從脖子直灌到腳心，儘管用皮大氅蒙住頭，讓毯子裹緊下身，人還是直不停地哆嗦。隔座有一位副官模樣的軍人，在腳底下升起一堆木炭，可也只見紅光，不覺煖氣。蜷伏在他身邊的一頭獅子狗，更縮進牠主人的衣襟裏吠叫。既是冷得睡不着，便留心每一站停車時買些東西充飢。在聞喜買了一包糖餡蔗糰，在一個小站上又秤了兩斤高平梨。

我一面吃着，一面便聽對面座上兩個山西軍人的談話。他們談的是六年前駐防北平時，在八大胡同逛窯子的故事。據說，有一次班子裏的姑娘，得罪了他，他便糾合了許多同營弟兄，藉故去找岔，把大茶壺打得頭破血流，房內傢俱器皿打得唏哩嘩啦，電話也給剪斷哩。後來事情鬧大，長官知道了要處罰他們。營長却召集隊伍去訓話，說是「弟兄們，平常太悶着慌，閉着逛逛窯子也應該。不過鬧出岔子總不好聽。」這一來，肇事的非但沒被罰，而且這位營長上司竟破格開恩，賞了每人弟兄一毛錢去喝酒！至今，我們這位老總，還不絕的頌德他的老上司。那另一位弟兄問他回到山西省有沒有逛過窯子。他說是不幹哩。這故事聽得我不敢睡，慢慢地就天發亮了。

舊制度下腐敗的生活中，軍官常常利用他的地位，略施小惠，以為恩澤，來博他部下的擁戴，而沒有把國家民族的意識以及軍人的道德，灌輸入士兵的腦中，毋怪一上陣便望風遁走。從這次抗戰中，更看出凡受過革命洗禮的軍隊，牠的戰鬥力最強。我站起身開了窗，讓冷風吹散了車廂裏陳宿的人氣，頭腦覺得清醒了一些。

從風陵渡車站到黃河沿是一片廣漠的平沙。在渭水和黃河交匯的沙洲上，躺着疏落的幾堆新塚。一羣寒鴉棲息在塚巔上，貪婪的野犬也在徘徊覓食的穿行着。這景象太慘厲了。牠們竟茫然不知這些可敬的英雄們是爲着誰而死。他們已經流盡了血，可是還有別的生物會來吮吸他們的血！這些生物不一定都是無知的鴉禽犬獸吧！

當黃水氾濫的時候，狂流也許會吞噬了他們的殘骸。正像一千一百八十年前一天，唐將哥舒翰曾經在這裏被安祿山所乘，自相蹂躪，墜黃水死了幾萬兵馬。然而，今日我們重過此地，只見濁流的奔騰，不見古人的骸骨！

「深夜經戰場，寒月照白骨。」——戰爭本是人類的殘酷鬪爭。然而，爲了民族的生存解放，爲了奠定永世的和平基業，我們這一戰是免不掉的人人都能把死看得這般平凡，那末，捨生取義正是男兒報國的志願了！

四 行進在歷史的莽原上

在潼關趕上西去的「綠鋼皮」。站長特別優待我們，把我們安置在頭等餐車裏。我們將近有半個月和進步的科學文明的產物睽別了。這時，倚在舒適的墨綠軟皮的椅上，明亮的電燈溫暖的熱氣，華麗的絲絨窗帘，光耀的銅欄，淨潔的白檯布，還有許多服裝整齊的人物，充塞了滿車廂。我們又重接美味的牛排，鮮乳，白米飯，咖啡，啤酒……一切都像躍進了另一個世界的感覺。

同伴們一個個先後入睡了。我悄悄抽出一張信箋，安佈在小提箱上，偷空寫了一封家書。我知道烽火中的家書，該是多麼可貴呀！

快車在幽暗的莽原上奔馳，眼前的景色，在月光中依稀可以窺見。這時候，每一分鐘，我們都在中國古代歷史的黃土層上行進。自潼關往西是一片一望無垠的沃野。這裏——關中平原——一面是河南山脈的餘波，綿互相繼，叢山峻嶺像夏空積雲般的橫現着雄偉神奇的姿態；另一面是渭水沿岸的平野，富饒的土地上耕種着菽麥。一路上，我們穿過「新豐美酒斗十千」的古驛，劉項相會的鴻門坂……旖旎風光的驪山，一代獨夫的秦始皇陵，唐人送別折柳唱陽關之疊的灞橋，漢楚相爭的白鹿原，再渡過澆水，終於達到了這周、秦、漢、唐十代名都的長安。

深夜，人和行李共載上一輛大車，踱進了長安城。長安有些像回憶中的北平，却比北平空曠寥落得多。壯麗免美的城闕，竟只是包含着幾條簡陋荒涼的土巷，誰也覺得不大陪襯。往時「天可汗」的唐家宮闕，祇有使人在斜陽蔓草中去幻想了！

在東北城的一角上，我晤見「陝甘寧邊區政府」的主席林伯渠老先生。康健的臉龐上覆着斑白的華髮，慈祥的面上架着一副玳瑁邊眼鏡。關於邊區的一切，他說：「邊區在各方面，無非提早實現了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而為全國其他各行政區域作一個倡導罷了。」我們因為不久就到陝北去，一切現象都會提供我們以真實的表現，林老先生的話正是我們的一盞明燈。

「在落後的物質條件下艱苦的奮力建設，我們實在沒有什麼好的成績。你們必定會感到失望！」——林老先生是那般的謙虛。

「不會的，延安是全國最前進的地區，是全國青年們心上的聖城麥迦！」——這句話，我會經聽見有人說過。

五 萬里雲羅一雁飛

決定了啓程的日子，隔夜便不免忙着張羅雜物，收拾行裝。我買了一雙老厚的棉靴，又在中山大街一引軍服舖定做一身草綠色布面，黑羔皮領，山羊皮裏的軍裝大氅，背在身上足有十斤重。這都是準備禦寒的，因為聽說陝北高原冷過塞外。我的同伴們，竟有還穿着從廣東出發時的一襲薄綿大衣的，因為時間倉卒也來不及添製皮衣了。想買一點乾糧帶在路上吃。一間餅乾罐頭的價格，才把我們嚇退，只得安心在路上吃窩窩頭哩。在一家蘇幫茶店裏，聽見櫃台上的無線電收音機，正播送上海某電台發出的申曲，雖然這俚俗的調子在平時一些不能喚起我的共鳴，這時身繫千里之外，不覺發生了一種莫名的親切感。西安的渫塘是很普遍而相當清潔價廉的，我們痛快地洗了一個澡，回到旅館躺在溫暖的被窩裏，覺得有無限的舒暢，很快地就入酣睡了。在蘇揚一帶的城市，洗澡吃茶是人生消閑的兩大樂事，所謂：「清早包皮水，晚來水包皮」我們一路上從粵東歷湘，鄂，豫，晉，入陝，雖沒有享受過清早吃茶，然而在鄭州，汲縣，臨汾，洪洞和西安

却幾度的「水包皮」了。

第二天清早六時趕到八路軍辦事處候車，已經有好些青年在等着，行李箱籠堆滿門口，他們都是去投考「抗大」「陝公」的，而且全是遠道而來，不是四川，便是廣東，廣西，有的徒步跋涉了幾千里，這種毅力真使人佩服。大約候了一小時，人漸漸到齊，在山西會見的總政治部主任任弼時先生，也和我們同道北行，另外中共的職員和軍人也不少。車來了三輛都是敞頂的卡車，據說每輛車一次單程的包價是二百多元。車底面上放了許多笨重的修理槍械機器，在隙縫中便塞入乘客的鋪蓋，人就坐在鋪蓋上。每輛車約坐了十二三人，有兩名是背了步槍，押車的「小鬼」。林伯渠先生和李初樂祕書都出來招呼大家上車。辦事處替我們辦了護照，沒有這個是無法進入陝北的。

車開動了。人坐在彈性的鋪蓋上，雖然顛簸着，還不怎樣感覺痛苦。這時一想，倒幸而車上載的東西多，否則挺直着身子站在車欄裏，或者坐在硬梆梆的修械器的輪齒上，這一路顛簸八百餘里，恐怕不到半途就要皮開肉綻心膽碎裂了！

在西關城門口，車停着受憲警的檢查，點驗過人數和槍枝後，便繼續開動最高速率，直向城外廣闊的黃土大道上駕駛，飛騰揚空的黃土，像一陣濃霧遮迷了視野；更攢進鼻孔口腔，在牙齦上磨着沙沙價響，我們連忙用手巾密密的裹住臉，那細微的網孔里，仍舊模糊的透出一片荒野。

上的景象。

原野上沒有一棵粗幹的樹木，乾燥的黃土靜靜地躺着，田戶們都伏在土寨子裏烘火，扔上剛剛發秀的麥苗，在勁風下露出頭，在地面上哆嗦，疏落的幾隻寒鴉噉噉嚷嚷着覓食，誰知這蒼茫寂寞的大地上，曾經建立起番皇巍峨的秦漢宮闕呢？——「壯麗一朝盡，威靈千載空！」前人替我們說出了心中的感念。

到了渭水濱，遙望見陰黯的咸陽城牆，和人家裊繞的炊煙，我們正如同沙漠的行旅發現了綠洲。「咸陽古渡」自古是詩人吟哦的勝地。在關中平原一帶，到處都是平凡乏味的漠野，更有這里還沾着烟水氣。怎禁得要勾起人們的流連不捨！

我默想着幾千里外的江南水鄉，又惦念着烽火中的慈親，這時是誰的一聲呼嘯——

「雁！」

猛抬起頭：一行飛雁從長空中劃過，留下哀惻的鳴聲，給旅人更添上心頭的寂寞。

「雁呀！你們南飛了，若在江南遇着我的慈親，千萬不要忘記替我說：『你們的兒子安好！』」雁陣漸漸隱在雲層裏。車還自個兒在迢遞的大路奔馳，我凝視着路旁默默的先代帝王陵寢，朔風吹得更緊，在我的眼角旁垂下兩顆冰珠。

六 寂寞的陝北道上

「靡靡踰阡陌，人烟眇蕭瑟。」

「野果充飢糧，卑枝成屋椽，早行石上水，暮宿天邊烟。」——一千多年後的陝北道上，依舊如前人所描寫的那般寂寞蕭索！不同的，也許是那古老的山脊上已經開闢了一條蜿蜒的公路。我們的車在涇水邊停住，這裏沒有橋，讓渡船連車帶人一齊渡過河，這種船很奇特，既不使篙，也不用橈，而是在兩岸插木樁入地爲柱，中繫繩索，船夫們便使勁像拉繃般的挽着繩，一路慢慢渡過去。涇水並不寬闊，湍蕩，却混濁迂緩的一些也引不起人的好感，南面是一脈醜陋的斷崖，北岸却是一片平坦的沼地，公路在涇陽城外馳過，不久到了三原。這裏有一條路西通雲陽鎮，八路軍在那裏也辦了一個短期訓練班。我們大家下車後，在一爿北平飯店打午尖，店東據說是舊東北軍的退伍兵，小城市的飯館平常生意冷落，忽然來了一批客，廚役忙得不開交，桌凳碗筷又不齊備，我們因爲餓得忙，看見是吃得，都拿來充飢，竟好像飛蝗過境般的把店裏所有吃的東西全掃光。

從三原起，地勢漸漸高峻，已經走上高原地帶。沒有在高原上旅行過，是不明瞭牠的形狀的。大約車從平地攀上山頂後，眼前就是一片平原，也有村莊人家，久而久之，你當是在平地旅行了，誰知忽然在車轉灣的時候，你會發現足下的斷崖深谷，冰川懸瀑，車飛速地從旁邊馳過，真令人捏一把汗，原來去了十幾里路仍舊在山頂上呢！耀州是比較繁盛一些的府城，城內街道市塵都

還整潔，過了耀州，經過同官，直到宜君，道中都是缺少變化荒落的鄙野山村。滿山大半皆荒地，間或有些梯田，人烟寥落得可怕，好像這浩浩的宇宙間，只有我們這一車人，還在地面上奔馳，不相信這寂寞的山野以外，還存在着另外一個熙攘的世界！啄木鳥的剝啄和山雀清銳的鳴聲，有時竟使人幻覺是天外飛來的仙曲。

第一個晚上，便止宿在宜君，這個大城的淒清，如一潭死水。城一半倚着山背，站在高處，可以眺見無盡的原野向前伸長。寂寞慢慢的爬進我的血管。我閉着眼睛冥想，這也許是踏進了一座被埋在地層底下的古城吧？這裏有一引小郵局，還有一間民衆學校，民衆學校還在上夜課，我悄悄的打從門外走過，門裏傳出低微吟哦的書聲，我發現在這一潭死水上面還浮起幾點泡沫。

平明自宜君趨路，在太陽照紅了半天的際分我們已經到了中部。陝北途中很少看見蔚然成林的樹木，祇有黃帝橋陵上還長着漫山蒼翠的松柏，我對着祖宗偉大的陵寢敬禮，默禱着他的護佑我們快把民族敵人趕出神州。

渡過洛水，一路巖谷互相出沒，杜工部所謂：「我行已水濱，我僕猶木末。」的確神妙地傳出了這種情景。洛川以上就是共產黨邊區政府的轄境，除了沿途多見些抗日標語外，一切依然是寂寞！鄜縣縣城不在公路所經，連城堞也瞭望不見。甘泉却是一座可憐劫城，城裏到現今還是三分之二的焦土。從前張學良部隊與紅軍激戰的時候，張部在城內被圍甚久，聽說損失了一師之

衆。至今兵燹後的遺跡，還留給後來的憑吊者無限的傷心。在城外許多山頭上，屹立着無數空寂的碉堡。紅軍的老戰士，還依稀記得往事，爲我們重述一段慘痛的回憶。

過七里堡，紅軍檢查哨登車檢查。

嘉積山上的塔尖躍現在眼前了。在暮靄中，我們走進延安城，這時山谷中正吹起一片蒼涼邁雄的號角聲。

七 運動會

昨晚，初抵延安，邊區政府招待處把我們安頓在抗大（原址想即舊延安府衙門）隔壁的一爿客店裏。這一夜睡得很甜，正合「一宿無話」。

翌晨，邊區政府祕書金城先生，來會我們，大家商量着安排一張預定的參觀程序表，然後一同上消費合作社進早餐，合作社是延安最大的官辦食堂，我們匆匆用了些麵點，金同志便招呼我們另外一個考察團體以及星加坡華僑記者團，同道乘汽車出城，參加抗日軍政大學舉辦的運動大會。

運動會地點在北門外，我們經過的街道上，很迅速地已經發現了歡迎我們的標語到處黏貼着，出了北門，迎面山巒夾峙，延水中流。駱駝在溪邊啜着水飲，石畔的青草正發着芽，一切都充滿生氣，塞上的春光畢竟和江南不同。

進了大場，羅瑞卿教育長迎面趕過來握手，在一陣會衆熱烈的鼓掌聲中，我們這一羣代表着各個團體的來賓，都被一一肅入預定的特席。大場中心高豎起一支擎天的旗桿，燦爛的紅旗在春風中飄蕩飛揚。幾千健茁的青年，圍住廣場範圍成一個極大的圓圈，在他們背後是峭塹的山崗。窰洞的行列像蜂窩似的星佈在山腰中間。在一陣號角聲中，大會開幕了。主席（羅教育長）緩步走上圓場中心的講壇，用他那高昂而尖銳的湖南土話，宣佈了大大的意義，同時更爲幾千羣衆介紹了今天的「特客」。

在主席的開會詞和一位來賓代表的演說完畢之後，羅教育長忽然含笑的走到我面前，堅邀我也說幾句話，我還在固辭當中，而壇上的報告員已經向羣衆宣佈了：

——「現在請廣東省民衆慰勞團代表 M 同志演說，M 同志是剛從前線到邊區來的！」

我被強迫走進園場的中心。羣衆對我盲目的歡迎，祇有使我感愧，真的，我站在成千民族青年戰士的面前，更顯得渺小。然而，我却不願讓他們失望，我只好勉強鎮定了自己，正好像被送進了古羅馬鬪獸場和雄獅搏戰的勇士。幾千隻光亮的眼睛凝視着我，我要說些什麼才好呢？

我告訴他們：××帝國主義的砲火摧毀了我們美麗的校園，然而我們却在廣漠的原野上重建立起戰鬪的大學！

我告訴他們：××帝國主義的侵略戰，使我們千萬的青年流亡，然而我們却在到處的窮鄉

僻壤上燃起了智識的火炬！

我告訴他們：你們除了爲民族奮鬥之外，還是不斷的艱苦地向自然搏鬥。你們使我想起人類的祖先在開天闢地時代，怎樣征服自然的偉大生活。這種艱苦卓絕的精神和黨的鋼鐵般的紀律，正是我們未來建設新中國所需要的！

他們給我的答覆是：震撼着山岳的歡呼。

運動節目的開始——田徑賽，球類比賽，軍事演習（摹擬連隊的攻擊，附有機械化部隊，在廣闊的平原地帶作戰的情景）

「我們要鍛鍊好健全的體魄，獻身抗戰！」——當一位女同志把紀念手冊遞給我題寫時，我留下這樣一句話。

他們這一羣，生活在大自然中，也教育在大自然中，生命在他們是更絢爛的火花。

八 三仙園

陝北人吃的是一向很苦的。鄉下的農人，因爲境遇太苦，平常每餐的菜，只是沖鹽湯送小米飯。延安雖說是府城，可也沒什麼好吃的。邊區政府的工作人員和抗大陝公的學生，都是每日兩餐小米飯，和兩味素菜，像胡蘿蔔白菜之類。菜裏很少油水，只落一點鹽，醬油是沒有的，而且菜蔬洗得並不乾淨，燒熟後還含着許多泥沙，嚼在嘴裏也不辦鹹甜苦辣了。總有些學生告訴我，他們

半個月才有一回豬肉呢，所以平時想吃些葷菜，便合夥湊錢上館子大嚼一頓。四五個人，點上三四樣菜，沽一斤白乾，吃得倒挺熱鬧。飯飽酒醉，然後高唱救亡歌曲，一路踉蹌趕回宿舍。有時誰家裏匯了錢來，大家幾個要好的同學便強他請客，叫作「打土豪」。這本來是一種名詞的濫用，正如同把「打遊擊」用到戀愛上面一樣。

大館子除了官辦的合作社，便推三仙園，三仙園的拿手好菜是炒肉絲，炒雞蛋，燒豬肝，白菜豆腐湯。每菜至少二角五分，這和合作社的三角，算便宜一點了！魚很貴，像貓兒魚那樣大小的鱒魚，定價要一塊錢，因為魚是從西安轉運得來的。蝦簡直沒看見過。我們因為怕上合作社，累邊區政府來惠鈔，便情願自己化錢進三仙園。又因為貪圖便宜，每飯總點炒肉絲，不就是炒肉片，再加上幾個饅頭，就算一頓飯。來得久了，漸漸和主人混熟起來。我們一去，如果是在晚上，他照例笑嘻嘻地點上一支洋燭，然後從鍋裏揀一盆熱饅頭放在桌上，也不問點什麼菜，不久就端上我們天天吃的那些菜來。

據說，延安從前的生活程度極低，雞蛋一塊錢能買七八十隻，如今大約是三四分錢一隻，其餘物價也很昂。白糖要八角一斤，因此糖製的糕點茶食都是奢侈品，像蜜餞，菓子糖，蓮子糖，八寶飯，這些食品都是能看不能動的東西。偏偏溫濤最淘氣，他一起吃飯，總是毫不客氣的先點上一碟八寶飯。單單這樣菜的代價，已足我們一餐飯的用費了！

陝北是一個特殊的社會，舊習慣上沿用的許多對人的稱謂，這裏頗有些興革，對於一切人，這裏祇有一種稱呼——「同志」。在飯館裏，自顧客到侍役，大家都以同志相稱。譬如我們要喚堂倌添飯加饅，就喊：「同志，添飯！」「同志再來些饅！」因為這種稱呼太廣泛，有時常常弄錯意思，所以後來也不得不加上「堂倌同志」來表示邏輯上的「特稱肯定」的語氣。然而，這總究是太滑稽了吧？

「堂倌同志」曉得我們這些「外賓」是吃不來壞菜的饞嘴人。一天竟樂得如報喜訊似的來告訴我們，飯店裏新到一批「特殊美味食品」，請我們吃新鮮。一看所開的單子，原來鹹魚、乾筍等，花生糖、雞蛋糕，也算是「特殊美味」！有一次，在陝公消費合作社門口貼着一張紅紙廣告，大書：「本社新到陝北榮譽奇異食品一種」，一看原來是「叉燒」！

在毛××先生請喫飯的宴會上，我們竟發現鵝蛋和海參，這真太隆重了！

又一次，洛甫先生約便飯，桌上竟會有火腿，後來我告訴金城祕書。金同志驚訝的說：「火腿？我們的耳朵有幾年沒聽見這兩個字哩！」

九 戀愛的游擊戰

在邊區，男女的地位是平等的；大家都有獨立的工作，大家都為民族服務，共同負起抗敵的使命，婦女不再被禁錮在家庭的狹小的樊籠裏。她們也走出廚房，像男人一樣地以智力與勞力

獻役國家。這裏，每個女性都是挺起胸脯的中國新女性。除了女性生理上的弱點是無法克服的而外，男女真是再沒有別的畛域。

外邊有人誤會邊區的男女關係，一定是很隨便的；以為大家拉拉扯扯便爲夫妻，吵吵鬧鬧又散了夥。從前，蘇聯當革命初期時，有所謂「一杯水」的故事。這就是說，男女的關係簡直隨時得如同一杯水，大家如果高興都能任意喝。當然，這種情形在邊區和過去的蘇聯，都是不能免的。有些淺薄的人，將戀愛看作兒戲，以為隨便的離合是「自由」是「解放」，而謬指結婚生活是資本主義社會私人佔有的行爲。因此，今天和這個好，明天又和這個惱，惱了再和別個好，而美其名作「戀愛的遊擊戰」。這種放縱的恣行，現在已受到嚴厲的指摘了。固然邊區的女性都是前進的熱情的，豪放的，和愛好自由的，但是她們並不像外邊人以誤會的那樣「隨便」。

結婚的手續的確簡單而不拘形式，男女雙方祇要互相同意，便可以向政府登記，結爲夫婦。他兩或許因職務的羈範，不能天天在一起；所以，平時是勞燕分飛，各人每晚住在自己工作機關或學校的宿舍裏，唯有禮拜六的夜晚，纔允許他們在外面過夜。這一晚，真如同「一刻千金」的「春宵」！

一〇 鬧元宵

上元節燒燈故事，多出佛書，唐以後漸成風氣，西京新記載：「京師街衢有金吾曉暝傳呼，以

禁夜新，唯正月十五日夜，敕許金吾弛禁，前後各一日，以看燈。」上元詞云：「金吾不禁元宵，漏聲更莫催曉。」又古詞云：「况今宵好景，金吾不禁，玉漏休催。」一直到了北宋末造，金人入寇，外侮日深，國勢荏弱的時候，而京都的上元風光，依舊是「歌舞百戲，鱗鱗相切，樂聲嘈雜十餘里。」然而，這比起盛序時燈夕的侈靡情景，已經算是簡單的了。

那天晚上，延安大街上兩旁的店舖都在廊簷下紮彩張燈，過了酉刻，索性連門板也掩上，在門口列着幾排長凳，留作觀燈的座席。我們從城外回到旅店，正想走出去吃晚飯，招呼店夥替我們鎖門，誰知他們也都去看熱鬧了。飯館灶上封着火，滿街全是看燈的人。我們既無處找飯館果腹，祇好也跟隨衆人後面，忽南忽北，恭候花燈行列的過市。

朝代幾經變革，而民間的習俗，還是舊制不廢，在長安的幾天，入夜後街上已經有些「燈燭熒煌，蕭鼓間作」的元宵風光。鄭伯奇告訴你，這是西京一帶相沿的風俗。想不到到延安後，又在這邊城，重見太平盛世，午夜笙歌，春風燈火的舊日遺跡。

一羣小孩擁着三五個開道的鑼鼓吹打手，老向我們立的地方來。後面便跟着許多花燈和雜耍，以及絲竹管絃，高蹺，舞獅的演技者。花燈好像並沒有江南所紮的美麗。舞獅的技藝如果和廣東的比較，也未免是小巫見大巫，祇是高蹺倒還可觀，蹺棒約有七八尺長，蹺蹺的孩子走路快的時候，連我們兩條腿也追不及，音樂總嫌太單調些，老是「烏拉烏拉」和「咚咚匡」的交響。

尤其是幾個壯漢所扮的鄉下婆娘的扭妮模樣臉上打滿厚厚的白粉，學着三寸小脚的蓮步，看了真叫人想嘔，可是老百姓却最愛這一套逗引他們笑得合不攏嘴。我不歡喜秦腔牠的聲調太高亢刺耳，而缺少韻味，聽來總覺太不舒服，在西安時，我曾經到易俗社聽『陝西梅蘭芳』王天民的戲，就不曾給我什麼好感。這次延安鄉下人所表演的是一套男女調情的俚詞。他們三百多天來積壓的苦悶，都想在一晚上發洩盡。延安的空氣，在平時是沈靜的，只有這一夜才是活躍而狂縱的。

夜闌人靜後，大街上又恢復往時的岑寂，剩下清涼山上那一輪孤獨淒清的月，照着古老的城簇，和一個懷鄉病的旅人的心。兒時的夢憶中的情景，又在眼前閃現着，但是那可愛的魚米之鄉，今夜却在敵人的鐵蹄下被蹂躪着呢！

一一 上帝的子民

從前巴黎晚報有一位記者，曾經到赤區去訪問當時蘇維埃中央醫院的院長傅連璋氏，後來便發表過一篇很生動的通訊，記述傅氏參加紅軍工作的經過。我到了延安以後，忽然想起這位虔敬的上帝的子民，一面就探詢他的下落。有人告訴我，他同紅軍大隊由江西一路隨征，跋涉二萬五千里，現在也平安的來到延安了，我聽見這消息，真高興極了，恨不得立刻就找着他，緊緊地握住他的手，來表示我對他的敬佩。恰巧，這時國聯衛生醫官葉墨博士來陝北考察衛生醫藥

狀況，傅氏忙着招待客卿，我也天天奔波不定，把這事竟耽擱了多日。

有一天早晨，我們上邊區醫院去參觀，傅氏出任招待。我們畢竟會見了。

傅院長是一位身體欣長而面貌清癯的中年人，在他的說話中仍舊含有極重的故鄉的閩音。他領導我們各處參觀。從病房，診療室，手術室，配藥間，一直走到他的辦公室兼臥房的窯洞。這些窯洞佈滿了半座嘉積山，往最高的窯洞口外可以俯瞰整個的延安縣城。

傅院長告訴了我們陝北民智落後，科學設備欠缺，和醫院慘澹經營的艱苦情形。

這裏的老百姓是從來不知道醫藥的作用的。他們不相信醫藥可以治病。他們有了疾病，祇是用原始的方法求神問卜，燒符籙，吃仙方，每年不知有多少活生生的人，枉死在這不必要的犧牲之下。傅氏拿基督傳教的精神來說服愚昧的民衆，在他們中間樹立了科學的光明基礎。可是這裏的情形的艱難，真不如外界所能想像的。要一粒金雞納霜或阿斯匹靈，也必須往八百里外的城市輾轉輸運進來。許多疑難的病症，因為醫院沒有良好的設備，不能用最妥善的方法來醫療。這裏沒有X光，沒有太陽燈。物理的治療和病象的解剖，根本沒有辦法。而且，醫院對一切病人都予以免費的，邊區政府又那樣的窮困，傅氏卻不顧成敗利鈍堅苦的奮鬥下去，這種偉大的精神的動力，就是他那博愛的宗教的熱誠和信心。

我不能說傅氏僅是邊區唯一的基督徒。不過，基督徒在邊區地方却的確很少。傅氏不像那

些做帝國主義先鋒的宗教牧師，替主子執行命令，麻醉殖民地的大眾的意識。他不利用他的職務來宣傳宗教。宗教信仰僅然是他個人私的事務。

他說：「我覺得出產主義和中國共產黨的行動裏，並沒有和基督教義衝突的地方。我參加紅軍工作這許多年，我到現在還是一個基督徒，而不是一個共產黨黨員。我相信祇有實行共產主義的真髓，纔能實現耶穌基督博愛平等自由的理想！」

後來，我的一位同伴犯了感冒症，傅院長立刻趕着夜晚進城來親自診視這不要緊的「微恙」。我也更知道了一些關於他的生平。

說起傅氏的參加紅軍，真是一樁有趣的事，他原先在汀州創設醫院。剿共軍事時期，國軍經常時把傷兵送到他那裏去醫。後來紅軍進據汀州，很多受傷的紅軍也投門求診。他因此漸漸了解紅軍的情形。等到紅軍退出後，國軍根據這事要嚴重查辦他。他說：「我做醫生，對任何病人都一視同仁的，我是基督徒，對任何苦難的人，都博愛無偏的。」結果，這位忠厚傅醫生不得不在一個深宵偷偷的溜進蘇區，追蹤他那理想中的光明去了。他的醫院產業被充公，慈親和妻孥都被扣押，現在剩下一個孤零的人漂泊在四方。他臨走時，還欠了人一筆小小的帳目，直到如今還未能清償，這是他生平自引爲遺憾的一樁事。

庭院中榆樹的枯枝上，棲息着一對哀啼的鷓鴣，多麼撩人離緒呵！
延安，你笑着看見我們來，又愁着送我們走。我真不忍就這般的離別了你。
我還記得抗大一位青年寫給我的小詩：

我們終日裏，

跳躍，

歡呼，

奔跑。

沒有愁苦，

也沒有浮華的夢想。

在我們底

熱烈的胸膛裏，

祇記住

——緊張的學習！

.....

舉着偉大的拳頭，

我們要掀起革命的洪流，

從這城池

改變大地的質量。

.....

我們在工作中，

尋找真的快樂；

在實踐裏，

磨鍊我們的智能。

大眾的行列，

用震撼天地的音流

向世紀的高峯前進！

.....

朋友，

我告訴你呀，

「我愛，

我愛延安

我愛這座自由的城！

他，真寫出了我的願望。

我們終於無情的攀上車廂，「啾」的一聲走了，在身後留給你們的是一片迷茫塵沙。

在離城一里半路途的田間，上來兩個商賈模樣的鄉下人，立刻被檢查哨的銳利的眼光擒住了，他們飛步追趕我們的車。車畢竟停住了，一查明這兩人是沒路條的，馬上就由哨兵將他們帶走，司機也受到嚴厲的警告。

「同志，對不起。我是不知道這裏的規矩，才第一回從西安來的呢！」司機惶恐地吐出這樣的遁辭。我知道，上次來的車，也是由他駕駛的呢！

司機的「撈外快」計畫失敗後，悻悻的開足速度走了。

同伴們一路上先後頭暈吐瀉，到達甘泉打午尖的時候，祇剩我一個人踉蹌的吃着煮麵條。到中部，已經入暮。我們本來可以在這裏歇，但是司機祇顧摸黑往前趕路。這樣又疾馳了六十里，在夜黑風高的時候，才抵達宜君。車頭兩盞乾電石燈，放出猛烈的白光，逼射着闔閉了門的城樓。我們遞進護照，等戍兵驗明了，然後才開城。這回是住在一另新開張的飯館內，一張大坑上，可以睡二三十人，有些從南來的旅客，已經先佔據着一角，呼呼地酣睡。屋子裏充滿了煙，那是燃

燒坑的木柴所發出來的，烟燻得人不住地噏咳，還有一股蒜臭和汗酸味，往鼻孔內直闖，我不知道是什麼辰光入夢的。

第二天清晨，當乘客們都上齊了車，司機才揉着惺忪的眼趕來，我們以為這就可以順當的開車了。哎，誰知還有一大段磨折呢！

「各位請先下車！」司機伸了伸懶腰，等待我們的回答。

我以為是車沒加油。可是，司機說完話後，便去招了幾名搬伕來。「這是什麼事呢？」我疑惑着。

「喂，什麼事呀？」一位軍人問。

司機傲慢地冷眼瞧着他，自顧打發伕子扛着許多口藤袋想往車上搬。大家沒有人下車，藤袋祇好擱在車邊。司機喝着伕子抬上車，因為沒人肯讓出地位，終究毫無辦法。

「喂，你們下來不下來？再不下車，車今天就不開哩！」司機火了，眼珠射出凶光，橫掃着每個人的臉。

「那末，你為什麼早不裝呢？昨兒晚上閉着幹嗎的？等大夥上了車，又喊人下來，太不講道理哩！」司機的橫蠻，激起大眾的公憤。

我望着押車的兩位軍人，他們始終一聲不響，我憶起昨晚司機的大請客也有這兩位，我又

想起爲什麼司機一定要開到宜君才過夜。覺得事情好笑，而衆人又不堅持，我當然祇有屈服哩。大家下了車，司機命令伙子我客人的行李都堆在一邊；然後一袋，二袋，三袋……十九袋都裝上了車。司機唧唧咕咕地和一個商人耳語，商人偷偷地掏出一捲鈔票塞進司機的衣袋。司機臉上浮着勝利的微笑，車現在開動了。

有人從蔴袋的隙縫，張見裏面的玉蜀黍。蔴袋承受不起人的壓力，玉蜀黍像沙一般的從裂罅中傾瀉到車板上。等到晌午我們抵耀州的時候，剩了半車玉蜀黍和十九隻空癆的蔴袋。

到了西安，我將行李卸下來。被包，面盆，漱口盃，皮鞋……裏都有一粒粒琥珀似的小圓珠。

一九 黃色列車

夏將曙

——歸蘇小記之一

是一個陰霾而寒冷的日子，一輛汽車把六個旅客由北四川路轉灣抹角地帶到了新北站。懷舊的情緒使人想起戰前輝煌喧鬧的車站，那麼擠着許多人的，洋溢着快樂的，或淡淡的別緒的空氣；還有脚伏的呼喝，汽笛的尖鳴，以及千萬顆來來去去躍動的心。現在，這些早成爲「好的舊日子」中的記憶資料，自從侵略者開始在這個國家中掀起戰禍以後——

北四川路冷靜得可以，難得有幾個穿和服的日人看見，在老靶子路口，一個武裝的日軍無

聊賴地捫起了槍在附近躑躅，在這樣淒冷的環境中，是容易令人起思家病的，也許這兵士在國內是一個善良的農夫，也許是一個安份的商人？爲了這次「中國事變」，不得不拋棄了自己的妻子兒女，離開自己的國土，到這樣一個荒涼區域，在寒風中孤單地站立着。汽車在這裏駛過時，也照例的停一停，他看也不看，就讓這幾個中國客人悄悄地過去。汽車折入虬江路，於是盼望中的新北站呈現在旅客的眼前。

多麼淒涼啊！那麼一所低矮的木屋，如其沒有一排人挨次在眼裏買票，怎麼知道這裏就是「上海驛車站」？六個旅客也雜在那一串人中去買票，在一個玻璃小窗口向着裏面一個穿憲兵制服的××人講：「到蘇州去的三等票。」

旅客接到了車票，隨手拿起放在地下的兩包行李，經過查票的，慌忙把頭上一頂呢帽拿在手中，免得受到吆喝。走進車站，踏上穿過鐵道的大橋，一面欣幸沒有被檢查，一面還在找尋同伴，六個旅客招呼了在一起，踏上這孤零的一列黃色車輛。

行李安置好了，坐下來，像先到的那許多旅客一樣，低着頭默默的等時間過去。

黃色列車悄悄地移動了，有幾個旅客已靠在窗上頹然入夢。眼中所見的是殘瓦，頹垣，頹垣塗着仁丹的廣告，荒涼的人家，荒涼的田疇，田疇中長了無數枯黃的蔓草，舊時的耕農早在上海的戰役中犧牲於侵略者的炮火了。是江南多膏腴的土地哪，而今成爲闕無人烟的沙漠。旅客想

起了戰前他在這條鐵路線上的最後一次到上海來的時，那時戰爭雖沒有爆發，但也非常的緊張了，車站上站着許多國軍，等候車輛東行。田畦中農夫往來很忙，看結實的稻穗，等着快要秋收了。茅屋中處處有炊烟飄出，黃狗看見了火車的影子，迫着狂吠，看得車中人都笑起來。有一對青年男女，想來是捨棄了可愛的家而逃難的吧，蹙着眉峯低低的談着，連坐在他們旁邊的人都聽不出講些什麼，也雜在衆人的笑聲中向窗外望了一望，微微的表示了一絲笑意，以後又沉默了。在他們心底，想起的，應該是一個不可知的命運將要來臨。

火車經過青陽港橋時行得很慢，損壞的橋基還沒有修好。河水綠得可以，靜靜地流着。河上曾經有許多游艇，和許多划船手的蹤跡，在春秋佳日，河上充滿着笑聲，青春的活氣；然而在魔手的暫時佔領下，青陽港輝煌的日子，像失去的煙雲，已不可捉摸。鄰近鐵道的花園飯店，彈痕累累。看不見往時的翩翩裙履，聽不到幽雅的琴聲。一座洋樓早成爲荒涼的廢堡，只剩舊時的月色，照出它的淒清和孤單。

全車廂靜得鴉鵲無聲，有輕微的盹息自隔座傳來。「掌車」的皮靴聲特別來得響亮，在穿道中高視闊步的來往。旅客偶不經意，把一隻皮箱擱到穿道上，立刻受到了呼斥：

「放到裏邊去！」掌車的以不純熟的上海白同旅客講。這裏的旅客都知道服從是最好的。「王道」因此受到了呼斥的那個中年小商人，一聲不響的把皮箱拖進來，墊在腳底下。

火車在崑山站停下，有少數旅客上下，車站上的憲兵拿着刺刀怒目相向，對於列車上的非武裝的平民，他們是更其顯得威風了。在戰前，火車每在這個站點停下時，常常有各種熱鬧的聲音：如小河中輪船的鳴聲；賣饅頭，五香豆腐干的呼喊；行李起落的巨響；高聲的談話；孩子的哭；……旅客在這裏惘然於往昔的喧攘，那個僵了背，叫賣饅頭的婆婆呢？每次每次她走過車窗高喊時，旅客總要以同情的心情，探手窗外，買兩個饅頭，儘管肚子非常的飽，並不是在需要喫些點心的時候。

過了崑山，旅客的目的地快要到了，可以望見明艷的太湖，這裏是水族鱗介盛產的淵藪。即使這些漁澤之利吧，也是悲慘地落在侵略者之手中。

火車再拖得遠去，旅客望見了寶塔，心中一動，到了。這久不見的故鄉，她不知憔悴得變了怎樣一副面目，旅客想起了幼時所讀的詞句：「未老莫還鄉，還鄉須斷腸。」詞人輕微的嘆息竟被旅客證實了，因為車一靠站，有一個小商人想佔先出車站，被穿皮靴統的兵當面一巴掌，小商人鞠躬而退，排到最後面去。穿皮靴統的露出一絲猶笑，顯得非常得意，中國人又被他侮辱一次了。旅客覺得有些不忍，低頭很快的走過了那兵丁的所在。

故鄉是一座古老的城池，原先以山明水秀，文物茂盛，而被稱爲天堂的。這裏，是都市的鄉村，而又是鄉村的都市。上海或南京的遊客，都願意趁春秋佳日到這樣一個理想的「鄉村」來住幾天，吃些精緻的菜肴，而在歸去的時候，除了行篋中滿裝的土產外，往往還帶了幾聲「軟語」，學舌的時候，是一分喜悅，也是一分到過天堂的驕傲。而真正的鄉下人呢，他們歡喜上城來，賣掉了青菜，山柴，魚蝦；把換來的錢在城中買一些青布，洋火香燭之類，有的還在小酒店中飽餐一頓，以一個微薄的醜顏。踉蹌踏上歸途，還要笑着說：城裏的路燈，不及田野間的月亮清明。

這些是太平時代的景象，到現在，在一個經年未歸的游子眼中，故鄉是變了——必然的，因爲這裏也經過戰爭的殘暴之賜予，且被蠻性的魔手把佔住，幾乎連維持生命的一些呼吸都要割斷了。就以環繞着城牆的運河來說吧，河上清爽得連小船都不見。在往年，應該是帆檣如雲，河塘上多繹夫的酬唱，以及船家因來去船隻擠軋而引起的破口大罵。每一次火車到站，總有三四百個乘客在這裏下來，候在站口的人力車招呼他們；於是在沿河的石砌大道上，就多轆轤的車聲，拖上跨過大河的廣闊的橋樑，穿過城門洞，各向大家的歸程前進。

這次歸來，那些興盛的景象已成爲記憶中的昔夢。看到的，是一些冷酷的故事：到城門洞時，一塊木牌矗起着：「旅客在此下車，鞠躬行禮，步行入城。」城門洞口站着一般黃色衣服的兵，拿

起了插上刺刀的步槍，對每個行人猶視着。行禮，表示打從這城門口經過的人民是「良民」，而還同×軍「親善」；鞠躬行禮，就是親善的表示呀。旅客跟每個人一樣，雜在人叢中，在城門口對着這武裝的兵士，彎了一彎腰，見到的，當然是昂然的傲色，是以征服者自居的對於非武裝平民的輕蔑！誰敢在這裏違拘呢，這裏全是侵略者的勢力，忍住這口氣，留着的將來總清算罷。進城，行李經過檢查，是中國警察，不大留難你，而且他還要指點旅客：「走過那邊的警察所，也要行禮。」進城者都遵囑做了，於是再踏上人力車，各奔前程。

在到達的巷口，囑人力車停下，隨手給他一張五角鈔幣，要他找還三角：車價是兩角錢。

「呀，這是軍用手票啊，現在行使這種鈔票？」旅客接到了車夫的找錢，不自禁地說出來。

「先生，你還是頭一次到這裏來，現在是××的勢力，誰敢不用這些東西。上一次，也是一個拉車的，拖了一個×兵到閭門，給的就是這種貨色，拉車的不敢接受，那個××兵，嚇，」人力車夫頓一頓，把袖口揩一揩嘴唇上的鼻涕，繼續說，「立刻兩記耳光，還踢了一腳，把拉車夫的踢倒，自己就這樣跑開了……」

街坊上雖然不熱鬧，但也並不冷靜。還掛起五色旗，每家一面，冷清清的臨風飄展，對於一個自上海來的旅客，這是多麼刺激的一個景象。還有使人難過的事，門上貼起紅紙條的春聯，是由警察局來通告而張貼的，細細一看，寫着這樣的字句：「抗戰長期土盡焦，和平早現人皆樂。」該

是走狗們得意的傑作吧，但城中的居民，就是這樣被麻醉的。

穿黃衣服的兵士成羣結隊在路上躑躅，看見店家陳列着心愛的東西，就想以便宜的價錢買來；如其不肯買，甚至會拔刀相向，露出原始的猙獰面目，店員早猜透了來者的用心，故意嘻皮笑臉，裝出事奉的媚態。兵丁掏出了烟捲，店員立刻去找火柴，（是日本廠商製造的火柴）恭恭敬敬的劃了，讓他吸煙。兵士大都喜歡帶眼鏡，有時會在店家坐下來談談。

在城中心的一家烟紙店中，來了一個青年兵士，買十枝香烟，給了店中一張十錢的軍用手票後。坐着討茶喝，而且攀談起來了，操着生硬的中國方言：「你叫什麼名字？給你看我妻子的照片，她住在鄉下。當兵的很苦，在中國孤單又冷靜，願意和你做一個朋友。」店員只能對他笑，深知「思家病」使這個兵士恢復了理性的申訴，即用媚態敷衍，把他恭送出門。

有時自伙兒會在街上動武，譬如說看見了一個藝妓，坐在人力車上招展而過，兩羣黃制服的先是嘻笑，呼喊，隨後讓這個美麗的影子翩然過去，發生了議論，以至於爭執，結果就動起武來。刺刀是人人佩帶的，於是造成流血案件。聚了許多同樣的人在旁邊看，不動手也不勸阻。流血的那個還不甘示弱，預備以刺刀還擊。往往在相持中，來了他們巡邏的馬隊，把兩造帶進去，監禁三四天，放了出來，還是在街坊上吵擾，惹事。

各種商店都有類似的招貼掛起來，寫着大免強，大賣出的告白。假使旅客因為少見而多怪

起來，店中人會笑着給你講，「這是東化。」「東化，」這怪難聽的名詞，城中的居民已非常熟習於異邦人的口語，當他說出「東化」兩個字來時，顯得多麼自然與流利；這裏，真成爲另外一個世界了嗎？因爲看見的奇怪文字，多得不勝枚舉，揀記得起的說來，有山下時計修繕屋，柳村寫真館，別嬪洋食堂，東吳映畫場……

一些熟習的街巷中，常見倚門賣笑的女子，專門招引兵士進去「慰安」，他們也學得一些口頭語，足以應付光降的兵士。侵略者素以調笑，侮辱稱長，即使在一個爲生活所迫的賣笑的女子身上，他們也極盡其欺侮與凌辱，他們忘記自稱的「王道」，顯露的往往是一副貓惡的醜臉。

住在城中的居民，還是保持着傳統的雍容態度，抱了「世事於我何有哉」的哲學，耽溺在安逸的迷霧中。他們也可憐得很，得不到正確消息，不能作任何活動，在「軍特務部宣撫班」的麻醉下，逐漸沉淪於奴隸的濁流中。許多受過高等教育的青年，有意無意的去當一名「僞員」，遇見了新自上海來的熟識者，却苦笑地說：「爲了生活，不得不去混口飯吃。」有一個哲學家說過一句好聰明的話：「我們在歷史上所學習到的，就是我們沒有從歷史中學到什麼。」因此，侵略者可以肆意橫行，造成歷史上更殘暴的一頁；奴性的人民會忘記痛苦的受難，覘顏事仇，忘記了歷史所昭示於後人的愛國故事！

以一個經年不歸的旅客，踏進了自己破碎的家園，真有無數不順眼的事，使他的心沉重起

來，尤其和昔日的太平景象相比之下。戰後，古城就是這樣的蕭索與遲暮了。

二二 跋扈雜拾

夏將曙

——歸蘇小記之三

回到這蕭索而遲暮的城市中，彷彿成爲一個陌生的客人了。破碎的家已祇剩一個空的軀體，心愛的書籍與日常所用的衣服什物早已給人拿去作「永久的保管。」街巷中冷靜得找不到一個人影子。於是就在一家熟識的人家作了一次不速之客——在他們家裏安頓下來。以一個多思而敏感的心智，這情景有點像做夢——何以會在這所屋子中住下來的？而主人的多情與優遇，將成爲生命史上永不能忘記的一頁，就是過了多時的現在，執筆寫這篇行紀時，還覺得要表示由衷的，深深的謝意。

歸蘇的第二天，就去訪問一個在戰中受難的友人的夫人。一些憤怒，辛酸，怨恨的生活經驗，幾乎全在她慘白的面容上表現出來。這就是代表「蠻性的蹂躪」之一例，使後死者深知血的仇恨要用血的犧牲來報復，這裏用文字來表達受難者的苦楚，恐怕還不及他逝世時對妻子那講的切實：「記着，我雖然被他們打死了，但決計有人去還擊他們，以至於我們完全勝利。」

事情是這樣的，當華軍還沒有退出蘇城時，日機差不多每天飛來偵察，投彈，散發傳單，一天，

大轟炸開始了，在城南活動的敵機一共有十二架，機關槍掃射與炸彈投擲的目標正是一些平民住宅。

年青的丈夫聽到了繁密的機關槍聲與爆炸聲，非常鎮靜，知照妻子與兒女趕快逃入預掘的地窖中暫避；自己呢，想穿出後門幫助搶救在他鄰近傷兵醫院中的無數受傷中國士兵。

事情是這樣的不幸，剛剛跑近院子，一架飛機恰好從半天竄下來，預備投擲炸彈。望見了下面蠕動的人立刻以緊密的機關槍密集掃射。

年青的丈夫這時正匍在屋簷下，想等飛機過了走到後門口去。他一些也沒有恐懼，擔心的却是那些傷兵們——不知道會發生混亂嗎？機聲漸漸去得遠了，想提起腳來跑，忽然沉重得抬不起來，向地下一望，大腿上的血正汨汨地流出來，看見了血，同時感到了痛楚。他僵仆在門檻上，昏過去了。

妻子聽得飛機聲遠去，從地窖中出來，一頓午炊還沒有燒好。剛剛穿身出來，忽見裏面塵灰飛揚陽光滿地，——三間平房全被炸彈所毀，自瓦礫堆中望見灶間前面有一個男子在呻吟，是她的丈夫！她再也不能顧到還在天空中迴旋的飛機，急速奔到裏面，把倒在血泊裏的（這時，大腿上的血已流出很多）丈夫扶起。他半張了眼睛望着妻子，望着天空，再望望後門，於是作了一個苦笑，眼皮又瞓上了。

經過了一度的紛亂，相商與思慮後，年青的丈夫總算送往在附近的縣立醫院施行急救的手術，在醫生的嚴密檢視下，知道不但大腿受傷，而且左肋骨上也有彈片的射入，深埋內腑，是致命的創傷，年青的丈夫現出和平的笑容，雖然未經醫生說明，他已預知死神的來臨，和這個恐怖的世界即將告別。

妻子在暗中啜泣，捱過一分鐘的時間像捱過一天這樣的難，丈夫還一度清醒過來，關照她趕快回去逃命，城中不是安全的地方，還是到鄉間去。「不要想起我，終究要死掉的！國家最後勝利的希望，就是你最大的慰藉。」語音說到這裏略感拖滯，以後就聽不出什麼。一個青年，就在魔手的殘暴下，像螻蟻一般的被蹂躪死了。

他們的家在城南算是敞大的了，而此去所見，却是面目全非，屋子變成曠地，人物已登鬼錄。妻子忍住這切齒的恨，扶養着兩個孩子，她已有很好的計劃，預備使她的兩個孩子長大後加入陸軍和空軍，「我願把一切犧牲掉，貢獻給國家。自從丈夫死了以後，只有國家是我愛的對象。因此自己的兩個孩子，也要讓國家儘量利用他們。」

在古城中住了三天，每個夜晚和借宿的主人深談到半夜，聽到的就是許多慘烈的故事。住在城中的居民已經對於這些消息視同慣常，不以爲奇；但是對於一個初來的旅客，在一個愛與憎的判斷非常明顯的人的眼中，這些都是駭人聽聞的消息。有許多「壯丁」，（只要看你是否

剃的光頭，走路時是否像開步走的樣子而斷定。後來，因此有許多青年人都留髮蓄鬚起來。被
抓去審，是否當「遊擊匪」。家中是否藏槍，言語支吾的，用排槍掃射死。

三天的逗留，真如一瞬這樣的快，古城中的一切，似乎不再有什麼留戀之處，匆匆就想回到
上海來。雖然有一肚子的情厭，但當和這可愛的故鄉告別時，禁不住心底暗暗的祝福，「讓許多
潰爛層在抗戰的大熔爐中消滅掉，重踐故鄉的泥土時必然的將見到絢燦的，光明的花朵。」

到了上海以後，寫信回去給借宿的人家謝了他們招待的厚意，并問起城中的安寧。回信說
是天天有炮聲聽到，潛在的危機隨時可以爆發，「這裏是一個一無保障的城市。」
讀完來信，想起這次不平凡的旅行，心頭又有洶湧的思潮起伏着……

一一一 昆明剪影

楊亞寧

昆明是我的第二故鄉，我在昆明快要十年了。如果有人問我抗戰以前的昆明情形怎麼樣？
那我將毫不遲疑地應之曰：「戰前的昆明是一座荒涼的古城。」

在抗戰以前，昆明祇有一個省立大學，祇有兩三個文化團體。刊物呢？沒有健全長命的。工廠
呢？沒有規模宏大的。報紙呢？像樣點的祇有「雲南日報」和「民國日報」——而且星期天他
們照例不出版。銀行呢？祇有富滇新銀行算是最大的一個。

人。
在抗戰以前，昆明雖然是個「市」，但實際人口却未滿十五萬；而且百分之九十五是雲南

每天，由馬市口到金馬街，差不多天天看得見這家大減價，那家大放盤。充塞着行人耳朵裏的是：小販們叫「買鹽炒瓜子」和「雞蛋捲一文兩個」的脆弱之聲。

街面上往來頻繁的祇有「黃包車」。汽車固然少，單車也不多。

夜晚了，繁盛的馬路上炫耀着刺人眼目的霓虹燈，震響着惱人的「桃花江是美人窩」和悶人的「哭一聲林表妹心如箭射……」

真的，抗戰以前的昆明是荒涼的。在國人的腦海裏，昆明跟迪化，同樣地是一個生疏的地名。然而，變了！變了！蘆溝橋的抗戰砲聲轟隆地一響，荒涼的昆明便一天比一天變樣了，一天比一天繁榮了。一向忘懷昆明的人們也一羣羣地湧流到昆明來了。昆明已經形成後方重鎮了。昆明已經變為西南文化城了。

這是我們抗戰的收穫啊！

昆明真的已經繁榮起來了！昆明的人口已經超過二十萬了。

每天，沒早沒晚的馳騁在街頭的，有大汽車，小汽車，摩托車，馬車。

在交易場合，在茶鋪酒館，南腔北調，冶為一爐。使昆明本地人的言語也受其感染而變音了。

在四郊，一列列校舍開始動工了。一排排工廠建築起來了。一條條大路的路基修築起來了。如果你每晚散步到緬緝公路的附近的話，那麼映入你的眼簾裏的一定是一隊隊運輸汽車，那裏面裝載着的盡都是直接有關抗戰建國的寶貴東西。

在市內，中，交，中農以及其他公私經營的十多個銀行先後開幕了。二三十個旅館也一個跟一個開張了。十多二十多種刊物也一種跟一種出版了。大學和別的學術團體也紛紛搬來了。救亡團體也紛紛成立了。戰時文盲學校也紛紛開課了。一屆屆的救亡歌詠公唱舉行了。一次次的抗戰話劇在舞台和街頭公演了。一回回的抗戰漫畫在室內和街頭展覽了。暑天過去了，到處忙着爲前方將士徵募寒衣。冬天過去了，到處又爲戰士勸募戎衣所奔忙。獻金呀，募捐遊藝呀，救國公債呀……也接連地在昆明市風起雲湧地進行着。

街面上，新鮮的賣報聲音，代替了陳舊的小販呼號；動心怵目的抗戰漫畫和壁報，消滅了減價賤賣的商標；夜襲的威脅，取締了妖豔的霓紅燈；「抗戰進行曲」代替了「桃花江」；「示威歌」代替了「弔瀟湘」……

熱情的救亡戰士們，不分晝夜地奔走着，活動着，怒吼着，恥辱的「五九」，沉痛的「九一八」，悲壯的「一二八」，偉大的「七七」等的紀念日，昆明的男女青年，不是擴大遊行，便是募捐公演。他們從來不肯輕輕地放過每一個有關抗戰的紀念日。

今年「三八」節，昆明的姊妹們也決定擴大的舉行紀念，發動空前的市街遊行。

值得紀念的三月一日，相距千里的重慶和昆明也直接通話了。再過四個月，敏捷的自動電話也將替代了呼應不響的昆明有線電話。

是的！昆明已經在抗戰建國的洪爐裏鍛鍊得變樣了，進步了，繁榮了，怒吼起來了！

四年前，蔣姓員長初次蒞臨昆明的時候，曾經說「要將雲南建設為工業中心區」。當時人們是疑信參半地傾聽着的。因為整個雲南還沒有脫離手工業生產的階段，沒有機械工業的相當基礎，怎能過渡到「工業中心區」呢？

然而，領袖的預言畢竟是正確的。抗戰雖然還未滿兩年，但「工業中心區」的雛形却已經在昆明建立起來了。

除了有關國防的工業不便詳細報告外，在昆明，不久將有二萬五千錠的紗廠開工，原來祇有五千錠的昆明紡紗廠不久也將擴大至一萬錠。中央化學玻璃廠亦已派人來昆明籌設分廠。上海民豐造紙公司也決定在昆明設造紙廠，今年七月內開工，每天可出新聞紙五噸至七噸。其他各種輕工業在昆明已開工或未開工的還很多。

龍主任二月二十七日對駐省軍官訓練中，有一句話是：「再過一年後，一萬萬基金的機械工業將在雲南建立起來了。」

這種工業的發起人分四種：一是中央投資的；二是雲南省政府投資的；三是中央與地方當局共同投資的；四是企業家投資的。

昆明不但是「工業中心區」，即商業運輸業也日趨繁榮，變為未失陷後的廣州模樣了。昆明不但形成了「工業中心區」，昆明已經轉變為新的文化城了。

以前遠在北方的北大、清華、南開等大學也以「西南聯合大學」的姿態遷到昆明了。中山大學也遷來了。同濟大學也遷來了。國立藝專也遷來了。中央研究院也大部分遷來了。此外遷來昆明的還有：中正醫學院，唐山工學院，北平研究院，北平地質調查所和靜生生物調查團，華中大學，國立醫術專校，北平圖書館，國民經濟研究所通訊處，營造學社，化學分會等等。打算來昆明設立分廠的還有中央電影攝製廠。

中蘇文化協會主辦的俄文專修學校也在昆明成立分校一所，並且已經開始上課了。雲南文協分會，劇協分會和雲南歌詠協會等也先後在昆明成立起來了，推動工作了。開時事座談會，開學術演講會之類的消息，差不多天天披露在報紙上。

抗戰後在昆明產生的書店有：（一）生活書店分店，（二）讀書生活出版社分社。新和書店現在亦已派人來此籌設分店了。

看吧！抗戰的烽火，已經把昆明燃燒成文化城了，已經把昆明鍛鍊為文化新陣地了。

一三三 夜行剡溪程上

駱賓基

剡溪是一條帶形的河流夾在麥地間，晝夜不息地流着。水淺的地方，發着泔泔的悅耳的音樂，尤其是深夜，在星輝下催眠似的獨唱着，慰藉着旅客們爲煩惱所淤塞的胸懷，輕輕將他們誘入睡鄉去。

航船上除了前艙的販賣商還在高談闊論的旅伴，差不多已完全止息了他們的腦子，挨靠我的一個富陽造紙師，鼻子打着高亢的雷——吼——吼——吼。

「乖乖的……真要命。」響聲一高，我就故意用力擠一擠他的膀子，企望他微動一動身子，來舒展一下吃力的呼吸。

真的，立刻剝聲會低次下去，然而接着是一陣使人聽覺麻癢的格格格的咬齒聲。過後，側轉身了，才可以極清晰地聽到浮在溪流聲間的輕微喘吁。

可是前艙又傳來放肆的喧笑：霍……霍……霍……霍……

於是我坐起來，摸索着點起一支香烟，吸着。

「吼——吼——吼——」那個富陽造紙師的鼻剝，重新一步步沸騰起來，像在竈火熊熊下煮着的滾水。

索性站起來撲着什物堆積間的甬道，坐到艙板上，我打算睡了。

稀星佈滿了夜空，四圍靜靜的。水流聲更嘹亮的謳歌了。掌舵者的瘦小黑影，在船尾寂寞無聲地幌着。縱目遠望，伏在夜羽下的沿岸村莊，麥由竹林，古道……在寂靜的氛圍裏現出模糊不清的輪廓，不知多少里程外，飄蕩來一聲兩聲的犬吠，而遠處回響着。可是前艙的雜亂交談，並沒停下來，且散漫而毫無倫次的繼續着。

「回屋裏廂作啥咯，一月兩三角洋錢壯丁費，操那個娘，去年秋天，老四的三兒子，都給抽兵抽去了，對咯，就是廟前的那個寡婦。」嗓子嘎啞，且帶着新昌口音。

「我認的她，誰不知道她的出身，年輕時沒斷了妍頭。」語音有點魯莽。

「那回我忸蹲在屋裏廂，險些沒抽出去打鬼子，可不是，剛過陽歷年嗎！噢——出來整整一年哉。」

「那老寡婦作生啥活，兒子在軍隊裏，可有信通通消息？」

「我跑出來再沒歸去咯，他們誠心要想抽壯丁時候，把我帶一筆——還有誰！除了吃白食的藤洪發，他當副保長哉。」

「就是薛洪發……他和廟前的寡婦，聽說也有一套鬼把戲，那時候，我還跟維德叔讀論語呢！」

船頭上這時閃出撐竿漢子的身影，另一個船夫跟他跳下水去。於是前艙正談得起勁的小販，探頭詢問了：「啥個事體船不開了？……」

「個把月沒有雨水，船都浮不動了。」

掌舵的矮漢子，離開了船尾。水裏走動聲零碎地響。幾個船夫像鐵甲虫邊的黑蟻似的拖拉着船。吃力的喘噓，斬齊的低呼着。

「到啥個地方了？」富陽造紙師在艙板出現了。

「離百官還有廿里的光景。」語音輕爽的在暗野飄浮。

船底摩擦着沙礫，微微挪移着。探道的船夫，跑開五步遠的迂迴水流處，兩腿在試驗深淺。

闊野的深夜，極其凝靜，渺茫的遠村，在蒼鬱的疎林隙，透閃着燈火，航船漸漸移到近沙灘的崖邊。

「客人上岸走走，前面的水連裸草也浮不起來，過去這塊地方就深了，這裏把路。」

「好的，在船上真燥煞了，若是公路不破壞，今朝吃午飯，能蹲在自己廚房裏了。」富陽造紙師咕噥着跳下岸去：「娘比的，褲腳都濕了。」

「公路若不破壞，有誰傻了，化錢買罪遭。」聽口音，大概是在前艙那個爲避兵役而流離到外鄉作販的人。

「公路破壞的這樣早，其實日本軍隊不會想嘗平水茶的味道的。」另一個，想來是前者的同鄉了。

「話得分開說，公路若是還跑汽車，我們就得到上海謀生活去了，那能還飄泊在生長我們的這塊土。」拉纜繩的矮個船夫，老遠投來駁語：「這不是抗戰時間嗎！客人吃點苦，船家也吃點苦，水淺地方就過去了。」

「這話不錯的。」

寒氣侵襲着旅人們的肌膚，從船艙裏帶來的溫暖，已消逝在溪流的幽蔭小徑上了。遠處，騰起乳白色朝霧。

「富陽那邊情形怎麼樣？抽壯丁抽的厲害嗎？」我身後又起了攀談。

「爲甚麼不抽，縣長又不是龐統那樣瀟灑的才子，就是瀟灑的才子，在張飛眼前也得作作樣。」

「遍地老鴉一樣黑，所以這回我都快到家了，又不得不跑回來，因爲這兩天我們那鄉往縣裏預備送一批人，操那娘，我怕給我也帶一筆。」

過江去投遊擊隊去吧！我們作個伴。「富陽造紙師，星輝下仰了仰臉：「我那邊有認識人，你知道保裏抽上我了，可是不願他們送我到別的軍隊裏，一個熟人也沒有，我自己去投……」

「我是吃不來苦頭，當遊擊隊得兩腿快……」

旅客們都側頭在聽甚麼。

乳霧濃濃地覆蓋了大地，空間像是一座龐大的蒸籠。

「客人們上船……客人們……」濃霧縫隙間透來船夫的呼喊，並帶着溪的水流聲——
潺湲……

二四 到浙西去

歐陽柏

一 出了金華

十二月十八日，我們開始出發了，從金華——這浙江目前政法文化的中心，上了浙贛路金蘭支線的火車，不到五十分鐘，火車從低低的山阜上躍過，而又漸漸下降時，蘭谿便隱隱的顯露在前面了。

我們下了車，化了一個下午的時光，約略地把它巡禮了一次；牠是一個古老的城市，潮濕的地，陰暗而狹窄的街道，雖在明朗的晴天，也依舊使人不十分快意，市面却相當的繁榮的，手工業的小工廠也不少，各地運來的土產，更堆滿了各個堆棧，在錢江上游而又扼着浙贛路支線終點

的蘭谿，現在是成爲浙西貨物出納的總口，而增加了牠的繁榮了。

下午一行八人登上了公司船——一種稍爲大點的舊式帆船，佔據了幾個坐着不夠直腰，睡着伸不了腿的鋪位，大家便感覺無聊了，心老是靜不下來，躺着坐着都難過，看書也不成，大家便只好嚷着唱着，引得了同船的人許多有趣的猜測，「做戲的！」「不政訓員！」我們聽了，更不由有勁的笑起來。

大家漸漸地感到疲倦時，月亮也就出來了，船，樹，房子的影子，一齊倒在河面，跟着水在慢慢地浮動，漁火也現出了，一點點的直連到遠遠的天際，幾個人買了一大包花生，圍坐在船頭上，不響地剝着嚼着，要是詩人，自然該是思鄉的時候了，我們可不：一個新的環境擺在我們前面，自己躍進了一個緊張的生活圈子時，應如何進行工作，如何開展工作，一些問題纏繞在每個人腦際，直到夜深了，大家不息地打呵欠時，才各人溜進自己的鋪位馴睡。

天還沒有大亮，船已經開了，順着富春江蜿蜒的從山峽中流去，真意想不到，這佔着全國首富之區的浙江，原先以爲是沃野千里，一望無垠的大平原的，在這兒却恰恰相反，山山峯滿，目蜿蜒起伏的山，除了一些枯黃的柴草之外，便是石頭，便是黃土，只有靠近人家的山坡邊上，才可看到一些墾熟了的土地，這也大概就是這疏落的傍山居住的一些人家唯一的產業了。

船像遲鈍的爬虫在水面爬着，人像關在了狹的籠裏，怪不自由的，經年奔走而活躍得像老

虎般的我們，怎禁得整天關在籠裏啊！上岸走走，便成了我們唯一活動的辦法。幾個人跳上岸，沿着山腰，跳着，笑着！哼着歌前進，高高的山峯聳在我們頭上，船跟着流水在這連綿的山縫間向前穿去，這是鐵錐啊！張着口在等候甚麼似的，瘋狂的侵略者，在去年還夢想沿着鐵錐的口向我們進攻，不知在這鐵錐的鉗制之下，却正是他們送死的好機會啊！

二 有趣的夜話

夜深了，行程還沒有盡頭，爲着怕船的擱淺，幾個人登上了一隻小划，這時是更寂寞了，人半天步行累得沒點兒勁，大家靜靜的只管聽着流水同礁石衝激發出的嘶聲，和夜鳥的怪叫。

「好冷靜！」王忽然地叫了出來。

「冷靜嗎？」旁邊的一個武裝同志接腔了。「你還沒有到過前線呢？在黑夜裏，睜着三天沒有合過眼皮的眼睛，一個人孤單單的站在頂前線上，是那樣伸手不見五指，狄人可就在你面前，一不小心，嚇！你可就會送在狄人的刺刀上面，那才有點兒冷靜呢？」他說着臉上露出輕蔑的微笑。

「真危險啊！」王又接了下來。

「危險！你以爲這是頂危險嗎？」是啊！危險是有相當危險的，但我們還有辦法。

「什麼辦法？」王急急地問。

「人是活的啊！處在這樣的險地裏，聰明的人就自然會想出很多的好辦法來，譬如說吧！很多人就在狄人必經的路上佈置了一些能發響的樹葉或柴草，甚至橫繫一根繩子在路口，這頭吊上一個鈴子，當狄人爬過來踢動了樹葉作響，或牽動繩子弄得鈴子叫起來時，那就好穩穩的給他一槍，縱然不叫他『蹺辮子』也得叫他變烏龜爬回去！」

「妙啊！」大家不由地給他把精神提了起來。

「這才不算妙還有呢！他給你二個或三個手溜彈并在一塊，放在要路口上，手溜彈的彈簧上繫上一條繩子，曳在自己手裏橫路的一頭安上一條繫着鈴的繩子，等狄人爬到，弄得鈴子作響時，他可只輕輕一曳，『轟！』他把手向上一張，腰向後一閃，弄得船不禁搖晃起來。「嚇！這一來，任你三五個狄人也管教他化成灰塵。」

「痛快啊！」大家都痛快地轟笑起來。

「同志！你過去在那兒作戰？」我很奇地問。

「上海！」他答。

「受過傷麼？」我問。

「沒有沒有！我這樣吊兒浪當的人是不容易受傷的啊！」他好像知道我不明白這話，頓了一下又繼續說了下去：「你可知道，到了戰場上要想硬着腰桿充英雄，死板地單憑勇氣冒着狄

人的炮火前進是不行的，只有吊兒浪當的人物，躲躲閃閃，跳跳躍躍的，引得狄人左射不中，右射不中，心裏亂了的時候，就抓進機會，一下子衝上去給他幹了，才是頂好的辦法。

我感到這個人是怪有趣的了，想從他多探討一點關於前線的事情。

「你在前線有些什麼更有趣的事，能告訴我們一點麼？」

「好的！」他停着話，拿出腰間的熱水瓶來，掀開了塞子呷了一口，舉起瓶子問我：「這是做什麼用的？」

「不是熱水瓶麼？」我覺得這個人真問得我有點兒奇怪。

「是的！本來是熱水瓶，在前線可不，却是酒瓶啊！」

「是酒瓶！」全船的人都驚奇起來了。

「是的！你們想，在前線時常幾天不能夠合眼，那個能有多大精神，便只好靠牠——指着酒瓶和牠——一面又從腰間摸着一枝煙來——來提提神啊！」

二五 三峽水色

謝開玄

溯江而上，離宜昌還有二十多里光景，便見前面山山相接，峯巒起伏，船終於在一座「金字塔」形的山脚下停泊了。站在船頭上向西看去，滔滔江水，從叢山矗立中，向東奔來。

船從宜昌開行，以後兩岸皆山，雄奇險峻，各盡其極。往往走到一處，好像已是盡頭，但一轉灣，前面又豁然開朗了，這種情景，前人有兩句詩最足描摩。所謂：

「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山固如此，水也是集天下之奇雄於一處的。

宜昌以上，水色不如以前那樣單純；同一段之內，這一窪深，那一窪淺，迴流迂轉，各從其源，各奔其宗。最奇怪的，宜昌以下，可見波濤起伏，怒流急湍，但宜昌以上的江水，反平靜得像湖水一般，似乎並不流動，可是船一開到那裏，却受到很大的阻力。想不到那樣靜靜的水，竟會把輪船壓得透不過氣來。有些地方，也白浪滔天，像煮沸了的水一樣，一面水花四濺，一面水聲嘩嘩；馬力稍小點的船，走到一兩處地方，甚至要用絞盤絞過去。

提起用絞盤，着實是件滑稽透頂的事；輪船要拉繆，也不會令人相信吧。這也算是自然力量對物質文明的一個打擊；說拉繆，却又是人力勝天的明證。

每際走到需要拉繆的地方，船上人就將鐵絲扭成的索子，拋到水裏去。那時岸上已有預備好的許多人，泗水沿岸來撈；撈着後，繫在岸上牢固的地方，於是船上用絞盤絞過去。馬力較小的船，如不用此法，會被水沖回去的。不過這種場合並不固定，要視是什麼季而有變動的。有的地方是枯水季要這樣，有的地方到洪水季才這樣。所以三峽的水，奇怪就在這裏，普通水大概在洪水

發時才利害；而三峽的水，有時在枯水時却也利害的。像我第一次坐的船，是隻馬力較大的船，走到枯水季的一個險灘，名叫清水灘，雖未用絞盤，但看牠所採取的航線，以及其速度的銳減，可見着實是吃不消了。我們站在船頭上，看見船在東轉西灣，想避免水力的正面沖擊，那時，似乎我們自己在推着船前進，碰到這樣利害的水流差不多。

我第二次到重慶，坐的便是隻馬力較小的，剛好碰到洪水季；上次艱難困苦通過的清水灘，這次反輕輕駛過去了；却在另外一段地方，需要拉起繯來。

船漸漸開過去，江水本來是土黃色的，這時只看見前面一道白練似的，不住起伏。愈走愈近，到差不多靠近那片白沫滾滾的地方，就覺得船已受到了力量，在掙扎中了。於是船漸漸慢下來；船上人竭力把鐵絲索往遠一點拋去；岸上預備好了的約有五六十人，全都裸了古銅色的皮膚，強勁的肌肉，一方面表現出人體的美，又給人活潑潑欣欣向榮之感，真令人心嚮往之的。

到船已一面雖加快速度，但似乎已不再往前進了，岸上人已紛紛入水，水流不住直接撲過來，或打擊到岸邊，再回漩過來，以致水裏的人被沖得不能支持；只好一手攀住岸邊能把握的地方，稍爲讓讓浪勢，或定一定神，又來同水掙扎。因怕鐵絲索下沉起見，更用長長短短的竹竿去穩；竹竿並碰不到索子，反而被浪頭沖來沖去，有幾根還被沖丟了。這時，船上岸上的人，拚命亂喊，無非鼓勵他們快點撈住，因爲船好像有點往後退下去了。有幾個在水中被沖得不能自主，浪頭常

常會沒了他們，大家都捏一把汗，幸而有凸出的堤岸擋住，不至被水沖去。

只要索子一撈到，什麼事都沒有了，不一會，船上絞起絞盤來，便慢慢宕過這股急流。船上各人才把緊張的神經，鬆懈下來，大家似看過一個產婦在難產出一個孩子差不多，都吐出一口久咽在喉頭的悶氣；一等到岸上那批人在拍手跳躍欣呼時，船上人也揮帽爲答，全都喜形於色。

這班撈索子的，曾經過組織，頭目及其中一部是苗子，各据各地，不互相搶生意，也不容許別人去沾染，他們每幫助一隻船過去，可拿到三百元左右；就靠此爲生，也無其他職業。現在各船公司多與他訂有合同，價格一定，到沒有要挾的事情。

輪船猶如此，木船當更難走，所以上下航行的輪船，在遇到木船時，須開慢車。因爲江水既急，時有覆舟的慘劇；再遇到輪船的浪，危險當更大，且常常有浪沉的事。木船對於輪船視如仇寇，最近不少木船作爲差用，上面都有兵士押船，遇到輪船，不管中外，即開槍示威，毫無顧忌。據說也傷過人；後來各輪皆用白布橫書「本輪已開慢車，請勿放槍」，懸於領江台欄杆邊。但雖懸之後，「本輪」是否「已開慢車」固成問題；即使開了慢車，而木船上不認爲是慢車，仍可照常「放槍」。有次我乘的一隻船，就被放了一槍。不知是放槍者槍法不準，抑或故意手下超生，子彈幸未中在船上，凌風而去。然船客已大驚；水手則大罵「龜兒子」，一面聲明「本輪已開慢車」。

從宜昌到重慶，是逆水行舟，輪船要四天；如果順水推舟，則兩天不到即可抵宜昌。木船要上

水，真是「難於上青天」；難儘難，走還有人走。每隻木船有十多人，在搖櫓，齊聲作「號」，（上聲）聞之令人神往，可不論魏晉。木船下水，照理是容易事；可是大謬不然。走上水雖難，却無危險，只要勉力即行；下水則包含多少危險。因為三峽的水，不止一瀉千里，有時也迂迴曲折，會把一隻船漩得不能自主，而覆沒其中；有時一直沖下去，碰到礁島或堤石而粉骨碎身。我們沿途上去，見到不少被打壞的船，有的覆着，有的樹立着，有的已被沖到岸上，有的還半淹在水裏；有時常見水面上飄過浮屍，令人想像到三峽的水利害到什麼樣子。如能行下水船，不至葬身魚腹，則可以欣賞到李白的一首詩：

「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

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叢山。」

二一六 我來自西子湖畔

贊方

血染了秀麗的湖山

清明時節的原野，出落得分外矯健，一望無際的桑林，和滿佈大地綠油油的農作物，在主人出亡他鄉的時候，還是抽出一年一度的嫩芽，開遍了鮮麗結實的花朵。它們正直不屈地傲視着「暫時的佔有者」，象徵着大國的富庶。綿亘千里的江南戰區，雖然籠罩着陰暗的氣氛，大自然

蓬勃的氣象，却並不因砲火過分的威迫，顯出屈服的姿態來。懷着納悶的心理，從上海西行，經過了一片壯麗的原野，和幾處戰後冷落不堪的城鎮，四月一日那天我們又穿過喬司的警戒線了。喬司鎮面臨錢塘江，是滬杭、杭嘉二路的起點，又道，覓橋飛機場的屏障。杭州市外的重鎮。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杭州地圖易色以後，接着就在這個小鎮上演為國際間所熟知「親善」節目，血腥又殘忍的，一幕又一幕，從此這小鎮便變成沒有人民和牲畜的死域了。留下的僅僅是魔手不能掠奪無法破壞的原野，一望無際的桑林，剛抽出一年一度的嫩芽，滿佈自地綠油油的農作物，開遍了鮮麗結實的花朵，夾映着斷垣殘壁，荒涼一片的瓦礫場。

從喬司鎮西進九公里，便是戰後的恐怖的杭州市了。這裏破壞的程度，雖比其他城市好得多，但是未曾在戰前離開市區的民衆，他們還是有屋住不得！盜賊白天橫行，喝醉了大麥酒的特殊勢力者，他們歪歪斜斜地滿街亂闖，光天白日之下，拖住了婦女，任性之所至的幹那最著名的。一套。那些英美教會所辦的難民收容所無法收容的女人們，她們有被強暴奪去貞操的，或對這黑暗的活地獄驚懼過度的，都偷偷地自盡了！男人們的性命勞力，隨時可以無代價的受人宰配，全完全失去了生的自由。他們除去幹那供人驅使的漢奸工作以外，在混亂的局面下，簡直找不出其他生活的來源。十幾萬未離戰區的杭州人，他們好像主人離家後關在室內的盆花，得不到灌溉，隔離了生氣濃厚的青天白日，漸漸走向枯萎的道上了！

沒廉恥和悽慘的悲喜劇，同時也在這美麗而恐怖的城市搬演着。一羣自名不凡的士大夫階級，在幕後提線者的支配下，組織了所謂「自治會」，以壓迫民衆做異國順民爲第一善政，他們聯絡着戰區民衆，才來幹這一套把戲的。可是他們沒有或不願想到，要有堅忍不屈的團結一致的精神，整齊的民族革命的步伐，才是拯救四萬萬五千萬整個中華民族的正道。

另一幕悲劇的演出，是十足地表演了侵略者內在的危機，當有些「武士」們得意洋洋地漫步在嫵媚的西子湖邊的時候，大約由湖邊紅豔的桃花，想到了象徵故國繁榮的櫻花林，腦海中跳躍着活潑可愛的子女，和久別的嬌妻，倚閭而望的慈親……而靜穆溫柔的空氣中，錢塘江前線，又隱隱地傳來了槍聲炮聲，森嚴的參戰令，和漫無把握的戰爭命運，交織着內心的苦痛，事實無法使他找出正確的答案，於是狂飲了大麥酒，含糊糊地在西子的懷中結束了自己的生命，來解決內心的苦痛。覺悟而無法自救的隣國「武士」呀，我們同情你，願你們發揮正義的力量，向萬惡的軍閥手裏奪回你們的自由！我們當以中華民族慈祥的精神，以最大的努力，幫同你們剷除罪惡重重好戰的軍閥，來奠下車亞永久和平，二大民族真正親善的基石。

二七 回鄉雜記

曙星

河鎮在戰前是縣裏最大的市集，這次戰爭中她也是全縣最先陷落的一個鎮市，她踞在三

縣公路的交點，所以被佔據後始終沒能克復，但在鎮的附近，却時時發生戰事，尤其是公路橋樑等等，差不多天天都在被破壞着，在我回來的前天，汽車還是停開的。最近，據說是很「平靖」的一晌了。

縣城被破壞，城裏的人民向四處分散，隨着國軍撤退到西部和能夠搬到上海「避難」的，究竟是百不得一，二三等的人家，只得分向縣裏各鎮市村落移居；河鎮雖早經淪陷，但從沒有空襲的危險，附近雖時時開戰，街鎮上倒從未波及，於是一般苟生的人們先先後後搬來居住，他們選定這裏為最合式的避難所，人口是越聚越衆了，比戰前幾乎增加了幾倍，一時就有人給她取上一個「小上海」的別號，既是名為小上海，這裏面所寄生着的一批如囤貨的投機商，悠閒消遣的雅士名人，傷時憂天的遺老遺少，當然和大上海是彷彿的情調。

但當我到達河鎮那天，滿街滿巷的人正喧談着幾天所發生的驚心動魄的一件近事，從人們臉上惶恐的神情裏我感到周遭空氣的不甯靜的氣息。

這裏駐着的「友軍」逐漸減少了，幾乎不滿十人，但他們却毫無顧忌，到處遊逛，這一天，「友軍」中有兩人步到街杪，蹲身在河岸上，向泊着的船戶的女兒打趣，驀然間，從後面起了槍聲，他們應聲俯倒在河灘上了，在街心鬧市中的市民，頓時傳遍了這奇突的消息，起了空前騷動，空氣一刻刻地緊張起來，待到他們的伙伴到了河岸，兩人早已沒有了氣息，身邊佩帶的武器竟和

「暗算」的遊擊兵一樣地無處追查了。

全鎮的人立時都像哭喪着臉，預期着不幸的來臨，經過一夜，果然有動作了，「友軍」挨門逐戶地通知，全鎮上十五歲以上的男子，限定清早就到中學前面的廣場集合，聽候「訓話」，不一刻，老老少少都懷着一顆恐懼的心，先後遵令到達，是在廣場中堆擠了一大批人，黑黑的頭顱底流在波動着，少年們尖銳的叫罵聲，老年人曼長的嘆息聲，三三兩兩的竊竊私語聲，彙成一片混雜重濁的聲音，向四周嚴肅的空氣中傳播着。太陽從東邊的地平線上升，快到正晒着人們的頭頂，「訓話」還是沒有開始，於是燥焦的情緒襲上每人的心頭，騷動和嘈雜更厲害了，但「訓話」的人連影蹤也不見，誰不想悄悄地溜走呢？肚子是早被飢餓的火燃急了，連一口水也得不到，可是溜走的罪名便是遊擊隊，立時有生命的危險，死的威脅使每個人熬耐着飢渴，不敢向急迫着的危機輕作試探；炎夏的驕陽像格外趁威，向這一大堆人羣薰炙着，從早晨起直到將晚，不曾有一絲雲影飛來，爲這批苦難的人們遮掩一下；於是，人羣中發出了提議，徵求會和「友軍」談話的人才，終於被推出了一位青年，由幾位地方父老同陪着，走向中學裏的司令部去請示意旨。

經過接談，才明白並沒有什麼話可訓，司令說接到上峯的命令，要把全鎮的老少男子，一律集中監禁一星期，所以他遵照着這樣處置了，父老們聽完青年翻譯這一番意旨，驚駭得連自己

的身子都不知怎樣擺佈得好，有的打躬，有的作揖，嘴裏同時發出一片哀哀的懇訴，青年經過更番的譯說，總算得到了「恩典」，當天暫先遣散；當青年向人衆報告陳懇經過的情形後，這一大羣羔羊，在暮色蒼茫中，緊抱着一個空空肚皮和一顆還在跳顫着的微幸的心，爭先恐後地奔回自己的家。

這件鬧得幾乎震動天地的大事，當我經過河鎮時才只過了五天，看去街頭的談論還得延續相當長久的日子吧！照我的觀察是這樣推測着。

從河鎮到我住的村莊距離還有九十里，其中七十五里，到楊鎮是有河道可以通航帆船，從楊鎮到家十五里只能步行。

那天我在河鎮借宿一宵，明天一早到河埠雇船，許多大的航船都停在岸邊，成了船戶固定的住宅了，我問了幾處，知道夏季少雨，各處的河道多有乾得露了河底，大船怕擱淺，都停集在河邊，等水漲了再能活動。奔到鎮市盡處才找到一隻小漁艇，講妥價錢，隨即解纜，決定儘一天趕到楊鎮。

我臥倒在船篷下，強烈的日光透過竹篷的細縫射到身上，感到微微的灼熱，好在船頭吹進一些風來，還不使人窒悶，我向船梢望着外面，高高低低的河岸緩緩地向後移動着，有時是一段黃土的阡岸，有時一大片綠茸茸的野草，偶而有幾棵垂楊，柳絲飄拂着河面的上空，枝頭啼着蟬

唱，拖着曼長的聲調，應和着船夫遲緩的槳聲，襯托出田野間恬靜清寂的氣氛。我神往於古樸的農村。

「先生你有幾年沒回來了？」船夫突然打破了沉寂問：

「呵！三年多了！」我感嘆地回答他。

「呵！這三年，這裏什麼都變了。單講買一點兒什麼吧，價錢比前就起碼要漲三四倍，要不是這樣，你先生坐我這一趟船，能討這麼大的價嗎？」

「那裏都是一樣，比起來還是鄉裏便宜得多，上海的米價快六十了。」

「河鎮不也早就出了四十關嗎？」

「聽說楊鎮比河鎮的米價要小三十多，是不是？」

「莫說米價差得遠，這年頭兩鎮住着的人就沒一點兒相像，我這船是來來回回的，現在楊鎮一帶連種田也像怪起勁似的，做些什麼事都高興，一回到河鎮，就連像我這樣划船的也似要打瞌睡，誰都是懶洋洋地——米，在河鎮不貴還到那裏去貴！鄉紳們儘出大價收，還有外縣來些客戶，只要有貨，不論價，聽說他們都是做東洋人商意的，好利頭，只害苦了許多沒錢的人。」

「唉……」我沒有說出什麼，停一息，我問：「你這船現在怎麼不提魚了？」

「水快乾了，還捉魚！不瞞你說，就是水漲的時候，捉魚也不及帶走些米糧合算了。」

「往那裏帶些米糧？」我因爲不懂，追問着：

「你不知道嗎？在楊鎮那面，各口子都有隊伍守着，不管水道陸路，米糧是第一件不准走出，好是好，那面的米直到現在沒有出過十五元；我們撐船的算例外，船上准存五斗糧，兩鎮來回連開帶停有五天夠一趟，我在河鎮賣去三斗米能賺七八塊，一月最少得進四十多，載些客貨還在外，這樣要比捉魚強多了。」

「唔……」我應着，心想：在這麼一個大動亂的時代，什麼人都難能維持他的本業，像他這樣一個漁夫，也只得利用目前特殊的機會，來維持他一家的生存了。

在微茫的月色中，我踏上破壞過的楊鎮的埠頭。

二八 旅伴

羅 洪

「上輪船啊？」

我拿起小提包和單薄的被捲，正想跨上旅店送客的汽車，右邊一個陌生的聲音這樣問我。我忙回過頭去，是那個白臉子戴多角眼鏡的女人，於是我用眼睛和微笑來回答她，自己跨了上去。接着她也上來了，照例旁邊是一個體格堅實老穿淡綠旗袍的伴兒。在這地方耽擱五天，每天碰見她們，却每天看見換一件花式不同的淡綠旗袍。因爲這緣故，也因爲那個白淨臉子的女人，

有一種傲慢得過火的風度多角的眼鏡又不很適合她臉蛋的輪廓，所以我把她們記住了。

車子裏亂了一陣，人和東西才安排定當，這兩個人正坐在我的對面。她們有兩隻華貴的大皮包，配合着華貴的皮鞋手袋那些零件，顯然是同車中行裝最簡單的上等的旅客。車子離開街市，便在幽暗暮色下向郊外行走，我每次讓目光從車窗上移開，每次感到她們正注意我；不能說把我打量，至少是把目光落在我的身上。於是我老實把她們看了個仔細，她們却不再看我，那慣穿綠旗袍的一個，更側着身子，讓臉兒挨近窗口了。

我看看自己身上藍布的旗袍；在這裏耽擱五天，早把一路的風塵洗淨了，並沒值得人注意的地方。我常常覺得穿着漂亮的太太小姐對於我這樣不講修飾的人是不願正視的，她們會扭轉脖子，眼梢眉角都堆起傲慢的神氣，似乎怕沾着什麼鄉氣！她們對那些比自己修飾得新奇的同性，才暗暗打量幾下，希望學點兒乖；有時向年輕的男子或端莊的紳士，在傲然中飄去幾個善意的媚眼，倒是常有的事；而對於我這樣一個衣飾落伍的人會這麼注意，才是奇怪的事情。可是車子正經過一個茂密的樹林，薄暗中一些模糊的輪廓十分動人，我便看着窗外，不再注意她們是否向我打量了。樹林過後，隔上三四分鐘，便看見遠遠有一簇燈光，我知道那一定是輪船的所有，我們已臨近海濱。

車子在苦力們包圍之下停住了，我這一點兒東西是不用叫人幫忙的，走那幾千里路，我總

是悄悄地攜帶這簡單的行裝，從不叫人幫點兒忙，這是刀鎗彈片下搶救出來的唯一的東西，流浪生活中牠是我唯一的伴兒，我得親手照顧牠們。我提起這點兒東西最先下了車，沿着海濱，走向燈光的所在。這裏也有一條滿是店舖的街道，許多人正從小小的旅店出來，招呼着行李和熟人，苦力們一個個攢來攢去講價錢，聲勢洶洶地：『四毛錢一件！』

許多黑影，許多陌生的聲音，紛擾在我的四周，情形簡直有點緊張。但我只有一顆冷寂的心，看着擁有一簇燈光的輪船，微微波動的黝黑的海面，我讓一些鬧着叫着的人先走了，然後找着空隙走；在彈片下逃過了生命，在流亡途上受過了磨折，沒有興趣再為這樣的事驚惶爭先；假如這不是旅店末一次送客的車，那麼午夜十二點才開的船，我不願意這麼早就下來的。

可是我走下了舢板，偶一回頭，看見那兩個女人正另外雇着一隻舢板。她們又在注意我，因為我回頭時，她們趕忙着向輪船去了，戴多角眼鏡的那個，故意又回頭來向我點點頭，趁着輪船上散射過來的燈光，我還看見那臉上露着笑意。好幾條舢板同時向輪船划去，她們的先到了，那是搭到頭二等艙的地位；我們的舢板却跟另外兩條爭着挨到一個梯子旁邊，船肚下的海水正洶湧着彷彿要吞人，黑沉沉向下高聳的船尾，使孩子們怕懼了，緊偎着他們的媽媽『呀呀』地撲向懷裏去。

『可憐的孩子！』我心裏這麼說。不知怎樣我也暗暗可憐着自己，永遠地流亡，永遠讓生命

去冒險。但甲板上一陣喧鬧把我從這種幻覺中驚醒了，我鄙夷自己會有這樣懦怯的感念，於是矯捷地提起了簡單的行裝，悄悄踏上了梯子。然而踏上甲板，一股臭味跟一些「咕咕」的怪叫雜在人聲中向我撲來了；我噎着氣，撇開了紛亂的人影，看見滿堆在甲板上的都是籠在竹筐裏的豬，又細細向腳邊一看，一堆堆屎正從竹筐裏洶流出來！同時覺得臭氣也格外薰人了。我雖然受過鎗炮的威脅，跟軍隊撤退時整整餓過兩天，宣傳工作緊張的時候每夜只睡三四個鐘頭，無論怎麼辛勞都不算一回事，可是此刻一聞到這股臭味，一聽到這「咕咕」的怪叫，覺得異常難受，我真想退回舢板。但我必得完成這個行程的，所以又在豬堆和人叢中擠着進去了。

統艙簡直是人間另一種地獄。那麼多的人只管往裏面擠，茶役們趾高氣揚地在人叢裏打轉，忙着跟客人講論鋪位的價錢，遲來的人沒有地方下鋪了，只能低聲下氣請別人擠進一點，有的竟跪在那裏沒個伸展的去處，而且有些嘴角邊濕漉漉擠着許多白沫的人，他們講着咳嗽着，大概覺得需要休息了吧，便掃掃喉嚨，讓一嘴巴濃痰，在被鋪中間找個空隙吐了下去。這情形我有点受不了，於是決意化錢買了個鋪位，雖然一張帆布床位化去我全部錢財的三分之二，也顧不得什麼了，我不能受這樣的災難！當我剛在牀上坐下，一個女人又吐得把別人的被褥都弄髒了！

「唷，對不起！這地方真臭得我耐不了！」她一半央求，一半惶急地說。

這地方真臭，比甲板上的臭味更難受，我亟力地屏息靜氣，怕也像這女人一樣嘔吐起來。可是我心裏糊塗，怎麼烟味混在人羣中間，就變成這樣難聞的臭味！我簡直也不能忍受了！外面還是一片嘈雜的喧聲，而且一想到那些「咕咕」怪叫的，豬那些直洩直流的屎，也不敢出去。於是我靜靜地躺了下來，心裏還想知道爲什麼這裏竟有這麼可怕的臭氣，後來我才明白靠左邊高高堆着的都是牛皮，這牛皮的臭味又混和煙味酒味，才變成了這樣一股可怕的臭氣！

我從夢裏醒來，船已經開行了，只覺整個天地我在旋轉，憑着昏暗的燈光看去，好幾個人正低着頭嘔吐，臭味彷彿比剛才更薰炙一點！

「地獄啊！」我心裏說。

這樣忍受了整天，船靠上一個碼頭，據說要卸下大批貨物，甲板上的豬也在卸下之列，我高興得幾乎有點過火。船役沖洗甲板的時候，我便站在那裏。綠的海水，淺藍的天，那麼柔的風一陣緊一陣慢地撫摩着我，我看着一個在戰地集體創作的劇本。這劇本剛修正妥當，正要排演時，因爲前線遭受突擊，劇團裏三個同伴給炸壞了，退下的十多個人，竟分散成幾組，等彼此得到消息簡直已南轅北轍地散失得遠遠了。我一邊看書，一邊想着兩年多跟同伴到處流浪的情形，覺得眼前這海闊天空的景象象徵着我的前途：一切又都該從頭做起！我閣上書注意一羣掠過的白鷗，隔着欄杆的兩個人影使我注意了，那正是上汽車時跟我招呼的她們，這時見了我，戴多

角眼鏡的在驚訝中露着一點微笑，又向我端相一下，才好奇地問我說：

「啊你尊姓……你真像流動劇團的史小姐。」

我們相隔有一丈多遠。雖是她的聲音有一半給微風吞了去，我却分辨出那語氣彷彿只是逗着一個可愛的孩子。於是我明白她們一路的注意我，就因為我像她們心裏的「史小姐」的緣故；也許「史小姐」便是她們的偶像。然而她們決不會了解為戰事服務的演員們實生活，同時也決不相信她們心裏的「史小姐」會坐統艙的。

我只笑了一笑，並沒就回答。輪船上就是一個社會的雛形，階級分得很清楚，她們靠在白漆的欄杆邊無從再接近我，我也不願意挨近去的。

「你也從省城退下嗎？」今天穿淡綠細花旗袍的那個女人，看看我手裏的書本。

「是啊。」我回答着，其實我是從另一省繞道來的。

「那麼上月流動劇團經過省城，公演三天，你沒看過他們的戲嗎？……一看見你，我們都覺得真像那個主角。」

我感到一種失敗的痛苦。我們的演出至少對於這兩個人完全失敗了，她們大概只記住了主角配角之類，另外沒發生什麼效果。我很想告訴她們，我就是那個史小姐，叫她們明白一個演員不是什麼供人欣賞的東西，叫她們不必用傳統的觀念來作偶像的崇拜。

可是她們旁邊走來一個年青的男子，嘴角上有一支雪茄，是標準的小紳士，她們向他瞥了一眼，也不再向我說話，突然眺望着海面，我知道這該是她們要裝着傲然的神氣，飄送幾個媚眼的時候了，於是我又翻開那個劇本，用鉛筆把新發現的意見，寫在上面。

二九 旅途隨筆

羅嘉

下午七點鐘這時候，在夏季或者初秋，還是黃昏沒有走盡，黑暗留在人間的時候。這時候，田野裏到處揚起一層薄霧，像夢那般縹渺，那般輕倩的，繞住樹梢，擁着山腰，然後低下頭去接吻小溪的淺流。任何巨大的吼聲，也驚不破牠那纏綿的淒迷的沉夢，那是怎樣夠人深思的瞬刻呵。然而在冬季，寒冷早已帶來了深沉的黑暗，田野雖然悄悄地睡去了，但牠是那麼不安的，一點火星也能喚醒牠那短促的夢境。載負我們的那輛通車，便在那時候，從靜靜的原野上叫着讓着衝進了金華的車站。牠滿意地讓旅客們下了車，然後再退回黑暗的原野，這一趟也許能夠真正休息一會，明天牠又得拖着更重的負載，駛回桂林去了。

金華站在黑暗的天空下像一座城堡那麼雄偉的伸展開牠的肢體，一排兒站着的是整齊的工作室，棧房和其他不知名的房屋，每一個窗口都吐出強烈的燈光，工作人員在自己的職務裏忙着。自從這裏和桂林直接通車以後，這遠處浙東的車站，一躍而為抗戰中最重要的交通據

點。每天每天，瞧着人們從指揮抗戰的中心區域帶着緊急的使命奔來；又瞧着人們負起重要任務趕回去，在抗戰意義上，牠已成爲溝通前方和後方的政治軍事的一個大站了。

金華的夜市裏，却到處瀰漫了狡豔的女郎和低極的歌曲。這空氣叫人極度的煩擾，而且也不容易置信這城市也準備了雄厚的力量，要在保衛國土這一偉大的任務上盡着他的職責。然而在我所住的那家旅館裏，倒呈顯着活躍的氣象。有七八個軍裝的男子青年，齊集在我隔壁的房開裏，開着莊嚴熱烈的工作討論會。低低地惟恐那聲音流出去，每一個人都用極度緊張的情緒，抓住討論的主題，搶着發表各人的意見。我和他們中間僅隔着一道板壁，他們的每一句話我都聽得明白，而且激起了我心底的熱情，我很想將這熱情傾注到他們跟前，讓他們明白他們所執行的光榮的工作，是能博得廣闊的同情，值得無上的讚嘆，而且磁石般的吸住了一切青年人的心。但願他們勇敢前進，所有不願做亡國奴的江浙健兒，已鑄成巨大的力量，爲執行復興中華民族的神聖任務，鋼鐵一般的站起來了。

第二天清早，我便乘着細雨，擠上開往麗水的特別快車和金華告別了。我們的快車像一匹野牛一樣在公路上橫暴地衝着，時刻掀起很高的泥漿，替玻璃窗塗上印象派的花紋。旅客們大部份都嘔吐起來。司機生全不理會這些，使勁地踏着馬達，讓車子頑皮地跳着。到達麗水的時候，我已經沒有勇氣去趕青田那一截旅程了。幸喜第二天跑到汽車站時，找到了坐在司機生旁邊的

機會，一路上沒有頭暈，也沒有嘔吐，三個鐘頭以後到達青田站。原來這裏有直達溫州的公路，爲着戰略上的防備，政府自動拆毀了。旅客們只好先趁民船到溫溪，再改乘小火輪往溫州，這一段水程令你體味着兩種不同的風味，當你在民船上，盤着腿挨着你的旅伴從碗大的窗口去眺望赭色的遠山，聽着一起一落欵乃的槳聲，瞧着槳葉泛起的漣漪，那時候，你的心情一定平靜得像靜止的潭水；但當你踏上小火輪了，那情景便有着急轉直下的變換，馬達在水中捲起的波濤是那麼汹涌，很快從你眼底消逝的田野有時會突出幾個烟囪來，你要是再睜大些眼，不讓你的眼光從岸邊移開，那便有斗大的抗戰標語攝入你的視線，使你丟開遼遠的暇思，來體味你目前所處的嚴重局面。

到溫州，正是萬家燈火的時候，輪船碼頭早已黑壓壓地站着旅館接客的茶房和黃包車夫。他們敏捷地擁上來，圍住下輪的旅客們，一個也不少地捕進生意網裏。我便也在那種情況底下被「綁」進一輛黃包車，再由一個茶房「押」着搬進中正路的一家大飯店，都是溫州最繁鬧的市區，在那裏使我重睹到久別了的霓虹燈和百貨商場裏光燦的窗櫺裝飾。這一切，內地是早已絕跡了，生活在抗戰氛圍中的人們，誰還有閒情來記念這些都市虛榮的外殼呢？然而在溫州，仕女們那麼溫爾地穿着起奇異的服裝，華美的洋貨在向人們勾着媚眼呢。這海口似乎從來沒有與聞過戰爭的氣息呀。

爲着辦理「出口」手續，我必須在那具有十足洋場風味的大飯店住上幾天。每天在那些繁鬧的街上遊魂似的蹣跚着，腦中充滿空漠的悲哀，這地方，於我是怎樣荒涼的沙漠呵。然而一天早上，一陣雄壯的吶喊將我喚醒，那是溫州民衆「兵役宣傳週」的大遊行，隊伍是那麼龐大，那麼整齊，口號聲，歌唱聲，迎着朝陽在灰色的街道上前進。呵，溫州仍在醒覺中，溫州的人民要發揮他們英武的力量，參加民族解放的鬪爭了。

三〇 滇緬路

蕭乾

正如現代人對蜿蜒山脊的萬里長城驚愕得倒吸一口冷氣，終有一天我們的子孫也將抱肘高黎貢山麓，嘆止地自問：是可能的嗎？九百七十三公里的汽車路，三百七十座橋樑，一百四十萬立方尺的石砌工程，近兩千萬立方尺的土方，不會沾過一架機器的光，不會動用國庫的巨款，只憑二千五百萬民工的搶築，鋪土，鋪石，也鋪血肉，下段（下關至畹町）一九三七年一月動手，三月分段試車，五月便全路通車。

你不信，然而車沿怒江岸，沿梅子箐駛過，築路的羅漢門却還在屈着腰，在熾炙的太陽下勞作。車駛到脚前，他們才閃開，立在那陡岩絕壁的新缺口。山是巉嶙森凜得怕人，亞熱帶古怪的藤蔓植物盤纏在碩大的木棉蜂桐上宛如樑柱。汽車爬坡時，密如螞蟻的築路羅漢門，瘡禿腦袋上

梳着小辮的，赤背戴草笠的，頭上包巾頸下拖着葫蘆形癩瘤的，捧着水煙筒的，盤坐捉蟲的，扶着犁耙的，一個個站在路邊，或蹲在山脚，定睛地望着。（嘿，懸崖上竟跑汽車了，他比坐車的高興！）羅漢們老到七八十，小到六七歲，沒牙的老嫗，花褲脚的閨女。當的洋囡囡正該在幼稚園拍沙土玩時，這些小羅漢們是赤了小脚板，淌着汗粒，吃力地抱了隻簸箕往這些國防大道的公路上，「添土」哪。那些羞怯的小眼睛仰頭望到我時，他直像是在說：「你別嫌我歲數小，在這段歷史上，至少我也搓了一把土呀！」

挖土鋪石憑的還僅是一股傻力氣，橋樑和崖石才是人類血肉的吞噬者。異於有鋼架的火車橋，公路的橋樑時常是在不知不覺中便滑過去了。有一天，也許你會跨過這已坦夷如平地的橫斷山脈，請側耳細聽，車輪下咯吱吱壓着的有人骨呵！長城的修築史已來不及搜集了，我們却該知道滇緬路上那些全憑人力搭成的橋樑是怎樣築成的。並不是「上帝說有橋，於是就有了橋。」每座都有它的慘澹來歷。像勝備橋下橋基時，先得築壩，把來勢兇猛的江水迎頭攔住。然後用田塍上那種水車，幾十隻幾百隻腳晝夜不停地踩，硬一瓢一瓢地把江水淘乾。然後還要築圍壩，最後下橋基。下橋基的那晚，剛好大雨滂沱，下一次，給水冲掉一次。這時，山洪暴漲了。一千多橋工，爲了易於管理，是全部搭棚聚住在平壩上的。江水由邊緣漲到他們的棚口，後來侵襲到他們的膝踝。可怕的魔手呵，水在不息地漲，終於漲到這千多人的胸脯。那是壯烈淒絕的一晚：千多個

路工手牽着手，男女老幼緊拉成一條受難的練索，面着這洪泛（液體的墳土）絕望地哭喊。眼看它擁上了喉嚨，小孩子們多已覆了頂，大人嚎啕的氣力也殆盡。身量較高的，儘嚷「鬆不得手呵！」因爲那樣，水勢將更猖獗了——半夜，水退了。早晨，甚而太陽也冒了芽。但點查人數的結果，昨夜洪流捲去了三四十個夥伴。

有怨言嗎？不。工程處的梅君告我，第二天他親耳聽到一個路工一面晒着浸濕的褲褂，一面自言自語着：「怨誰呢？我誰也不怨。這就叫國難呀！」

如果有人要爲滇緬路建一座萬人塚，不必遲疑它，應該建在惠通橋畔。怒（潞）江在全國河流中踞勢之險巖，脾氣之古怪，讀者或已聞名了。禹貢裏的「黑水」據說就是它，老家在西藏包河老，宇宙間一條巨蟒，東岸屏他念拿翁餘脈的怒山，西岸便是三小時害得汽車嗚咽喘噓的高黎貢山！山巔雖然有時披雪，躺在山麓下的怒江，溫度却時常在一〇五度，有時熱到一一八度。而江流多險灘，水質比重又輕，既無舟楫之便，即想利用江水沖運木料也不易。當惠通橋未修成時，每年死在渡江竹筏上的人畜不計其數。謝謝僑緬滇籍鉅商梁金山（永昌人）他在民二十年便捐修了一座鐵索橋，造福往來商旅，功德無量。惠通橋工程雖浩大，還僅是沿用舊墩，加強原有載重力而已。但其艱險情形，聽了已夠令人咋舌的了。

惠通橋的鐵工是印度人，木工是粵人，石工多是當年修築滇越路的雲南人，（他們每個都

有一堆陳舊掌故。但還並無專技却不容泯沒的一工，那是「負木料者」。爲了堅固橋身，非使用栗木不可，十個月修橋，有半年時間都用在搬運木料。如果栗木遍地皆是，自然就沒有什麼神話意味了。然而栗木稀少得有如故事中的「奇寶」。它們長在蠻老叢（龍陵屬）藏在原始的深山密林中。七八天的路程，摸着懸崖，在沒人的鬼劍草叢中鑽出鑽入，崎嶇得不可想像。半年來，有近百人常川在蔽不見日的古森林中，披荊斬棘地四下尋覓，砍伐下來，每天經常有幾百人抬運。好沉重的栗木呵，每十五個人搬運一根：七個抬，八個保駕。這樣搬了一千根，才築成了這座駄得動鋼鐵的橋。

築橋自然先得開路。怒江對岸鷹嘴形的惠通崖也不是好動的傢伙。那是高黎貢山的膀骨。一百二十個晝夜，動員數萬工人才沿那段懸崖炸出一條路，那真是活生生一幅人與自然的搏鬥圖，而對手是那麼頑強堅硬。一個修路的工頭向我追述由對岸望到懸崖上的工人時，他說：「那直像是用麵漿硬粘在上面一樣，一陣風就會吹下江去。」說起失足落江時，他形容做「像隻鳥兒那麼嗖地飛了下去」。隨之，怒江自然起了個旋渦，那便一切是完了。但這還是「美麗」點的死呢。慘莫慘於炸石的悲劇了。一聲爆響，也許打斷一條腿，也許四肢五臟都擲到了半空。由下關到畹町，所有懸崖陡壁都是這樣斬開的呵！

一個沒聲響但是更貪婪的死神，是那穿黑袍的「瘴毒」，正如地獄裏有牛頭馬面，土人也

爲這神祕病疫起了許多名堂。如龍芒段的雙坡，放馬廠，芭蕉窩等地，據說是流行着：（一）泥鳅痧——症象同一般發痧，腹痛，土治法是把胸脯刮出紅筋。但紅筋若翻進肩膀，生望便瀕絕了。（二）啞瘴——發燒，把手放到腦頂上，都覺發燙。隨後又發冷。漸漸神志昏迷，不能講話。據說患者延三天必死。（三）肛疔。一位路工指導員（沙君）曾染此症，病象是驟冷驟熱。嘔吐昏暈。沙死後發見他肛門內有菜子狀疹痘。（四）羊皮痧——頭痛，皮顯起紅點，燃之火，霹拍作響。及紅點一黑，人卽完事。另外，還有無數種的神祕症象。總之，永昌以南的路工死於瘴毒的數目很可驚人。如雲龍一縣卽死五六百，築梅子箐石橋的騰越石工二百，只有一半生還。

編選後記

如果說牢獄可以鍛鍊一個人的意志，那麼，流亡就能夠鍛鍊一個人的生活。時代是一刻不息地在變動，尤其在這舊的毀滅，新的成長的進程中，我們的見聞，我們的體驗，都是可以幫助我們向前邁進的力量，充實我們的生命。

這是一條「征途」，無論是從南到北，東到西，整個土地，沒有一分一寸是寧靜的。這種動盪，可以啓示我們些什麼呢？「征途」的編選，就是爲了這個問題。建設以前，必須經過破壞，「新」就是舊的活躍。這樣三十篇關於「征途」的作品，我想是可以給予讀者一種新的啓示的。

「征途」不僅是「旅行小品」的精華，更是新中國全貌的反映，和奮鬥生活的速寫，也就是亂世時代中一副新的面目。假如你覺得這裏的空氣太污濁了的話，那麼，你何妨也踏上你的「征途」。

金川 一九四〇年雙十節前夜

一九四一，七，購於億濱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3 6606B

95